



目 录

澳门岁月

——采访拍摄笔记……李兰妮 李凯 / 1

一、澳海渊源…………… 7

二、经济史话…………… 62

三、文化传宗…………… 124

四、回归祖国…………… 189



澳门岁月

——采访拍摄笔记

李兰妮 李 凯

我跟澳门特别有缘。
我小时候，有几年，我就住在澳门对面的一个小岛上，小岛属于珠海万山要塞的军事基地，白天隐隐约约可以见到澳门的街市一角，黑夜竖起耳朵可以听到澳门传来的“靡靡之音”。我问我的兵叔兵姨们：对面是什么岛？好像怪怪的。这些守卫着祖国南大门的哨兵告诉我：那是澳门。它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几百年前让葡萄牙人占领了。我马上问：咱们为什么不把它收回来？我的兵叔兵姨们不回答，只刮了刮我的鼻子，说：长大你就知道了。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有个大白天，对面传来鼓乐声，我求山头哨所的哨兵叔叔让我用一用望远镜，我看见对面岛上一群鬼子兵，打着鼓，吹着号，挥着刀，耀武扬威，不知道在庆贺什么。小小的一颗心顿时很沉重，我很担心

他们会瞅空打过来。下山的时候，一路上找词儿骂他们：癞皮狗，不要脸，占人家的地还臭美，揍你揍你揍你……快滚蛋。

没想到，长大后，我不但能看得到澳门和平、顺利地回归祖国，而且，在回归前夕，我应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邀请，担任了长篇电视连续剧《澳门的故事》的编剧；在澳门采访期间，认识了中央电视台《澳门岁月》纪录片摄制组一行人，由总编导李凯提议，我们合作完成了这本记录澳门的散文图片集。





一、澳海渊源

五百年历史的妈阁庙
四百年历史的圣母玫瑰堂
三百多年历史的圣地亚哥炮台

第一次踏上澳门这块土地，是 1997 年 2 月。当时，人们都在密切关注香港回归祖国的倒计时，我住在深圳，天天感受到一种迎回归的激动。深圳人的每日话题离不开香港回归这个热点，但很少有人谈起两年后的澳门回归。在人们心目中，港澳二字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人以为，这两地民风民情差不多，只不过香港大一些，经济发达，澳门小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看过香港就不用看澳门了。

就是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我在深圳住了十几年，从来没去澳门看一看。我所听到的有关澳门的议论，多是一些贬词：那里有什么好看的？破破旧旧的一个小镇，巴掌大，



一上午就走完了。没啥好买的，商场还没有深圳多，价钱又不如香港便宜，去了肯定扫兴，除非你想进葡京赌钱。女人去澳门，绝对是浪费时间，那里只有黄赌毒，对了，还有一个黑！

当我办好了澳门三日游，准备启程时，有人提醒我，澳门治安极差，你怎么不买一份保险？万一你此去有个三长两短，你爹妈也好得几个安慰钱。熟人们一听我要去澳门，脸上表情就有点怪，眼睛里似乎有这样的疑问：好好一个人，怎么会对那——一个地方感兴趣？记得去年底，我与几个驻澳机构的文化官员说起这种感觉，他们都笑，说：误会多着呢，例子举不胜举。其中一人回忆道：我老母亲一听说我要调到澳门工作，心里立刻揪得慌，她从来没有拖过儿子的后腿，这回话在心里憋了老半天，终于忍不住说，儿啊，咱跟组织上说说，能不能给换一个地方？

从深圳蛇口客运码头坐船到澳门，只要一个钟头。在那三日游的时间里，走在澳门的街道上，我心里不断问自己：你是不是差一点错过了澳门？

展现在我眼前的澳门，是一个美丽、独特、温情的小城。它的确小，没有香港那种豪华富贵气，不如香港现代、繁荣。但是，人们可以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以及世界其他现代化大城市见到香港那样的摩天建筑群，感受到香港那种快节奏，香港已经越来越国际化，当你走在香港闹市街头时，你可能会突然有点恍惚，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在澳门则不会有这种困扰，那些融中西建筑特点为一体的街街巷巷时刻提醒你：这里是澳门。澳门建埠已有几百



年历史，由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劫难，这里的文物性建筑比比皆是，例如：有五百年历史的妈阁庙、四百年历史的圣母玫瑰堂、三百多年历史的圣地亚哥炮台、大三巴牌坊、风信堂，而百年老屋几乎随处可见。

澳门的建筑群有三大颜色 粉红、水绿、杏黄

澳门的建筑群有三大颜色特别抢眼：粉红、水绿、杏黄。你走着走着，眼前一亮——一幢粉红间白的小楼亭亭玉立，红得格外妩媚，白得分外爽朗，心中不禁一喜。你左看右看，突然止步——水绿间白的一排房屋清丽雅致，心里又一喜。没准儿你刚坐下来，无意间一抬头，一片杏黄间白的宅院就立在你脚跟前，你只能由衷赞叹：这些色彩怎么能够如此醒目而又和谐？东西方的文化个性也与这些色彩相似，既独立，又相融，饱满，活跃，互补，令小城拥有一份别致的风采。

澳门由澳门半岛、凼仔岛、路环岛组成，土地二十平方公里，人口四十万，而绝大多数居民住在七平方公里的澳门半岛上。人口如此密集的小城居然不堵车。澳门街头像个国际名车博览中心，行驶的几乎全是名牌车，或小型，或微型，光泽耀眼，漂亮得像童话世界里的玩具。澳门是个国际自由港，十来万澳门元就能买到一辆小巧玲珑



的名牌车，连我这种不喜欢玩车的人，也不时在街头轻呼：哇——！好车！眼馋得直搓手。

如果采取走马观花法，坐一辆小车游澳门，的确不用一整天时间就能看遍澳门三岛。但是，不客气地说，这有点像傻瓜游。游澳门最好一步一步走着看，心里不要老惦记着购物，也别掐着钟点赶场似的慌慌张张，要像游江南的中国园林，品的是味道。走几步，停一停，横看是一景，侧看又是另一景。一仰脖，一回首，一转眼，一扭身，你都能发现不同的景致，别有一番滋味。澳门是一个最适合拍照的地方，人儿在那里似乎特别上镜，相片上的色调很浪漫，层次分明，有这样的背景相衬，韵味就一丝丝地弥漫着画面，很耐看。印象中，澳门是最适合拍电影的地方，一个天然的外景地。

很佩服澳门人有长远眼光，几百年来，它的城市建设格局都是依自然地形而建，自觉地维持了小岛的原始丘陵地貌。

澳门这块土地有过许多名称如
莲岛、香山澳、濠江、镜海、濠镜
马交等等

据历史记载，澳门这块土地有过许多名称，如：莲岛、香山澳、濠江、镜海、濠镜、马交等等。相传很久很



久以前，澳门半岛原是一个屹立于大海之中的小岛，后来，由于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冲积成一道沙堤，将小岛与大陆相连，岛如大陆伸向海中的一朵莲花，堤如莲茎，故名之为莲岛。南宋末年时，宋军与元军在这一带海面上决战，宋军大败，一些南宋官兵与眷属曾将此岛作为藏身之地，传说南宋小朝廷 10 岁的端宗皇帝逃难时曾驾临此岛，他的遗臣们特意建了一座小庙——永福古社以作纪念。14、15 世纪，澳门半岛已有居民定居，这一带盛产鲜蚝，居民们多以割蚝、捕鱼为生。明代时，这里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故有香山澳一称。“澳”字的本意，是指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但在古代的解释，又指与外人通商的地方。至于澳门之称，始于清代，清代印光任、张汝霖合著的《澳门纪略》是这样解释的：其曰澳门，则以南面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横成十字，曰十字门……番人停泊以湾，湾之即名澳，故合称“澳门”。然而，西方人却一直称澳门为 MACAU（马交），这个名字来源于 16 世纪初，葡萄牙商船首次停靠此地时，水手们一上岸，迎面便见到一座绚丽的中国庙宇，急忙上前向当地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以为他们问的是这座妈阁庙，笑道：妈阁。葡萄牙水手跟着学舌道：MA——CAU？MACAU！从此，葡萄牙人称这里为“马交”，他们在欧洲屡屡提到这个名字，以至影响了整个西方。记得去年初，我跟一位英国人说起澳门的教堂，我问他去没去过澳门？他茫然地耸了耸肩。他的中国太太在一旁提醒道：怎么没去过？就是马交啊。英国人恍然大悟，灰蓝色的眼珠一下子睁圆了，笑着说：哦——，

临海傍山的澳门在几百年的岁月里有过它的繁华和衰落，但是澳门居民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珍爱，他们在规划街道，建屋筑楼时，并没有简单地削平所有的山丘，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因此，后人所看到的澳门，是一个海岛都市的珍藏本，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浑然一体，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积淀增添了含金量，它是不可替代的。周边地区的都市再大，再富丽堂皇，也不可能遮去澳门所独有的光彩。

澳门受赌城二字之累 难免被人误会

澳门受赌城二字之累，难免被人误会，许多内地人都以为澳门人特别好赌。其实，澳门的本地居民并不好赌，在澳门赌钱的人，绝大多数是外地游客。我曾问过一位老澳门：为什么澳门的普通百姓不好进赌场赌钱，尤其是那些世居澳门的子民？老澳门答道：很简单嘛，一个本分人，打一份工，或做一门生意，不可能有时间沉迷在赌场里。那些赌迷，要么身败名裂，无颜见江东父老，远走他乡，要么输得走投无路，只能一死了之。这里人人明白常赌必输，赌场的赢家永远是庄家，要想平平安安过日子，必须铁心戒赌。久而久之，不就约定俗成喽。





我在澳门采访时，曾多次路过葡京门前，每次都想：进去看看吧，不看葡京怎么能仔细了解澳门？可是，一双脚就不愿意往里迈，真的没有一点想进去玩一玩的冲动。我曾在拉斯维加斯的梅高梅、凯撒宫赌场玩过老虎机，那里的环境给人一种梦幻世界想入非非的感觉，有一种传奇而神秘的色彩在吸引着游客往里走，人们内心深处的探险冲动突然被唤醒，在玩的过程中，始终处在活跃过瘾的状态里，十分有趣。而葡京恰恰缺乏这样的色彩和趣致。据说葡京的设计走的是“蝠鼠钩金钱”的风水学格局，屋顶上还布下一个“万剑穿心阵”，大堂地面云石的排列中暗藏“八卦阵”，它那雀笼式的外形也是有讲究的，风水先生解释说：葡京这雀笼只会困住鸟儿，不会把鸟儿弄死，输光的赌客会从“生门”离去，日后还会是回头客。

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澳门 总督亚马勒

葡京大酒店前方一带，曾有过一座葡萄牙独臂军人的铜像，那军人骑马挥刀，杀气腾腾，他就是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澳门总督亚马勒。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晾晒船队打湿的货物为名，在澳门上岸，然后拿出500两白银贿赂当时的粤海道副使汪柏，就赖在澳门不走了。直到1571年，那个贪官挪动地方，朝廷才在无意中知道葡萄牙



人借居澳门还掏了一笔小钱，从 1573 年起，每年 500 两小钱成为象征性的地租，由葡人上缴明朝国库。第 2 年，为了防范葡萄牙人向北蚕食地盘，明朝政府在澳门岛上建置了关闸，由 1 名把总率 60 名防兵把守。明清政府一直坚持把澳门的领土主权，以及军事、行政、司法、海关、财政税收等项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葡萄牙在澳门只占互市之利。但是，葡萄牙人的野心和胃口却远远不止这么一丁点儿。1661 年，葡人就在澳门修筑了大炮台，此后又陆续建起炮垒，炮口指向外海，同时也指向北面的中国内陆。葡萄牙人终于等来了鸦片战争，乘中国大伤元气之机，葡萄牙政府赶快从本土派出了它自认为最得力的一任澳门总督亚马勒。这个亚马勒本是葡国的海军上校，在巴西镇压当地人起义丢了右胳膊，到了中国的澳门更是坏事做绝，他率兵封闭了在澳门的官部行台，砍倒了关前悬挂中国国旗的旗杆，赶走了清政府的驻澳官员，停止向清政府交纳地租，强令当地村民挖迁祖坟，对停泊内港的中国民船强征税款，篡夺对在澳居民的管辖权，实施殖民主义全面占领。

我不知道澳门有没有中国农民
沈志亮的雕像

澳门同胞愤起反抗，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46 年 10 月 8



日早晨，一些中国民船因未纳税被澳葡当局扣留，激起40艘帆船上的中国船民的武装抗争，船民们携带3门小炮，去炮击亚马勒的驻地。葡萄牙士兵向他们开枪开炮，击沉了20艘帆船，大批船民惨遭杀害。1849年农历8月23日，望夏村农民沈志亮、郭金堂等7人手持割草短刀，埋伏在关闸附近的小路上，截住亚马勒的坐骑，砍掉了他的人头，给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我在葡京附近没有找到这座亚马勒的铜像，听《澳门岁月》专题片的总编导李凯说，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临近，澳葡当局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派人将这座铜像拆了下来，装船运回葡萄牙去了。

这是中、葡两国建交以来，澳葡政府主动做出的友好姿态，我们想方设法得到了当时拆除铜像的影视资料。画面中，这尊独臂军人的铜像，被仔细捆遮，慢慢起吊装上卡车，没有简单的仪式，甚至没有人驻足观望，他悄悄地走了，在南中国海的浩渺烟波中悄然远逝，永远告别了他曾傲视了150年的这方土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不可阻挡地推入历史。

我也在寻找沈志亮的资料，找得很辛苦，只得到了一幅粗糙的画像，我看着这幅画像，仿佛看到了这位英武的义士，以充满历史尊严的身躯，矗立在亚马勒离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澳门有没有中国农民沈志亮的雕像？我认为应该为他塑像，他才是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代表，最能体现澳门人精神的忠义之士。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他斩下亚马



勒的头颅和独臂到祠堂祭祖之后，为了掩护其他义士，沈志亮高呼：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坚持要求让他只身一人去官府自首，而郭金堂坚决不肯让沈志亮单独承担责任，毅然决然同往，两人在狱中争认是自己下手砍杀了亚马勒。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昏官迫于葡方的武力威胁，为求“一切安静如常”，急忙判处沈志亮死刑，郭金堂发配边疆。

一百多年后，当我在史书上查到这一事件的详细记载时，心中的悲愤实在难以言传：中国的领土在遭受鬼子兵的肆意践踏，中国的百姓在遭受鬼子兵的欺凌、迫害、屠杀，中国的主权被鬼子兵公然侵夺，清政府的那些昏官们却是软骨头的草包，但不敢率众抗敌，不惜一死领兵驱寇灭寇，反而媚敌求和，朝自己的子民举起了屠刀。这是什么混帐朝廷，这是什么无耻狗官！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被列强任意宰割？真是奇耻大辱！而就是这个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亚马勒，他的马蹄下践踏着中国的领土，军刀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他的铜像居然还在澳门这块土地上炫耀了150年，真是可恨可恨可恨！

在市政厅前的喷水池旁，我遇到了陈树荣，他叫我过去，认识了澳门市政执行委员会主席麦健智，我至今没弄清楚这个麦主席是个地道的葡萄牙人，还是土生葡人，反正他对我很热情，印象不错，而且表示，如果我有什么需要，他可以帮助我。我刚想开口，余光中看到了陈树荣的表情，于是想说的话到了舌尖留了半截，只是友好地寒暄了一番，然后道别。



陈树荣告诉我：“那件事儿可以办了，麦健智已经同意了，我们是以澳门历史学会的身份提出的要求，同时有中央电视台的人来拍摄，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这消息让我特别高兴，觉得陈树荣很会办事儿，如果真的让我以中央电视台的身份提出，麦主席也许会左右为难。我与陈树荣，徐新，陈炜恒一起策划的行动可以实现了。我们将一起触摸历史。

我压抑不住兴奋，不觉中脚步又挪进了澳门市政厅，这是麦主席的管辖之地，因为那里的石墙上，嵌着一块长条石，石中隐约可见三个汉字，人家告诉我，可能是“关闸门”，我从北京带来了最好的宣纸，我们要把这三个字拓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去做过的事情，让模糊的历史变得清晰，看看424年前古关闸门的残迹。

从珠海拱北进入澳门，首先看到的是葡萄牙人1874年建造的关闸门，这是他们向北扩张，逐步占领澳门的证物，这座灰白色的墙门已随葡萄牙人在这里站立了一个多世纪，1999年葡萄牙人回到大西洋彼岸过圣诞节时，这座墙门定会掩泣告别，它将要孤独地留在这里，永存在不应该是它存在的地方。

澳门真正的古关闸早在1574年由明朝政府建成，广东香山县志中有详细描述：“古关闸是一座中国式的古代城楼，城墙悬一匾额，上刻‘孚威镇德’四个字，城楼正中处，开一城门，门楣上枕有碑石一额，上刻‘关闸门’三个大字，赫然可见。”“关闸两旁各建兵营一所，是为关闸汛营，左右立有围栏两枝，高插霄汉，靠水滨处，又建



小石房三间，为哨兵瞭望台。”古时澳门与内地惟一的陆路通道是由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堤，宽五丈余，称“莲花茎”，古关闸门就是筑在这条茎上，位于现在葡建关闸门的南面。

古关闸是主权的象征，是明朝政府控制居澳葡人的“戎索”，是控制粮食的关卡，是防范葡人的重要措施，以达到“仰我儒沫”，“怀柔驾驭”之目的。

澳门至今还有关前街，是1685年清政府设立的官部行台所在地，当时在粤海关管辖之下。1744年，军民海防同知在澳设立，现光任就职，当年澳门在行政系统上归属香山县，也就是现在的珠海，中山市。

现在的澳门市政厅就是古议事厅所在地，是中国政府官吏在澳行使主权，宣读政令的地方。议事厅前曾有两座石碑，一座是1613年，海道副使俞安性刻的石碑《海道禁约》，另一座是1749年澳门同知张汝霖，香山县令暴煜共议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十二条文。

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澳门设立机构，行使主权，限制、管理居澳葡人的具体措施。

今天，我们在澳门寻找古关闸门旧址，寻找官部行台的旧邸，寻找那两块石碑，寻找古议事厅……这些主权的见证物早已荡然无存。然而葡萄牙人建造的炮台却随处可见，大多辟为游览区的一景，留存至今，那怕是1616年的古炮也完好无损。大炮台、松山炮台、嘉思拦炮台、马交石炮台、望厦炮台、凼仔炮台、圣地亚哥酒店前的炮台……一个小小的澳门竟有如此之多的炮台，实在令人发



指。

应该留下来的，没有留下来，本不该存在的，留到了今天，这就是澳门一段屈辱历史的写照。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全面暴露了当时国力衰落，政府无能。此时的葡萄牙人也趁火打劫，步英国人后尘，一改恭顺、遵纪守法的面目，加入了不光彩的行列。

1844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与帝汶、苏禄组成葡萄牙的一个新殖民“省”。

1845年，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拒绝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

1846年，竟然向中国居民征税。

1847年，在凼仔岛、望厦等地扩建要塞。

1849年，以武力驱逐中国官员，捣毁中国驻澳机构。

1851年，强占凼仔岛。

1863年，塔石、沙岗、新桥、沙梨头等地被强占。

1874年，我古关闸门被拆毁，葡重建关闸。现存拱北，仍悬挂着葡国旗帜的关闸门即在此年所建。

拓字之日到了，我们摄制组一行早早架好了摄像机，为确保拓字清晰，徐新设计了几种方案，我很信得过他，这位老同学是美术系的高材生。市政厅也很配合，准时运来了铝制脚手架。啪！啪！啪！墨迹拍打着宣纸，“关闸门”三个字逐渐显现出来，像照片在显影液中慢慢飘出图像，苍劲有力的三个字回闪出澳门的历史岁月。兴奋之余竟然还有惊喜，在墙壁左侧还嵌有一同样大小的条石，我们挪

动一下脚手架，顺便也拓出字来。经辨认分析，陈树荣认为是葡文关闸门字样，葡文条石嵌在古关闸门面对澳门的一面，中文条石嵌在古关闸门面向内地的一面。是否如此还需考证，从《澳门纪略》中的插图，钱纳利当年的速写图中也许会有一个比较详实的推断。

古关闸三个字的拓印件，效果比较好的只有四套，陈树荣、陈炜恒、徐新，当然还有我，各自保留一套，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以前确实不可能有人拓过，之后有人再想重复的可能性也很小。我想，如果我们国家的哪个有关部门需要收藏此物，我会奉献出来。

新中国成立时，澳门三千人签名 给毛泽东主席发致敬电

我曾听人说过，有一部分香港人曾经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声称自己是香港人，他们看不起中国大陆，对香港回归祖国有疑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回归持消极观望态度。而澳门人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每年庆祝“十一”国庆节的热情不亚于中国内地人。我曾看过澳门一个老报人的回忆录，他回忆起当年新中国成立时，澳门居民曾为此赶作庆贺牌楼、升国旗、放鞭炮、舞狮、联合三千人签名给毛泽东主席发致敬电。当时的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曾在《大众日报》上题词：“五星交辉，万



民普庆”。

说到澳门的近代历史时，人们最喜欢提到林则徐 1839 年 9 月 3 日那天对澳门的巡视。林则徐借用澳门的莲峰庙作官衙，以主权国钦差大臣的身份传见葡萄牙驻澳官员，向他们“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要求葡萄牙人安分守法，“毋许奸夷囤贮售卖烟土”。林则徐巡视澳门，旨在杜绝英国鸦片贩子利用澳门窝藏鸦片的漏洞。澳葡官员也早闻林大人的威名，恭恭敬敬听完他的讲话之后，“以手拄额者三，敬谨退出”。他们还在林则徐视察澳门的沿途，鸣放礼炮 19 响以示敬意。中国居民扶老携幼，供起香花，搭起彩棚，夹道欢呼。葡萄牙居民也争先恐后挤在人群中，想亲眼见一见这位钦差大臣的风采。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如今，莲峰庙的前殿还摆着林则徐传见澳葡官员时用过的酸枝木长台，台面锃亮，似在无言地向今人诉说着：泱泱华夏国威曾经在此伸张高扬。近年来，澳门百姓在莲峰庙前塑起了林则徐像，以表示敬仰之心，他们世世代代都会自觉纪念这位民族英雄。莲峰庙还挂着林则徐写的一副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听说江泽民主席特别欣赏这副对联，他在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时，特意提到林则徐的这副联，以勉励澳门人发扬光大这样一种精神。

屈指算来，澳门三日游只有两日是在澳门游览。在那两天时间里，我不断地想：写澳门的剧本应该从哪里下笔呢？很惶恐，越着急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角度。任务已经领下来了，原则也清楚了，要体现中葡友好合作，要写现代的澳门，要有历史厚重感，要有澳门的特点，要揭示澳门人的精神风貌。我必须找到一个故事，把这些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不是有中央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新华社澳门分社、港澳办澳门司的指导和支持作后盾，我根本不敢，也不会考虑接这个活儿。我既不了解澳门的历史与现状，也不认识一个澳门人，到澳门之前，我只看过一本赌王的传记。我惟有寄希望于勤能补拙，笨人笨办法，尽量争取多走多看多听多想。我急不可待地直奔澳门文化广场，这是澳门最大的书店，有点类似于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也有点像北京三联书店的书城，但它不分楼上楼下，只有一层。在只有7平方公里的小城里，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书店，有那么多种类繁多、印刷精美的图



书，书缝里源源逸出淡淡书香，我置身于其中的欣喜可想而知。这里以后成为我最喜欢的澳门景点之一，不论行程多么紧张，我也一定要去那里走一走，哪怕只能呆上十几分钟，哪怕并不买书。

头一回进文化广场，我在里面翻啊找啊，直到眼睛刺痛，腰酸脚肿，只买了两本澳门的参考书，一本是澳门出的历史书，写到鸦片战争为止，一本是上海出的历史书，写到解放战争为止。我想找澳门人写的成功人士的传记和家族史，可是没有这类书。我问书店营业员为什么没有这类书，那小姐答道，没人写啊。我曾追问过澳门的一位资深报人，为什么没人写写澳门人的传记和家族史？你看香港出过多少这种书。这位报人回答说：澳门和香港不同。过去澳门的出版业不发达，写书出书的人都极少，近几年澳门出版的图书开始增多，可是传记和家族史这类书……他停顿片刻，突然笑了笑，口吐真言：澳门地方太小，几乎谁都认识谁，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是天天会碰面，你怎么写？写什么？深了浅了都不行，免不了会有巧合误会之处，惹这种麻烦干什么？

澳门有个亚婆井
井边有棵百年大榕树

听他这么一说，我只能另想办法，我想从澳门的影视



作品中了解澳门。在澳门的爱都酒店里，我看过澳门电视台的节目，它分葡语节目和粤语节目。很单调，粤语节目经常播放香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多少澳门自己的特点，葡语节目总是见一两个男女主持人坐在那里干说话，画面上没有多少引人入胜的内容。关于澳门的电影，我只听说过《大辫子的诱惑》，说的是这个世纪初的事，几年前公演时我没看过，到了想看时又买不到它的VCD。但我从这部影片的报道中知道了澳门有个亚婆井，井边有棵百年大榕树。我找到了那棵大榕树，我围着它慢慢转圈。亚婆井的井口已经采取保护措施封盖起来，上面建了一个观光石壁，壁上有水喉，百年老井的井水一缕缕地细细流淌出来，与老榕树默默相对，像是一个老婆婆在絮絮诉说这百年沧桑。老榕树枝繁叶茂，荫泽一方，褐须飘拂，像是一个慈祥硬朗的老者俯看着芸芸众生。这里真是一个歇息的好地方，清心，静气，去尘，有缘之人在此可以悟道。

澳门名宅，数郑家大屋

离此不远，有座郑家大屋，这是《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的家宅。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郑观应是香山县人，自幼出入澳门，了解澳门，19世纪中叶就写过《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等文章，揭露澳门的积弊。19世纪末期，他长期在澳门赋闲，在此写下了以富强



救国为主题的《盛世危言》，轰动全国，对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十分尊重郑观应，《盛世危言》引起了他的共鸣，两人有过书信往来，一同商讨救国良策。我曾想找一本郑观应的传记看看，很想知道他在澳门除了著书立说外，还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俗事，包括这座大屋是何年所建？他是不是很有钱呢？从大屋的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来看，郑家钱柜里是颇有些银子的。如今的人们一提起澳门名宅，总会数到郑家大屋。

当我走进郑家大门时，这里面的郑家子孙早已不知去向，只有一株番石榴树、一棵龙眼树在夕阳的余晖中与麻雀、野猫为伴，大宅是中西合璧的建构，一进一进的院落，院中有院，一溜儿主建筑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独立，大天地中自成小天地。一进进院门上都有楹联，或醒世言志，或暗含禅机，或清明豁达，处处展现出屋主的气派和性情。楼上有很大的西洋露天阳台，围栏和檐角的雕刻也是西式的，窗户开口宽大，采光良好。我不禁想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可见大宅的主人深谙西为中用，融会贯通之理。澳门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几百年的时光流过，中西文化之烙印无处不在。我默默打量着眼前的残楼、旧壁、断联、废园、荒草、枯藤、被火烧过的门柱、平滑却不复规整的石子儿路，抬头望一望天上的流云，心里说不清有多少种滋味。澳门真是一座富矿，里面值得挖掘、整理、发现、借鉴的东西很多，尤其澳门的历代文化人很值得研究。仅仅是近代，到过澳门、在此居住过的名人数都数不过来。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革

命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国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人都以澳门为据点，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我在澳门认识的第一个澳门人
是澳门的历史学家、《澳门日
报》副总编辑陈树荣先生

我在澳门认识的第一个澳门人，是澳门的历史学家、《澳门日报》副总编辑陈树荣先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澳门的历史极其感兴趣，不遗余力地搜集澳门的史料。我见他那天，他正忙于筹备澳门《知新报》创刊一百周年会展。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澳门这么一个小地方，一百年之前就有报纸？陈树荣真是厚道之人，他在会展前夕，忙得晚上七八点钟还没有吃饭，听说有这么个大陆来的陌生人想请教一两个澳门问题，丝毫没有推辞，立刻约定在文化广场附近的紫晶阁西餐厅见面，见了面，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回答问题，见我对《知新报》的出报时间半信半疑，他递给我一本《知新报》的复印件，让我慢慢翻阅。果然，《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的2月底，先是5天一期，后来10天一期，内容丰富，议论精湛，还有许多介绍国外时事政治、科学技术的文章，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是一份办得相当出色的报纸。原来，这份报纸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担任总



编，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撰稿，积极宣传变法，报纸畅销全国，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地。

陈树荣告诉我，孙中山也在澳门办过报。他跟土生葡人飞南第合作，于1893年就办过一份有中、葡两种文版的《镜海丛报》，除了报道本埠和国内外新闻外，还报道过革命党人的活动，登过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文章，孙中山还为报纸写过社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曾在澳门策动过多次起义。他掰着手指头，数着来过澳门的近代名人：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朱执信、邓荫南、叶挺、李叔同、史良、高剑父、许广平、夏衍、茅盾……他数一个，便说一段佚事，我问：为什么不把这些事写出来呢？他又是摇头又是叹气，道：太忙！要负责报社一摊事，要值夜班，还要出席很多学术会议，还要去大陆、台湾搜集澳门的史料，还有……不少人需要我帮忙，想多知道一些澳门的历史故事，一起聊聊澳门的事。

我早就听人说过，澳门人朴素、朴实，有人情味。踏上澳门的土地一看，首先觉得澳门人穿着打扮不如香港人、深圳人时髦，与广州人、珠海人差不多，尤其女人们的发型、服饰、化妆都不会刻意标新立异。澳门人待人实在，乐意助人，他们不喜欢在客人面前摆谱，也不会大手大脚花钱博什么好印象，他们很实在，不喜欢玩虚的，你需要帮什么忙，只要他力所能及，他一定帮忙，这一点起码比香港人、深圳人、上海人要朴实。我在深圳居住时，曾听人批评澳门人懒散，生活节奏慢，不思进取，不会挣大钱，容易知足，没有香港人眼光长远，不及香港人精明



会算计，处处竞争不过香港人，甚至还没有深圳人脑筋活，会捞钱，会享受。我认为，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不论是深圳人、香港人，还是澳门人，都有他们的特点，这是由各方面环境、历史背景、经济影响、文化熏陶、生存状态、民风习俗等多种原因演变而成的，不能片面地下结论，这好那不好。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同时也是他的弱点，一个人的弱点，同时往往也是他的优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

我第三次在澳门采访时，想细问孙中山在澳门的一些事，我打陈树荣的呼机呼他。他在广州复机，我第二天中午要离开澳门，他恰恰第二天中午才能开完会回到澳门。我只好说：等下次有机会再请教吧。他却说：我尽量早点赶回澳门，一到码头就给你电话，咱们在码头附近找个咖啡厅谈。以我在深圳办事的经验，这种答复只是虚词，当不得真。谁知，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陈树荣真的及时赶回了澳门，约好了咖啡厅就直奔那里，居然比我还早到。见他风尘仆仆的样子，我忙道歉。他却摆手：别说客气话，只要是宣传澳门的事，我都会尽力支持，你快说吧，又有什么问题要解答？

我很欣赏澳门人的人情味，走在澳门街头，心态会很放松，澳门很小，来来回回在街上走几天，路边店铺的老板娘和小伙计就记住你了，就会像熟人一样主动跟你拉家常，还会说前天看你打把蓝格伞从门口走过，昨天你挎个那么大的黑挎包重不重啊？听口气，他们没把你当外人。我曾问一个女路人：听说镜湖医院门口有孙中山的塑像，请问离这里有多远？那人很热心地指点一通，道：还有两个地



方有他的像，国父纪念馆有，市政公园也有，要不要告诉你怎么走？澳门老百姓的热情和淳朴随处可以感受到。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被港澳亲友称之为“四大寇”。他是澳门第一个华人西医

过去我不知道孙中山与澳门的渊源竟是如此之深：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离澳门只有 37 公里，他的父亲曾在澳门学裁缝，当鞋匠，孙中山少年时常随父兄来往于家乡和澳门之间。他在香港学医时，回家途中常在澳门逗留，与好友陈少白、杨鹤龄、尤烈无所顾忌，大谈革命，被港澳亲友称之为“四大寇”。1892 年，他刚毕业，便在澳门镜湖医院担任西医，他是澳门第一个华人西医。随后他又借钱开设中西药局，一边为澳门居民施医赠药，一边在民众中秘密传播革命火种。孙中山曾在《镜海丛报》上登过行医广告，报纸上还报道过他为病人开刀，成功取出瘤子的医讯，由于他医术高超，深得病人拥戴，便引起同行葡籍医生极力排挤，以他没有葡萄牙的毕业文凭为借口，不许各药房为他的处方配药，孙中山只好离开澳门，放弃行医，开始政治革命家的生涯。

我在翻看这段史料时，在恨那些葡人霸道之余，转念一想，这也是坏事变好事，如果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声望越



来越高，医术越发精湛，一心一意悬壶济世，说不定他的反清革命大业就会推迟好些年。

1912年5月，孙中山返乡途中曾在澳门逗留数日，澳门的中葡各界人士，包括澳督、主教、商绅名流云集澳门卢园的春草堂热烈欢迎，场面隆重。澳门的学生也在镜湖医院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会，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的前夫人卢慕贞曾与儿子孙科和两个女儿长住澳门。孙科曾奉父亲之命，以特派员身份在澳门设立办事处，策动广东的海陆军发动起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晚年也定居澳门，病逝于澳门。孙中山十分疼爱女儿，当年流亡在外，还亲笔给女儿写信，给她们寄照片和风景画片。他似乎特别宠爱长女，在澳门春草堂与各界名流合影时也带着她，她那时才17岁，苗条俊美，穿着时髦的元宝领的紧身掐腰的衣裤，左手亲昵地搭在父亲肩上，天真娇丽，特别惹眼。每次看到她的照片，我心中都由衷赞叹道：这女孩儿真漂亮！可惜天嫉红颜，18岁那年她因肾病逝于澳门，孙中山在得知女儿病重的消息后，特意从上海乘船赶到澳门探望爱女。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澳门。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年9月，澳门葡兵越界枪击中国军队，孙中山即令海军派军舰前往澳门近海发出警告。1922年，澳门发生了葡兵枪杀华工的“5·29事件”，两天后，孙中山在广州接见澳门工会代表，支持他们向澳葡当局抗议，广东政府奉孙中山之命，向澳葡当局提出最后通牒，并派出军队和炮舰赴前山一带声援。

澳门当地人习惯称“5·29事件”为“果栏街事件”，我所遇到的澳门文化人说起此事个个都怒形于色。当年葡

葡萄牙黑人士兵在果栏街头调戏华人妇女，华人街民上前阻止，却被葡兵打得头破血流，澳门华人居民群起而增援，葡兵竟开枪打死 70 多人，伤 100 多人，并将死难者捆成一捆捆抛尸大海。澳门同胞罢工罢市罢课，举行追悼会，出版《哀思录》。大陆各界积极声援，呼吁严惩凶手，收回澳门。澳门人用不屈的行动，又一次展示了团结反殖、英勇抗暴的光荣传统。在采访过程中，不断有澳门人尤其是老人家对我说：我们举双手赞成收回澳门，早就在盼这一天啦。有一位老澳门回忆起小时候所受到的歧视，说：他们葡人住的是澳门风景最好的街区，我们哪里敢去？华人去了是要挨打的。葡人上的是葡人的学校，华人只能上华人的学校，路上见到他们要飞快躲开，跑慢了说不定就要受欺负。有一次，我骑着一辆新自行车上学，几个葡国仔逼上来堵住我，掀掉我的帽子，丢在地上踩，又抢走我的车，骑到远远的地方扔掉。没——有道理可讲，他们在澳门就是高贵优种人，分分钟可以修理你。你告？往哪里告？想找死啊？直到五六十年后的今日，老人提起这类事，还是气得发抖。

澳门人口中，有 97% 的华人，其他外国人占 3%，土生葡人约有 1 万多人



澳门人口中，有 97% 的华人，其他外国人占 3%，土



生葡人约有1万多人，而葡萄牙人则很少，但是澳葡政府的官员主要是由葡萄牙人担任，尤其是高层官员，都是由里斯本派过来的。这里惟一的官方语言是葡文，华文在法律上没有地位，长期以来，人分三等，一等是葡萄牙人，占据着政府的重要职位；二等是土生葡人和外国人，他们可以担任政府公务员，中低层官员，做生意的人也有颇多优惠待遇；三等是华人，不能担任政府公职，要么经商，要么打工，要么做苦力。

到澳门之前，听人说起过澳门有土生葡人，当时心里就猜：是指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国人吧？到了澳门一打听，原来是指葡萄牙人与马六甲、印度、日本、中国和其他种族女人通婚而定居澳门的后裔。他们是在澳门出生、具有葡萄牙血统和异族血统的混血儿，长期或几代人都在澳门定居。他们讲的当地葡语，欧洲的葡萄牙人往往听不懂，也不承认这是正宗葡语。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几代没有回过葡萄牙，不被葡萄牙人所接纳所认同。他们不是华人，却都会说流利的粤语。我在澳门街上走着，常暗暗猜测迎面走来的澳门人是华人、葡人还是土生葡人。那些土生葡人跟华人有相似之处，尤其是中葡混血儿，很多人有广东人那样的黑皮肤，大眼睛，黑头发，厚嘴唇。也有的人像欧洲人，深眼高鼻，皮肤白晰，只有听到这人开口说出纯正的粤语，才知道原来是土生。

一般说来，土生葡人的相貌比华人、葡人漂亮。男士身材魁梧，膀阔腰圆，即使个头不高的人，也惯于昂首挺胸，十分神气，年轻小伙子更是英俊挺拔，壮实得像个运



动健将，眉毛和眼睫毛浓密，眼瞳里炯炯有光，显得很有型。女士们体态丰盈，曲线玲珑，脸部轮廓秀美，皮肤很有弹性，眉眼隐约含情，顾盼生辉，深皮肤黑头发者居多。少女们更是俏丽活泼，身材好得不得了，四肢匀称而舒展，浑身透出青春的热力，不少人下巴有点尖，显得有点娇憨，或是顽皮，笑起来很迷人，令人说不清是天真还是性感。不论少男少女，乍看都给人一种早熟而多情的感觉，当然，这也许是我的错觉。

有人曾掰着手指头跟我算她的血统，一算算出四五种，还没算清楚
哎呀不算了，太麻烦，不去理它罢

土生的女人总让我想起一支歌：美丽的西班牙女郎。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也许是缘于歌曲中的那层热烈妩媚？也许与她们复杂的血统有关？听说葡萄牙人的血统本身就比较复杂，与西班牙人、阿拉伯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非洲人、巴西人都有点关系，而澳门的土生更复杂。有人曾掰着手指头跟我算她的血统，一算算出四五种，还没算清楚，只得笑着说：哎呀不算了，太麻烦，不去理它罢。

我去参观过一个土生葡人家庭。这家的先生是澳门电视台的工程师，太太姍桃丝是澳门市政厅的行政厅长兼财



政厅长，两人都是几代土生。这位工程师很像华人，白净斯文，中等个儿，言谈举止像香港的白领，模样像广东人中的靓仔，有点洋气，风趣自信。他太太是典型的混血儿，黑色卷发，肤色较深，长得很漂亮，一笑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很有风韵，干练而不失女人味。她正在勤学苦练普通话，逮住大陆来人就开练，丝毫不犹豫不羞怯，虽然说得有些结结巴巴，声调老把不准，说到卡壳处，她会用手轻掩鼻子和嘴巴咯咯笑，笑完一点不气馁，紧接着往下说。她吃力而执着地用普通话告诉我，她出身于土生的下层，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家庭妇女，收入微薄，家里兄弟姐妹十几个，她小时候没有睡过床。我好奇地问：那你睡在哪里？她用双手一比划，道：家里哪有空地方就睡哪里，有时候睡在客厅的过道上，有时候睡在厨房的角落里，孩子太多，父母顾不过来，要靠自己想办法。她是我认识的惟一的自认出身贫寒的土生葡人，她现在事业有成，在澳门政界很活跃，正打算竞选议员，她在土生葡人中颇有影响力。她和先生是在葡萄牙留学时相识相爱的，两人一直很恩爱，在家里特别喜欢互相打趣开玩笑。我问他们：当初你俩是谁先追谁？她先生很得意很开心地笑，指指她，用粤语说：你问她。她则嘻嘻哈哈一阵笑，笑完很爽快地答道：是我先追他。说完这两口子又是你看我我看你一阵乐。我想象得出，当年这对金童玉女是多么让人羡慕，多么浪漫快乐。我笑着问她：追他的时候唱没唱过情歌？她坦言：经常唱，我和他一起唱。现在我还记得唱过哪些葡萄牙情歌。我将目光转向她先生，没等我开

口，他就明白我想说什么，连忙摇着双手，道：“想不起来了，我是不会唱的。”

这两口子挺有趣，两人或多或少都有华人血统，家庭里也有些华人传统，尽管太太在外面风头很劲，在家里还是特别照顾先生的情绪，先生也不拂太太的美意，不时显示一下大男子主义的派头，仅仅是流露片刻，让双方都找到一点感觉，见好就收。姍桃丝启发丈夫，说：怎么会想不起来？那首什么……我唱了啊。她当着客人，当着丈夫、上小学的儿子、家里的菲佣，用葡语唱起了情歌，她的声音有点沉，厚，沙沙的，那些词与曲混合在一起，立刻涌出一种缠绵、温柔而略带忧伤的感觉，那感觉有点类似听《深深的海洋》，但它更古朴，含混中有种原始的力量拨动人心。她丈夫静静听着，像是在回忆什么。她那精瘦机灵的儿子则不好意思地笑，眼睛左扫一下，右扫一下。我明白，小男孩心里装满了骄傲：妈妈是个多么美丽可爱的女人。

葡萄牙是欧洲古国之一，1415年开始向外扩张，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有大量殖民地。其国土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左右



今天我回顾在澳门的几次采访，有个遗憾：没有找到机会采访澳门的葡萄牙人。我对葡萄牙的了解很有限，只



知道它在南欧，与西班牙为邻，面对着辽阔的大西洋。那里盛产葡萄酒、诗歌，也曾盛产水手、海盗、海上冒险家和操枪持炮跨海远征的商人。我查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葡萄牙”及“葡萄牙史”辞条，得知：葡萄牙是欧洲古国之一，1415年开始向外扩张，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有大量殖民地。其国土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左右。首都里斯本为历史名城，是欧亚大陆最西端的城市，在它的陆地伸向海洋的一角，立着一座诗碑：大地到此结束，海洋从这里开始。里斯本被非葡萄牙人侵占的历史达1400年之久，而著名的里斯本大学建于1290年。

葡萄牙人把澳门看做一只下金蛋的金鸡，恨不得牢牢攥在手心

我从一些资料上看到，葡萄牙的几代国王、女王对侵占中国的通商口岸兴致很高，早在几百年前，葡萄牙国王就命令葡国的航海家、传教士要注意搜集中国的情报，他想知道传说中这块富饶的乐土究竟有多大，人们平日作些什么，是否风调雨顺，是否有厚利可图，是否有数不清的珍玩珠宝？葡萄牙人靠软硬兼施占据澳门后，一代代国王都把澳门看做一只下金蛋的金鸡，恨不得牢牢攥在手心。在荷兰人、英国人试图抢占澳门时，葡萄牙国王不断往澳



门增派海军、陆军，为了葡国在远东的利益，下令死守。这些殖民主义者在澳门的近海交战时，澳门的葡国传教士、商人都上炮台操炮参战，不容这块肥肉落入别的海盗口中。葡国统治者做梦都想全面占领澳门，总在窥测时机。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女王一见有机可乘，立刻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将亚马勒派到澳门任总督，与清政府一较高低，对澳门实行全面侵占，他们一相情愿、厚颜无耻地把澳门划为葡萄牙的海外省。1888年，葡国使臣与清朝大臣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人终于取得了“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力。虽然“永居管理”与“割让”是有区别的，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尚未完全丧失，但从此澳门成为有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葡萄牙“殖民地”。1910年，葡国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制。但是澳葡当局此后仍多次侵犯中国主权。1974年葡国“4·25鲜花革命”之后，葡萄牙推翻了独裁统治，宣布实施非殖民地政策，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葡国管理的特殊地区。1979年，中葡建交，两国共同声明澳门是中国领土，中葡将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1987年，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宣布我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历史在这里翻开了新的篇章。

《澳门岁月》摄制组的一千人曾扛着摄像机到葡萄牙采访过十几天，我羡慕地问他们：那里怎么样？听说风景很幽雅，很有情调？他们一个个咧着嘴乐，只说：好啊——。我又问：怎么个好法？他们故意卖关子，道：等你看了我们拍回来的片子就明白了，等着吧。



说来也巧，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军事小岛，现在成了内地的旅游点，澳门国际机场的导航站就设在那上面

我在澳门跟人说起过小时候在澳门对面岛上的记忆，那是 60 年代中期，我在边防哨所的望远镜里见过，澳门一角有葡兵击鼓吹号，招摇过市。人们答道：大概是阅兵或是换岗吧。过去澳门每年都有阅兵式，很花哨，跟演戏似的。1974 年之后，葡国新政府撤走了驻澳葡军，澳门不再有此一景。说来也巧，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军事小岛，现在成了内地的旅游点，澳门国际机场的导航站就设在那上面。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不禁感慨万千。60 年代期间，国民党台湾特务在澳门一带海上陆地活动频繁，美国军舰也时常在澳门附近的公海露面，万山群岛的我军边防战士时时处于战备状态之中。我经常跟着守岛的军人，冲着海风，冲着澳门方向大声唱：海岛是祖国的大门，我们是守岛的哨兵……钢铁战士手握钢枪，刺刀闪亮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把敌人消灭光！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澳门三日游即将结束的那天早晨，我站在澳门的海边想，要写一个澳门的剧本太难了，我必须找到一个连接点，将澳门的历史和现在连起来，不然就会浪费这样一个有意义的



好题材,既对不起澳门,也对不起我所住过的军事小岛。

就在这天凌晨,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撑着一个木排在海上,海上雾很大,心里迷迷糊糊记得,我从一个小岛出发,要去澳门。可我不知道澳门在哪里,木排该往哪个方向撑?我很着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无意中往木排上一看,呀!木排上堆了好多棺材,一排排,一个叠一个,暗红色,有一个就在我脚边,棺材盖打开着,幸好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吓懵了,正在这时,我背后有声音说:看,前面就是澳门。刹那间,不远处现出一块礁石林立的岛,我立刻醒了过来。

清晨时,我躺在床上想:我跟澳门到底有缘还是无缘?

你不是要找过渡时期中葡友好合作的事例吗?澳门有个国际机场的大部分工程,是由中国大陆的施工队伍完成的

一个清晰的念头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赴澳门之前,我给我朋友打电话,说起不知道写澳门从何下笔,也不知道去澳门两三天能找出什么线索来?朋友说:澳门有个国际机场,值得去看看。你不是要找过渡时期中葡友好合作的事例吗?那个机场的大部分工程,是由中国大陆的施工队伍完成的。它的航空管制就是由中国民航深圳航管站提供

的，澳门航空公司也有大陆的股份。对呀，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提示。到澳门第一天我就想去机场看看，可是一打听，机场远着呢，要过海，也不知道让不让随便进去看，没人讲解也看不出个名堂来。在噩梦醒来的这个清晨里，我于冥冥中得到了启示：一定要去看机场。

机场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
总投资是 70 多个亿

我要乘坐的澳门快船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往深圳时，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同志及时开车赶来援助我。澳门机场设在凼仔岛，要过跨海大桥，那天又正好赶上葡国总统访澳之后要乘专机回国，机场和沿途都有警戒，一般人不能随便接近那一带。新华社的那辆车开到了机场附近的鸡颈山，山下就是机场的候机大楼。警察在山道途中设了游动哨，挥手示意不许再往前走，有新华社的人在场，我们被允许下车站在道旁观看。从半山坡上往下看，机场的全景一目了然。停机坪上有两架飞机，地面上铺着红地毯，一头通向飞机的舷梯，红地毯另一头站了一群人，乐队在奏乐，葡国元首正在与送行的人道别。我的视线被飞行起降区的人工岛所吸引：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神话般地冒出一块平整空旷的绿洲，长方形道面上伸出南北两座联络桥，像哪个海神的两条长臂，将人工岛的起降区和凼仔岛的航





站区舒坦相连，这是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新华社办公室的张先生是读过写作专业的硕士生，在澳门已经工作了十个年头，他对澳门这块土地感情很深，一说起澳门这好那好时，眉飞色舞，好像说的是自己的家乡。他指着人工岛告诉我：看得清楚吗？咳，下回你再来，一定想办法让你上岛看看，多漂亮的工程，咱们中国的施工队建的！多大的气魄，在大海当中填出一个飞行岛，你说那技术……除了日本的关西机场，第二个就是它了。澳门原来的土地面积不到二十平方公里，现在加上它，哎——，已经有二十了。这个机场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总投资是70多个亿。建机场是澳门几代人的梦想，现在终于梦想成真，它能带动澳门的经济起飞，近代澳门的经济衰落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交通不便。我似懂非懂地乱点头。我记得书上好像说过：澳门由于水道淤浅，港口狭窄，不能停靠远洋巨轮，对海外的交通联系必须转道香港，依赖香港。加上没有机场、铁路，等于陆海空路路不通，当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它的周边地区的城市都有机场，为什么它不早点建机场呢？来不及细问，要去码头赶船了。心里踏实了一些，这是一条线索，它可以把澳门的历史、现在、未来串起来。

离开澳门前，忽然想：除了买过两本书，没来得及逛商场，总得为澳门的经济略表心意吧？急急忙忙在路边商场买了一个素白色的长颈花瓶，捧在手里上了船。回到深圳后，迫不及待去买了一支红玫瑰，插在瓶中灌上清水，才欣赏了几分钟，发现花瓶渗水，很扫兴，顺手把它扔进垃



圾袋里。后来想想，又把它捡了回来，下面垫了一只碟子，仍然用它来插花。毕竟是我第一次去澳门买的第一件玩意儿，作个纪念吧。我在写《澳门的故事》的提纲设想时，这只长颈素白花瓶就在桌边立着，里面插了两支新加坡兰花，倒也清心养眼。

第二次去澳门，是1997年5月。这回是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领队去的，一支5人小分队，我的提纲设想已通过，剧中心正式立项，其文学、生产、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同时到达澳门，要与新华社澳门分社和其他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和支持，到时候剧组若来澳门拍戏，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这时候的澳门，刚刚开始成为国内传媒关注的热点，香港眼看就要回归了，介绍香港的各种报道和节目不得了地多，而且很受欢迎。各传媒单位都有超前意识，纷纷派出人马前往澳门，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宣教文体部格外繁忙，要一拨又一拨地见这些人，介绍澳门的情况，帮着联系采访对象。

新华社在澳门威信很高，你在澳门街头遇上什么麻烦事，万一啊，你就赶快说，你是新华社请来的客人，一说就灵，保证给面子

新华社在澳门威信很高，由他们出面约人，对方会很



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再忙的公众人物也会尽快安排会见时间。我有点惊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工作能做到这份儿上，不知付出过多少努力？人家是真心答应你和勉强应付你，一听就明白，而新华社的人在澳门所受到的那种尊重让我感动。他们常说：你们别看澳门只是一个小城市，好像根本不能跟香港比，也不能跟深圳、广州比，它可是历史悠久，人情淳朴，文化含金量很高呢。在这里住久了，真是会越来越喜欢这座小城，越来越关心它爱惜它，盼着它快点繁荣起来。有时候真会觉得澳门是我家，听到外人乱说澳门不好心里就很不舒服。澳门的好，澳门的美，是一定要细看才能看出来的。我曾和一个澳门的商人说起，有新华社帮忙，我的工作效率比在别的城市高，要见的采访对象都见到了。那人笑道：要是你在澳门街头遇上什么麻烦事，你都知道啦——，澳门的治安是很差的，万一……啊，你就赶快说，你是新华社请来的客人，一说就灵，保证给面子。这也许是句玩笑话，但是，新华社澳门分社在当地的威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采访我在澳门呆了10天，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陈树荣先生告诉我：早在1920年，澳门就举行过飞行表演，那是水陆两用机，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澳门人第一次看到天上有铁鸟在飞，顿时万人空巷，飞行员差一点儿被老百姓认作天兵天将。同年，澳门的一个法国商人从欧洲购买了6架水陆两用机，想开辟澳门至香港的空运航线，但港英政府一直不批准，那几架飞机就一直停在凼仔岛岸边。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



在筹划北伐时，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澳门的绅商名流便买下了两架水陆两用机捐给孙中山。我一听，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声说：真的吗？真有其事？陈树荣也大声说：当然真有其事。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第一支空军就是在澳门组建的，基地就设在凼仔，就在现在的澳门机场一带，它的飞机维修站也在那里，维修人员里就有澳门人。后来飞行队迁到广州去了，飞机从这里飞广州不太方便，中途要停在东莞的虎门加油。孙中山去世后，凼仔岛上的维修基地也荒废了。陈树荣屈指算道：1935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开通了港澳航线，由旧金山飞马尼拉再飞香港、澳门，抗战时香港沦陷，航线就断了。1948年，澳门又开通了港澳空运航线，当年就出了劫机事件，听过“澳门小姐号事件”吧？这是在上世界上发生的第三起劫机案，除了一个劫机者生还外，飞机上其他人都掉到大海里死掉了，全球震惊。航线又——断了。到了1961年，又飞起来了，还是水陆机来往港澳，大概飞了两年吧，港澳的水翼船开航了，人家的船载客多，票价低，飞机的生意争不过它，停啦——，亏本亏得撑不住了嘛，一停就是三十多年。1995年底，澳门国际机场建起来了，这回都是大飞机飞，波音，空中巴士，还有……多啦，世界各地飞，飞过来——飞过去。一番话，听得我一阵发呆：澳门的历史这么传奇，这么精彩！陈树荣又说：我一直想写一本澳门航空史，资料已经搜集了很多，里面有很多故事。我直替他着急，道：那你就快写呀。他摊开双手说：没有时间嘛。是呵，由大陆去澳门采访、搞创作的人，几乎都占用过他的时间。《澳门

岁月》组的人也跟他很熟，李凯经常找他侃历史。

《澳门岁月》组最“牛”，大本营设在南光公司招待所，楼道上房门上都贴了“《澳门岁月》拍摄组”的不干胶徽标，还特意烧制了几百个纪念瓷碟，送给采访对象们，既表示了谢意，又作了宣传

初次与《澳门岁月》组的主创人员握手时，大家都眯起眼睛乐，互道：你们也开过来了？说罢一数一算，光是那几天，仅中央台就有5个组在澳门，另三个组都是临时过来做访谈节目的。中央台驻澳门记者站的张站长忙得眼睛不知道看谁才好，他是个热心人，不停地帮着打电话联系采访对象。这5个组都肩负重任，各有目标和重点，但不时会在一些场合相遇。数起来，好像还是《澳门岁月》组最“牛”，他们打算在澳门住一年，以澳门为点，辐射各地，纵横拍摄，力争尽可能较为全面、准确、真实、深刻地反映澳门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南光公司招待所，楼道上、房门上都贴了“《澳门岁月》拍摄组”的不干胶徽标，还特意烧制了几百个纪念瓷碟，送给采访对象们，既表示了谢意，又作了宣传。我在澳门采访时，跟人刚说起想给中央台写个电视剧，人家马上就会接话道：是那个《澳门岁月》吧？见过你们组那伙人。好多次我都要郑





重其事地解释：那是专题片，我们这个连续剧，不是一回事。由此可见，他们很善于先声夺人。我很羡慕他们能够长住下来，边采访边拍摄，边认识边调整，把自己真正泡进去，仔细体验，这样拍出来的作品会很扎实。我在正式下笔写《澳门的故事》时，觉得挺遗憾：在将近一年的采访、收集素材、构思阶段中，我只去过三次澳门，一次是10天，一次是7天，加上那个3日游，总共不超过20天。手头掌握的第一手生活素材太少，要是能给我机会多呆一些日子，写起来会从容一些。

1926年，闻一多为7块被外国列强占领的国土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澳门是其中一首，诗中写道：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名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一声乳名：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在澳门采访时，听《澳门岁月》的主创人员说，他们正在筹拍一场戏，要找一千个澳门人来唱一首歌。1926年，闻一多为7块被外国列强占领的国土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澳门是其中一首，诗中写道：你可知



“MACAU”不是我真名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一声乳名：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李凯说，这首诗写得真好啊，就用它作片子的点睛之笔，这个千人大合唱绝对要拍好它。

《澳门岁月》组曾想约我担任撰稿人，后来算算时间来不及，只得作罢。这次在北京，又见到了《澳门岁月》的这些主创人员，他们让我看了粗剪出来的片子，片子里每一集的结尾，都是这首歌。我看完第1集的结尾时，没有说话。这首千人大合唱的画面给我的冲击力太大了。

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的层层石阶上，站立着上千名澳门人，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些澳门的儿童，他们统一穿着白衣、蓝裤或蓝裙，像一个个纯洁的小天使，稚气的眼睛里充满祈盼，孩子们的表情是严肃的，与他们的年龄形成一种反差，纯真的小脸蛋显得可爱至极，领唱的孩子开始在唱：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稚嫩的童声由弱渐强，那么清晰、清纯、清新、清脆、清亮、清劲，响彻蓝天碧海人间，这全是肺腑之声啊，一字字，一句句，直撞人心。

我相信，几百年来的英烈们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听见这歌声，这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声。过了很久我才说：这部片子一定能感动观众，人们听到这首歌是会落泪的。



二、经济史话

第一桶金是怎么挣的

有人曾经这样提醒我：你跟澳门的商人说话要小心，别去问人家第一桶金是怎么挣的。

澳门的传统工业有四大支柱，造船业、神香业、火柴业、爆竹业。

在许多大陆人的印象中，澳门人似乎以赌为生，澳门的经济除了博彩业发达外，其它没啥可说的。我虽然没有这种偏见，但是对澳门的经济所知甚少，一知半解全来自书本。书上说：澳门的传统工业有四大支柱，造船业、神香业、火柴业、爆竹业，到了现代已经日渐势微。书上说：澳门旧日街上花寨旺，银牌多，茶话室盛，酒楼林立。说白了，就是妓院、赌场、鸦片烟馆、酒家生意兴隆。

澳门原先是个小渔村，造船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澳



门的造船厂造的是木船，大多是祖传家业，世代经营。我在路环岛看过一个现已荒废的船坞，虽是一片废墟，但是从房架、平台的遗迹中可以想象出当年的规模盛况，开车的司机告诉我，这个船坞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站在水岸边，我惋惜地拾起一块黑色的糟朽木片，问：怎么就破败了呢？司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光会造木船渔船，哪里挣得到饭吃？近海鱼少了，渔民也少了，没人来买船，还守在这里干什么？

我听说，澳门的神香、火柴、爆竹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间曾大出风头，远销海外，为澳门挣回了不少银子。可是到了现代，有几户人家还用火柴呢？又有多少人需要天天放爆竹？倒是越来越多的地方禁放爆竹。至于神香，那是供在神前的香，享受香火的神屈指可数，点香的地方也是有限的。那么，转行的人都做什么去了呢？

旧日的澳门有三条街俗称惹火街 套用现代新词即是红灯区

旧日的澳门有三条街俗称惹火街，套用现代新词即是红灯区。别看澳门是块弹丸之地，光是有名气的秦楼楚馆就占了福隆新街、宜安街、福荣里整整三条街。这三条街的妓寨称为大寨，风月佳人比其他街的姿色好，身价高，大牌红阿姑色艺双佳，通晓琴棋书画，小曲唱得婉转悱恻，拿现代人的玩笑话来说，叫做很有文艺细胞。有的阿姑对外称

作歌姬,这样听起来含蓄一些,模糊一些,有点卖艺不卖身的意思。那时澳门有身份的人兴吃花酒,花寨的生意从年头旺到年尾,日夜笙歌,绝对是流金淌银的销金窝。

花寨附近是茶话室,澳门人给鸦片烟馆起了这么一个颇文雅的代名词,烟鬼们可以横躺在酸枝木的烟床上,终日“茶话”,飘飘欲仙。直到1946年之前,在澳门买卖鸦片、加工鸦片、吸食鸦片都是合法的,烟税利源大,澳葡当局就是要图个坐地收钱。

银牌也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有诗云:银牌高署市门东,百万居然一掷中,谁向风尘劳斗色,赌徒从古有英雄。据载,昔日澳门赌馆门上皆署银牌,十分招摇。我有一本19世纪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作品集,他在旅居澳门时,画了大量的澳门风景和市井风情,他的墨水画和铅笔画中,有多幅作品画的是街头的赌摊,穿短衣或长衫、脑后垂着一根细辫子的赌徒们无处不赌。由此可见赌风之盛。

- A. 拐卖一名华工,人贩子可得几十元“人头费”,澳葡当局还可征出洋华工税,也能图大利
- B. 旧时广东人称澳门为“梳打埠”,“梳打”即是纯碱,意思是谁要是进了这个城市,身上的油水就会像被碱水反复洗过一样,刮得干干净净





澳门的赌业是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飞速发达起来的，与当时苦力贸易的繁荣有密切关系。那些人贩子勾结地痞设局，诱惑华工来赌博，华工们输掉全部身家后，就被当成出洋的“猪仔”赶上船，被拐卖到海外当苦力。拐卖一名华工，人贩子可得几十元“人头费”，澳葡当局还可征出洋华工税，也能图大利。于是，赌业和苦力贸易业互相刺激，竞相勃兴。旧时广东人称澳门为“梳打埠”，“梳打”即是纯碱，意思是：谁要是进了这个城市，身上的油水就会像被碱水反复洗过一样，刮得干干净净。

纵观澳门历史，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中叶，澳门经济有过一段黄金时期。那时的澳门是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在我的理解中，澳门那时的国际经济地位不亚于现在的香港。它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又是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秘鲁贸易航线的起点之一，只要翻开史书这一页，总会看到很多诱人的字眼：白银、黄金、丝绸、瓷器、胡椒、象牙、檀香、麝香、水银、棉布、天鹅绒、葡萄酒、橄榄油、丁香、钻石……从东运到西，从西卖到东，那些字眼的后面是钱山是财神。

盛极而衰。随后是漫长的衰败和萧条岁月，主要原因是对日本、菲律宾贸易中断，对华贸易中衰，荷兰舰队封锁马六甲海峡，葡萄牙人内讧白热化。在社会、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作用下，澳门的经济久久徘徊在困境中。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经济倒有过一段短暂的畸形繁荣。由于葡萄牙宣布“中立”，日军始终没有占领澳门，广州、内地一带的难民纷纷逃到澳门躲避战火，人口成倍增长，美洲、欧洲、东南亚一带的货物源源不断运进澳门，并通过澳门运往中国内地，内地的货物也通过澳门运往海内外。这种情况刺激了当地工业、渔业、建筑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教育卫生业的发展。但是，自从1941年底香港、南洋群岛沦陷后，海上交通断绝，澳门孤岛各业陷入困境，1942年澳门全年都在闹饥荒，甚至发生了“剜人充饥”、“杀子慰妻”的恐怖事件。有位研究港澳经济的学者告诉我，整个抗战时期，澳门最发达的是金融业，内地、香港不少银号迁移澳门，许多商人携带了大量黄金白银逃进澳门，当时的金融市场空前繁荣。抗战胜利后，外来人员和财产很快转移回到原来的大城市，澳门半岛又成了一个冷清的小岛。

我跟澳门人一谈论起澳门的经济，他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叹息一声：难搞啊！澳门地小人少，资源匮乏，作为一个超小型外向型开放经济，常受到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尤其是航道狭窄，港口淤塞，对外交通受阻，平添了太多的无奈。70年代之前，澳门只有20万人口，三岛之间既没有跨海大桥，也没有连贯的公路，当地没有市场资源，也留不住人才。人们把目光投向海外，出去读书的人，十有八九不会回到澳门来。投资者也认为此地没有条件发展现代产业，无意在澳门投建什么项目。在澳门人的回忆中，由1970年兴建、1974年完工的澳凼跨海大桥让他们着实兴奋

了一些日子，这项由何贤先生投承、由葡国桥梁专家贾多素设计的大桥工程备受瞩目，对澳门人来说，它曾是一种前途的标志，信心的标志。

澳门的华人要找澳葡当局对话
大家就来请何贤出面，澳葡当局若与华人关系紧张，也来找何贤出面调解

我在澳门见到了澳门大丰银行总经理何厚铨先生，他是澳门传奇人物、著名企业家、慈善家何贤先生的儿子，说到父亲生前对澳门各方面的贡献时，何厚铨眼睛里充满了怀念和敬意。何贤出身平民，十几岁离乡进城当学徒，凭着勤快、聪颖及天赋，年纪轻轻便在金融界崭露头角。他炒金的本事很神，判断准确，同行们很喜欢听他的分析议论，都恨不能有他那样的眼力、胆略和运气。何贤是大丰银号的创办人之一，抗战前夕，大丰银号由香港迁到澳门来发展，从此，何贤牢牢立足在这块土地上，与澳门共同进退。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吧，命运注定何贤的名字要与澳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澳门生意兴隆，取得了黄金专卖权，还被人称为澳门的华人总督，澳门的华人要找澳葡当局对话，大家就来请何贤出面，澳葡当局若与华人关系紧张，也来找何贤出面调解。





澳门的老赌王傅老榕被土匪绑票，土匪开出天价，索要一千万元赎金，傅老榕宁死不肯掏钱，耳朵被割了一只还嘴硬：要钱没有，要老命尽管拿去。又是何贤出面，与土匪讨价还价，谈了无数次，赎金降到40万，傅老榕捡回一条命。傅老榕被释离开匪穴时，特意拿了桌上一只小闹钟作纪念，还说那是世界上最贵的闹钟。过了几年，国民党的溃兵绑了傅老榕的儿子作肉参，一听说何贤要出面来谈判，立刻声称好商量，拿了十几万元之后马上放人，毫发无伤。何贤行侠仗义，为人豪爽。据说他借钱给人时，不会要人写借据。有人奉主子之命去杀他，失手后被捉住，何贤却叫保镖放人，说是替人当差，也只得如此啊。他还给了杀手一笔安家费，吩咐那人洗手上岸，改邪归正。

我在澳门采访时，与澳门人谈起过何贤，我问：为什么他的影响这么大？有人答：他对澳门经济发展贡献大嘛。有人答：他仗义疏财，这一点很得人心，他赚钱只给自己留三成，七成用于投资澳门，搞福利，做慈善。有人答：他实实在在肯为朋友吃亏，不说朋友坏话。有人答：他是澳门的华人领袖，敢说话，敢出头，敢担责任。而何厚铨则说：父亲一生爱国爱澳，他是真心实意要为澳门做事。

也许是家教严谨吧，何厚铨做事很踏实，素以低调示人。在大丰银行新楼的办公室里，何厚铨的房间布置与他的个人风格相似，大方、稳沉、朴实，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也没有什么哗众取宠的摆设。惟一让我感到有点新奇的，是小会客桌上那只古朴的盘子，我拿不准那应该叫盘儿还是盆儿，比盘大一点，比盆浅一点，里面散落着十几



枚图饰不同的小金币，好看，有趣。我问：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吗？何厚铨淡然一笑，道：就是摆来看看的，银行嘛。何厚铨话少，音量也不大。银行家都是一些省惯了的人，连话都要省着说，这也是攒财的基本功吧？何厚铨出言谨慎，不愿意谈自己。他看来四十多岁，长方脸，寸板头，说话表情不多，他属于那种有教养、有理想、有能力的世家子弟，与外界与传媒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含而不露，很明白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行动。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何贤来谈。

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澳门的巴士公司闹起了劳资纠纷，老板认为澳门前途暗淡，公司获利不多，便想遣散工人，收手不做了。这样一来，巴士工人面临失业，市民出门坐车也大受影响。何贤出资买下了这家巴士公司，索性让它以福利巴士形式出现，既利泽市民，又减少了澳门的失业人口。在酒店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酒店老板想移民，要结束营业，又是何贤把酒店买了下来，交给酒店职工自己去经营。我问起福利巴士公司，何厚铨说，公司还在，前几年又在广州投资，开通了几条新福利巴士专线。我说，哦——，我知道，它的出现很受欢迎哎，它带来了新的服务和竞争，让广州的汽车老大们有了危机感，增强了便民意识。没想到，新福利居然跟澳门有关。看起来生意很旺哎。何厚铨似有心事，道：线路……不理想，没赚什么钱。我又傻乎乎地问：当这样的名人的儿子很难吧？何厚铨没点头，也没摇头，停顿片刻，道：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一种……精神，爱国的精神。这句话含义很深，



不同的听众会对它有不同开掘和理解。并非银行家惜字如金，亦非故作姿态的场面虚词，这是一句大实话，一句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话。

对澳门居民来说，澳凼大桥给澳门在经济上带来了新的曙光，给他们在生活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在心理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慰。我翻看过一些史料影印件，里面有些报道挺有意思。如：“……早在两年以前，已进行设计，去年经多次将图片陈列在商业学校，供人参观，全段大桥长度约为三千六百公尺，估计需款约亿元以上方能兴建，不少人士认为工程庞大，不易实现，只作空中楼阁观。”

又如：“本澳所得最感动和兴奋的一个好消息，借着报纸、电台及电视台立刻超越地理的界限，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去：澳门跨海大桥很快就会变成事实，实现其居民多年来的美梦。这是澳门四个世纪历史最大的建设之一，无疑会给这个地方经济繁荣和发展带来最佳的后果。”

一份立法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当时的澳督嘉乐庇的发言：“我刚才宣布的消息，是关于这个工程批给何贤先生投承，会引出一个极轰动而有理由的欢欣。对于所有中葡居民来说，澳门跨海大桥系澳门前途一个真实的标志。”

还有一份大桥设计者贾多素教授的留言，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之好友吴福君，在此一伟大工程建造过程中，所作出之指导与行政上之贡献，值得赞美。吴君之成就，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谨表深切谢意，并予友谊拥抱！”

原来吴福先生也是澳凼大桥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组织



者之一。我曾听说他是工人出身，早年做过肉食生意，后来经营地产建设、进出口贸易、酒店、戏院、旅游等多种业务，他是澳门国际机场的执行董事，我曾看过一张澳门旧报纸，头版里就有这样的标题：澳督高度评价企业家吴福乃机场建设极为重要角色。吴福看上去约六十多岁，头上有点谢顶，行动敏捷，目光精明，说话风趣，思维跳跃得很快，他能同时把几件事混在一起说，却能让你听明白，而且听起来不费力。他谈话时用的词颇有个性，多是从民间用语中转化过来的，很少有文绉绉的书面语和外交辞令，初初一听，似乎很敢说，很豪放，很尖锐，细细一想，还都没有出格，有分寸，又符合身份，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化，貌似不经意，其实功夫很深。

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澳凼大桥当年施工时的大照片。有一张背景正在架桥，浮桥、吊机、钢缆、一节桥身跨海而立，中年的吴福双手抱在胸前，踌躇满志地面对镜头。吴福指指那时的自己说：年轻吧？笑得轻松吧？哎呀困难不知有多少，说来太复杂，差一点点前功尽弃，只差一点点啊。关键是要坚定信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推动工程往前走，吃亏、上当、摔跟头、山穷水尽，不去管它，不去想它，就是认准推动两个字。他说到“推动”二字时，目光骤然锐利起来，大拇指捏着食指在空中狠狠戳动。我想，“推动”也许是他做生意的诀窍之一。认准一件事，掂量出价值份量，说服、借重各方力量，形成推动之力，这也叫心想——事成。



中国火箭打多高 中国人民的头抬多高

据吴福介绍，到了 70 年代末，澳门的经济开始振兴。大陆搞改革开放，澳门紧跟着得益。大批内地人移居澳门，使澳门获得了充足的劳力，并带动了房地产、建筑业、商业的迅速发展。珠海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带动外资商业机构在澳门设立。大陆中资企业纷纷投资澳门，对澳门经济起到很大的发酵作用。吴福道：托大陆的福，我在大陆也得了一个第一，本人是第一位投资大陆酒店业的外商。威吧？好眼力吧？他拿出一张当年在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奠基礼上的旧照片，那是 1979 年底拍摄的，他与当时的珠海市领导在剪彩，珠海人穿的是清一色的中山装，一片暗蓝。吴福穿的是西装，那西装说不上是太窄还是太短，看上去有点像电影里的农民企业家穿西装，说实话，照片上的珠海人和澳门人都显得有些土气。但是这些人又显得很有生气，充满乐观和憧憬。由珠海出地出劳力，由吴福出资出管理人才，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石景山酒店应运而生。酒店改变中国一向实行的党委制惯例，采用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制，走出了一条结合中国国情，遵循国际酒店业惯例管理企业的新路。



我笑问：1979年你就敢进国内投资酒店业，不怕血本无归？吴福道：我就看准大陆一定会坚持改革开放，你要吸引外商来投资，就不能让人家总住招待所吧？人家来考察，如果吃不好，住不好，坐车不方便，又没有康乐设施，连个咖啡厅都找不到，怎么会有好印象？是不是要推动一下？看准了，我就做。要做就做第一个。吴福做事的确有眼力，当1996年我国卫星发射事业遭遇低潮时，他偏要组织澳门参观团去西昌参观“亚太星”的发射，还组织港澳人士为中国航天基金会捐款。到了发射场他就说：航天产业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我吴福有今天，我们澳门有今天，靠的是祖国的强盛。中国火箭打多高，中国人民的头抬多高。

后面一句话，是典型的吴福式语言，他喜欢即兴来两句顺口溜。他与中国航天基金会合作，组成了中葡澳合资的澳门宇宙卫星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澳门宇宙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建成了澳门卫星地球站，通过卫星使澳门实现直接全球通讯，实现卫星电视传播。这种合作推动了中葡友谊的发展，又填补了澳门高新科技的空白，保护和利用了澳门的空间资源。依我看，他深谙反向思维、事半功倍的诀窍，也许他研究过孙子兵法？



我访问过几个澳门工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认为，近20年内，澳门的经济受益于大陆的多项优惠政策，受益于欧美给予澳门出口商品的特惠优待，受益于香港经济的发展，已获得了初步的繁荣。澳门是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保持着经济贸易往来，随着产业转型的逐步深化，澳门将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发展空间。

说到工业转型，我得知有三个人很应该见见，他们是曹其真、杨俊文、贺定一。我三次去澳门，都想见见曹其真，她于70年代投资制衣业，轰轰烈烈干了一番事业，90年代又致力于产业转型，其奋斗的过程颇有代表性。可惜每次联系都不巧，她要么去了欧洲，要么去了内地，左等右等都没等回来，只得作罢。杨俊文、贺定一也是大忙人，总有无数访谈计划在等着他们。一次会议上，这俩人都在，可他们都要发言，会场外还有两个电视节目组在轮流请发言的人到镜头前接受采访，我很难找机会与他们面谈。正好贺定一是会议主持人，她总要坐在台上。我灵机一动，给她写了一张字条，说明采访用意和问题，请她定个面谈时间。第二天，她在贺田工业大厦里接受了采访。

贺田是浙江人，他每日向员工灌输贺田企业精神：勤奋、诚信、创新、优质

我刚到澳门，就听人说起过贺田老先生和贺田工业



区。贺老是澳门工业的代表人物，60年代初，他率先将目光投向发展澳门的现代工业，他在荒凉的黑沙环建起了澳门第一座工业大厦。当时的黑沙环几乎没有人烟，没水没电，在那种地方盖楼建厂，那不是疯了吗？能坚持几个月？贺田是浙江人，50年代曾在香港落脚谋生，稍有积蓄之后来到澳门，他把全部身家投在工业大厦上，背水一战。看客们先是惊奇、嘲笑、起哄、同情，久而久之，转化为关注、钦敬、羡慕、跟随，30年后，风凉水冷的黑沙环填海填出了一块工业热土，地上冒出一座工业卫星镇，成片的厂房演出澳门新的风景。

30年前那座贺田大厦成了老房子，外表陈旧发暗，比周围的那些大厦明显矮了一大截，它的主人盖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贺田大厦取而代之。旧楼像个退居二线的老人，平静地隐在新楼之后，它没在街道上露面，一般的行人也不知道这里有一座饱经风霜的老楼，它曾孑然一身，满怀理想，忍受寂寞，苦熬勤作，积土成山，历尽艰辛而不悔。当我到黑沙环寻访这座老楼时，它的老主人已在三个月前乘鹤西去。贺田去世前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每天必到公司的十多层厂房车间里转来转去，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是勤俭仔细惯了的人，连电灯开关、水龙头都在巡视之列。贺田平日极节俭，见到水龙头没关紧都会立刻伸手去关紧，舍不得浪费一滴水，坐车也舍不得坐名车新车，购买生产设备时却说：要买就买世界一流的，最先进的，不要怕花大钱，花这种钱我高兴！他每日向员工灌输贺田企业精神：勤奋、诚信、创新、优质。

在澳门这样一块土地上发展现代工业，不但要经得起



寂寞，更需要眼光独到，辟出一条适合于自己生存发展的路。贺田企业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电脑工作站、电脑辅助设计系统、电脑数控机床等设备，始终坚持提前两年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发展路线，由他们开发生产的太阳能节能灯，获得过国际金奖，小型家用自动面包炉风行欧美，但他们却用的是美国的品牌。贺田认为：当今市场、技术、资金日趋国际化，要独创一个世界名牌需要巨额投入，如果借用别人的品牌，则可以省却推销之苦，减少成本，迅速占领市场，创造丰厚的经济效益。这就是贺田性格：该坚定的事，三十年如一日，坚定不移。该灵活的事，看准世界潮流，灵活善变。我在老楼楼下问一位瘦高个儿的老传达：这楼还能用吗？老传达答道：能用，里面还有车间、机器，保养得蛮好，我们老先生去世前还常来巡视，每个车间都要仔细查一遍。老传达说话时，头两三个字说的是粤语，后两三个字带江浙味，再往后是混合了两种方言的普通话。他恭恭敬敬称贺田为老先生，称贺定一为大小姐，估计这是贺田公司里约定俗成的称谓。老传达问清来访者的意图后，边通报边自动担任讲解员，他上上下下都熟，说起老先生、大小姐时，语气中流露出关切和尊敬，贺定一出现时，他并不往前靠，而是无声无息地退到一边，他让我想起电影中大户人家的老家人，以主人为荣，特别懂规矩。

贺田企业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了浙江大学——贺田工业技术研究所，组建了浙江大学——贺田模具工业有限公司，在杭州、澳门分别开辟了新的贺田工业区。我参观了他们的技术研究所，还看了一个培训中心，当我面对他们



研制的一系列高科技产品时，不禁由衷地敬佩贺田先生的奋斗精神，澳门人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冲出困境、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才能够生生不息，希望不灭。

走出贺田工业大厦时，我回头默默向贺田老先生致敬。在澳门这块土地上，尤其还是在 60 年代初，澳门的前途未卜，当大多数人都徘徊在消沉、观望之中时，澳门人眼中出现了一位拔剑迎战风车的堂吉柯德，他选择了既无暴利可图，又无取巧捷径可走的工业之路，这一战就是 30 多年，他从中年奋战到老年，他将全部身心投了进去，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勇气，看到了力量，看到了智慧，看到了理想，看到了一种深沉博大的浪漫，看到了一种坚忍不屈的踏实，有了这种浪漫和踏实的结合，才成就了一段令人缅怀不已的佳话。

澳门人一说到中资企业的产业时
口气中带有一种自家人夸自家人的
感觉，好像说的是他舅舅家的
吉宅旺铺，多少有点儿一荣俱荣
的味道

说起今日澳门经济，有些经济学者认为：澳门有望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功能多元化的区域经济中心，随着回归日近，政治前景明朗，澳门经济已经融入中国经济体系的大



格局之中。

澳门的中资企业实力雄厚，已经成为繁荣澳门经济的重要力量。坐在出租车里逛澳门，司机不时会很热心地指着一片楼宅道：看，那些都是中资的产业！澳门人平时很关心有没有人来澳门投资，对投资者普遍心存好感，中资的注入带旺了澳门的经济，为澳门人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澳门人一说到中资企业的产业时，口气中带有一种自家人夸自家人的感觉，好像说的是他舅舅家的吉宅旺铺，多少有点儿一荣俱荣的味道。

今日澳门经济的四大支柱是旅游博彩业、出口工业、金融业、建筑地产业

今日澳门经济的四大支柱是旅游博彩业、出口工业、金融业、建筑地产业。旅游博彩业地位特殊，占澳门生产总值的四成左右。澳门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不是澳督，也不是澳姐，更不是什么影视红星，而是葡京赌场的老板何鸿燊，澳门人开口闭口称他为“何生”。据说，来澳门的游客中有90%的人是奔葡京赌场而来的，不管是小赌一下玩玩新鲜，还是豪赌一场试试运气，大多都是来给赌场送钱的，自愿上钩。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在葡京酒店住过几日。澳门的店铺晚上九点半就关门，游客们无处可去，只能泡在葡京



赌场里消遣，打发时光。赌场一天 24 小时营业，服务设施齐全，渴了饿了，有“不夜天”，中餐西餐随你挑选。累了乏了，有按摩床、桑拿池随时伺候。闷了烦了，赌场一二楼走廊上有欢场俏姐在那儿抛媚眼，吹口哨。

俏姐分土洋两大类，洋的碧眼金发，以俄罗斯的为多，雪白肌肤，魔鬼身材，眼睛很会放电，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一对上眼就等于接上头了。土的以吴娃越女为多，身材比洋妞略逊一筹，但是口哨吹得特别溜儿，令男人们闻之心痒，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喜欢自称是上海人，说起话来又嗲又软，像糯米糖一样粘人。几乎所有与她们相遇的男人一听口哨，或一接到媚眼，心里都要狂跳一阵，有些男人动口不动手，笑嘻嘻与俏姐逗乐子。也有些男人有贼心没贼胆，欲言又止，欲近又远，抓耳挠腮，羞羞答答，虽然不接媚眼口哨绣球，却三魂飞走两魄，迷迷瞪瞪通过封锁线之后再慢慢回味，暗喜暗惊，同时，为自己成功地抗拒了美色的俘虏而感到悲壮和自豪。当然，也有的男人好的就是这一味，就像酒楼食客在海鲜自选档点虾点蟹一样，走过来，看过去，挑中了就下手。不同的是，酒楼被点中的海鲜都不情愿被吃，总要在玻璃水缸里躲闪挣扎，而俏姐们正好相反，她们把嫖客看作被逮住的王八水鱼，于是，她们脸上笑靥如花，挺胸扬脖，扭着猫步相跟而去。

听说葡京的规矩很严，严禁骚扰客人，俏姐们只能在一二楼走动，不能动手动脚去拉客，也不能纠缠客人，客人不带她上楼，她就不能到楼上客房去，更不能擅自去敲



客房的门，或者电话骚扰住客。一旦犯规，就要被扫地出门。赌场是24小时通宵营业，赌客们没日没夜地在里面吃喝玩乐，酒店一二楼的走廊里24小时都有欢场小姐的身影。

正因为赌场欢场都是一天24小时服务，所以葡京周围的十几家押店也“押”字大书高悬，门旁广告灯箱里明明白白打出两行小字：24小时服务，香港起货。出入押店的多是输得精光的赌客，他们用身上值钱的东西作抵押，换钱作翻本赌资或回家路费，押店则赚取利息。多数抵押品能够被主人如期赎回，赎不去的，自有珠宝行的人来收购。而“香港起货”，就是应客人的要求，派专人把贵重押物送去香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过去，澳门的赌客以香港人居多，还有一部分是台湾游客和外国游客。近年来，大陆人有增多的趋势。有位澳门白领先生曾指着赌场贵宾厅对我说：你知道在那里面豪赌的是些什么人吗？多数是你们大陆人，还有用电话遥控下注的，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人用的是公款？！那口气，那眼神里满是愤慨和谴责。我在报纸上、电视新闻里看过这类报道，有人竟敢动用千万元公款在这里寻求刺激，事情败露后，有被枪毙的，有被判刑的，但是，还有多少是没有败露的？这些慷国家之慨的大小蛀虫们还在逍遥法外，胡天胡地，尽情享乐。



澳门的治安差，跟它的黄赌毒黑泛滥有密切关系。在澳门，白天走在街头上，似乎悠然安然，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小城，就像“小城故事”那首歌，有点古老，有点单纯，淳朴得令人感慨。然而，一翻开报纸，一打开电视，经常出现有关血案命案的报道，有时报纸上干脆登出无头尸体的图片新闻；一个晚上发生了二十多起纵火爆炸案的消息，连最高警察长官的车也会在他的视线内被炸，迫使他不得不马上飞回葡国搬救兵。应该说，小城的空气里隐隐约约透出丝丝血腥，赌场里的利益之争，江湖上的地盘之战，愈演愈烈。虽然，澳门老百姓常开玩笑说：打来打去都是黑吃黑，江湖外的人不用怕，杀手们从来不会杀错人。但是，澳门的形象大受影响，各行各业的生意大吹淡风。游客明显减少，餐饮业、百货业、运输业、银行业、酒店业、旅游业受到拖累，有日不敷出之危机，老板们叫苦连天。我认识一位旅游业的女强人，去年初见她，容光照人，傲气凌人，指点江山，风头十足。去年底见她，傲气仍在，懒做梳妆，脂粉难掩憔悴，黯然叹息：生意难做啊，一年从头亏到尾，费尽苦心还是回天无术，生气也不顶用，关门又不甘心，不死不活真是太难受啦。

澳门的生意人曾绞尽脑汁想：香港和澳门同样是国际贸易自由港，为什么香港就能成为游客眼中的购物天堂，而澳门就没法让游客多掏些钱出来购物呢？

游客们在澳门似乎没有多大的购物热情，除了在赌场里心甘情愿往外扔钱，其他时候都把钱攥在手心里，不轻易往外漏。尤其是那些深圳、广州的游客，口口声声说：澳门有什么好买的？澳门有的，我们那里都有，而且品种货



色更齐全。这话不假，深圳、广州的商场比澳门的大，比澳门的多，若买时装，这两地的款式更时髦。但是，若论买金，买眼镜、皮衣、电器，还是澳门便宜，同是一个牌子的法国香水、胭脂，澳门卖的价钱要便宜一半。只不过，赌场太绊人腿脚，一进去就会让人忘记时间，等到赢赢输输折腾了无数个回合，多数人出赌场时荷包都大大缩水，这时候有多少人还有疯狂购物的欲望？看看这只表，本来内地的要便宜，但是人家会想：我要是少输一把，那钱不是能买几只表吗？看看那瓶酒，人家又会想：钱花得差不多了，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罢。游客们带来的钱就是那么多，大头流入了赌场，商场里所得就很有限。

我住在葡京酒店时，并不想进赌场，我这人逢赌必输，对赌实在不感兴趣。可是，我白天要去采访、查资料、联系工作，吃晚饭时，已是八点多钟，边吃饭边谈第二天的工作安排，等到吃完饭，外面的大小店铺已关门，只能回葡京酒店。那里的佳式免税店还开着，里面除了卖名牌衣袜鞋包外，还有其它地方难以见到的葡萄牙工艺品，最有代表性的是葡国大公鸡，有泥塑的、铜铸的、木制的、陶瓷的，造型威武，大红鸡冠，金黄鸡爪，身上要么乌黑发亮，要么是一种很鲜艳的蓝，英姿勃勃。价钱都不便宜，小小一只泥塑的价钱上百，比活鸡贵多了。急于想漏钱的游客可以在此享受到消费的愉悦。葡京有游泳池，住客可以免费游泳，蒸桑拿，据说那是健康桑拿，里面没有莺歌燕舞。一天夜里，我楼上楼下到处找这个游泳池，找到了一看门口贴的营业时间，晚上十点闭馆，那里早就黑灯瞎火锁了门。别无消遣，我只好去赌场消磨时



间。赌场大堂里人头涌涌，每张赌桌前都挤满了人，外围的人拼命踮起脚，最大限度地伸长脖子，勉强能够看到发牌小姐、先生的鼻尖，赌场员工着装一律是粉紫色，醒目而不刺眼，脸上没有多少表情，也许是规矩严，他们的手数完现金之后，总要像北方人擀完面条似的，手心手背拍一下，摸一下，翻转一下，似乎是专门做给闭路电视看的。听说坐台发牌很费神，发牌的人四小时要换一次班。赌台上有各种花样：百家乐、番摊、牌九、俄罗斯轮盘、二十一点、大小色宝等。我曾看过香港拍的电影《赌神》、《赌圣》，那里面的豪赌场面惊心动魄，不论赌神还是赌鬼，个个身怀绝技，额头放光，纸牌上千般花样，台面上风云变幻，即使是赌盲也会觉得十分好看。但是，在葡京赌场当赌客和看客都不是很舒服的事，场面单调并不好看。只有每一局都下注的人才有资格坐在桌前，可是赌桌上每注最少是一百元，只有几张桌允许五十元，几分钟就要下一次注，分分钟要出血割肉，坐也坐得心惊肉跳。站的人更是腰酸腿痛，从头累到脚。我注意观察了一下，赌场大堂里的人，脸色都难看，一眼看过去，一片灰、黑、黄、绿，好像都是些机器人，脸上的肌肉僵硬，眼睛发直，输钱的难掩心疼落寞之色，赢钱的更是紧张猴急，大气也不敢出，生怕一口气把财神爷吹走了。一般的贵宾厅是一千或五千元一注，我看了看，里面光线稍亮堂一些，男男女女像是用硬纸板剪出来贴在桌前的，没一个松弛会笑，好像一屋子都不是大活人。三楼、四楼的贵宾房是封闭式的，里面的客人才是赌场管吃管喝小心迎送的



主儿，一出手就是多少多少万，外人难见其庐山真面目。

我在澳门还参观过赛马场、赛狗场，由于未逢赛事，赛场中空空荡荡，意思不大。澳门还有金碧、回力等小型赌场，有人在葡京手气不顺时，便到这些地方来碰运气，偶尔会有小惊喜。我在葡京玩过老虎机，明知是白送钱，但是为了打发时光，也为了体验生活，那就听听钱币的响声吧。葡京的老虎机吃的是两元或五元的港币，一二楼的赌厅外沿墙上装满了一台台老虎机，每台机前都有人在往虎口里喂港币，叮叮当当的响声很悦耳，似乎是在唱着怂恿你：扔啊，扔啊，再扔，再扔。我不停地往虎口里喂钱币，指望感动它，令它来一回投桃报李。老虎们很吝啬，偶尔吐两枚、四枚钢币出来敷衍了事，绝大多数时候冷眼瞥着眼前这群大头虾。等喂完一二百元钱币，我也倦了，抬眼看看圆形拱顶上一只只大蝙蝠，越看越像活蝙蝠，吸足了血的蝙蝠抖动着翅膀在阴阴笑，随时准备俯冲下来。心里明白：又当了一回大头虾，快走吧，留两个小钱明天买书去。

小赌玩的是心跳，大赌玩的是身家性命。葡京每年上交的赌税是澳门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何生曾这么说：我办赌场绝对是功大于过

关于“赌”字的定义，我查过《现代汉语词典》，其



解释为：1、赌博，2、泛指争输赢。词典上对“赌博”的注解是：用斗牌、掷色子等形式，拿财物作注比输赢。其实，赌，即是争输赢。这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人的一生中无法回避这个“赌”字，只是拿来下注的东西不同。有人拿钱拿物赌，有人拿自己的青春、性命赌，有人赌前程赌命运，有人赌福祸赌成败，有人不过赌一种感觉，有人是身不由己赌莫名其妙。小赌玩的是心跳，大赌玩的是身家性命。偶尔为之，妙趣横生。若是沉迷其中，绝对是苦大于甜，一如嘴咬在金钩上的活鱼，徒在水中扑腾，生不得死不得。这道理人人皆知，但是总有人会像飞蛾受到火光吸引一样，一回回扑过去，直至身焦皮烂心才死。人们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欠下巨额赌债跳楼身亡，某某赌钱借下高利贷遭追斩。种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剧，一幕接一幕地演下去，永远不会落幕。他们怪不得别人，这一切都是赌徒们自找的。葡京的主人每年上交的赌税是澳门经济的第一大支柱，澳门的公共设施、基本建设、福利费用要靠赌饷来兑现，何生曾这么说：你们算一算，葡京解决了澳门多少人的吃饭问题？我办赌场绝对是功大于过，利澳利民。几十年来，每一任“阿督”一上任就对我说：我们要想想办法，不能过分依赖赌饷，要多元化，多做工程。我说：你要养澳门人，政府每年要支出几十个亿，澳门地少，工业商业怎么发展都有限，不靠赌饷，上哪里去找几十个亿？任你怎样想办法，惟有多开两张台。

澳门人似乎默认何生的说法。澳门的经济结构畸形，



由来已久，要调整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如何转变和调整产业结构尚在探索之中，通过现代化和多元化实现经济转型，是澳门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但近期内，博彩业仍在扮演领衔主演的角色。何生仍是万人瞩目的名角儿，他的传奇故事依然为澳门人所津津乐道。澳门人说起何生，总强调他是吃过大苦的，他的赌王地位是拿命换来的。

一位经营药铺的阿婆这样谈起何生：他家是落了大难的——他太爷是英国佬，他婆是广东人，是罗，一看就是混血罗。他自己只认自己是华人啊。他家祖上在香港很有钱，阿爸和几个叔都是银行买办，很威的——啦。后来买股票被鬼佬骗得倾家荡产，好凄凉哦。阿爸逃到越南躲债，阿妈给人当帮工供他读书，人一当衰狗都嫌啦，他找当牙医的亲戚想补牙，亲戚说：没钱你就别补牙。何生当时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搏出个人样来，不可以永远做人下人。啧啧，他都受过不少气的啊——。

一位葡京的白领丽人主动说起她的老板：葡京多亏了他坐镇，下面的人谁也不敢乱来，我们这里是澳门最安全的地方，一切按规矩办事。何先生什么场面没见过？当年，他刚从香港过澳门来做事，跟人合伙做贸易，每次都是他亲自押船出海，随时都可能送命。有一次被人出卖，在海上被人剥得精光，钱也没了，货也没了，他还硬是开船从枪林弹雨里逃了出来。你想想，他是世家子弟，读过大学，又有这样的经历，他做起事来当然起点要比别人高。

我也看过这位赌王的传记，当初他接手澳门赌场的专



营权时，有地头蛇曾向他挑战，要将他赶出澳门，包括不许澳门赌场的荷官替他做事，不许澳门的酒店供他租作赌场，停开港澳水运航线，让澳门所有的叫化子打上门去捣乱，雇杀手取他性命等等。何生见招拆招，针锋相对，并扬言愿付双倍的赏金买杀手倒戈，几经较量，不惜赌生赌死，这才站稳脚跟。他的确经营有方，对澳门的博彩业进行了革新，对葡京的管理引进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令游客们对澳门的游兴大增。

我看过《澳门岁月》摄制组采访他的片段，他曾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持怀疑态度，1990年访问过北京之后，对内地的承诺信心大增。他说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年春节，邓大人接见他时，边与他握手边笑着说：恭喜发财。他顿时觉得邓大人理解他，知道他是做娱乐生意的，发财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心里一下子定了许多，他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看好“一国两制”将会顺利实施。

我没有采访过这位赌王，但我从一些零星细节里能体会出他的影响之深。我在葡京的上海餐馆吃饭，那天正逢节假日，食客很多，馆子里有些混乱，上菜慢，我们一桌人都有些烦躁，那里的上海菜不够正宗，别说与上海的名店比，就是与北京昆仑饭店、保利大厦的上海餐馆比，也差一截。我身旁坐的是葡京中国市场销售总监，这位出生在东北、读书在上海、到加拿大留学工作八年，又在香港及东南亚酒店做过高级雇员的小姐立刻解释道：这家餐馆是承包出去的，如果是葡京内部管理的餐厅，绝不允许出



现这种不舒服的场面。

第二天我们选择了一家葡京管理的餐厅，仍是节假日，仍是吃中餐，气氛完全不同。餐厅的布局、灯光的调试、侍应的表情、菜肴的味道，以及菲律宾乐队所奏出的背景音乐，都是有讲究的，一切都围绕着客人能舒适用餐而进行。尤其是乐队，绝不会喧宾夺主，严格控制分寸，想听音乐的人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去享受它，不想听音乐的人，可以忽略它的出现，谈话情绪不受干扰。结账时，消费与那家上海餐馆相比，还略微便宜一点。在结账过程中，楼面部经理对邻桌熟客关照得更勤快些，我们这桌的人立刻抗议道：为什么有薄厚之分？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大陆人就怠慢我们？那经理着实吓了一跳，急忙小心翼翼道歉，郑重表明绝无此心，他客气地一再微笑，用不流利的普通话说：怎……怎么会呢？哪里敢……敢怠慢大陆的客人？不会的，不会的。哈——，不急着走吧？我想送个果盘给你们，请……请笑纳。哈——。果盘真的送上来了，分量很足，品种丰富。绝不像国内某些饭店送的所谓果盘，除了一碟西瓜片，最多配几粒葡萄或几瓣橙子，小家子气财迷气耀然盘中。葡京自70年代建成之日起，20多年来名气不减，总是有些道行的，各级雇员都要小心地端着饭碗，严格按规矩办事。

我们曾租过葡京的小巴在澳门三个岛跑来跑去，葡京的司机穿街串巷的技术极娴熟，有点像杂技演员表演车技，多窄的巷道都来去自如，多陡的街坡都上下平稳，客人说走就马上走，客人说停就立刻停。客人说半小时之后



来接，一到点准能见到这辆车，客人说：我想去看一个不太出名的小教堂，好像叫圣弗朗西斯。但不知道是在哪个岛上。司机就会说：我带你们去找，很可能是在路环岛。一点没走冤枉路，果然是在那里。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一再坚持请司机一起用餐，司机始终婉言谢绝：公司有规定，不能跟客人一起吃饭。我们心里过意不去，便道：不要紧，你不说，我们不说，公司不会知道的。司机客客气气笑，一遍一遍说：公司有规定，我们要按规定做。遇上老司机是这么说，遇上年轻的司机也这么说。葡京的司机每月基本工资只有一千多元澳门币，若是客人小费给得多，就能多收入一点，给多给少都得好好开车，不许得罪客人。我们一行人当中有人感慨道：人家的员工是怎么训练的？真的是领导和领导不在时一个样，不越雷池一步。

澳门的治安情况日趋恶化，令葡京的生意受到影响，据传，赌客们如今进赌场，不怕输钱怕赢钱。过去，没人敢动从葡京赢钱出来的赌客，赢多少都能平安归去。现在，有人在向葡京挑战。前些日子，几个赌客赢了二十多万元从葡京出来，刚过马路，就被一梭冲锋枪子弹击中，人财两空。随后，陆续有人在搅葡京的场子，一时人心惶惶。有人说，赌王已进入古稀之年，威风不比当年，只怕是后继无人，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人说：何生已有退隐之意，乐得逍遥，懒得管它群雄争斗，风波四起。老百姓则说：快点回归吧，到时候让大陆的解放军开过来，有驻军在这里治安肯定会好转。我不知道何生是怎么说的。作为澳门的第四代赌王，他已到达过事业的顶峰，他是一个在



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在畸形的经济环境下，注定要在此登台亮相的特殊人物，他的成就超过了澳门以往的历代赌王，但是，澳门再不会出现比他显赫的赌王。澳门经济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博彩业一枝独秀、独领风骚的日子渐渐远去，何生会不会是澳门的末代赌王？民间传说中的何生是幸运之神的宠儿，人们喜欢猜测他有多少亿身家，有几位太太，哪一位是澳门第一靓女，哪一位是他的舞林知己，多么富有无缺的一生，要钱有钱，要情有情，哪天不是神仙过的日子？然而，我所见过的传媒镜头中的何生，尽管风度翩翩，神气活现，但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里，始终含着一种浓重的沉郁，这种沉郁也许来自他内心深处的某一个死结，也许是他早年出生入死烙印的折射，也许源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刻骨憾意，也许是对日复一日如履薄冰的无穷厌倦。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何时散？如何散？曲终人尽时那句号能画得圆么？

初到澳门时，看了一本介绍何鸿燊的书，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澳门、香港无人不晓的旅游博彩业大王。在1999年澳门即将回归时，这位从事特殊行业的大老板会是什么心态呢？会有什么想法呢？据说对何先生进行专访很不容易。

没想到，我们的专访计划很快得到了安排，下午三点半，准时来到葡京酒店何先生的办公室。秘书说：“你们先做准备，何先生四点返回办公室，你们的采访提问我们也安排好了。”随后她拿出了几张大卡纸，每页之首，是我的提问，之后是何先生要回答的内容，我们内行人叫它



提示板，这个提示板放在摄像机前，当被采访人忘了词时，就可以用余光看一眼。何的秘书很内行，我却很担心，我希望采访是自由交谈，不希望这种看着提示板的回答。

快四点了，办公室的门响了，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投以恭迎的目光，进来的不是何先生，是来送文件的。几分钟后，门又响了，所有的人站了起来，投以恭迎的目光，进来的还不是何先生，如此又重复了一次。这时候我想起了“狼来了”的故事，事不过三，再这样大家肯定麻木了，第四次，五次门响时，我看到的却仍然是毫不衰减的恭迎目光。

四点过一点点，何先生真的出现了，办公室所有的人忙做一团，开门的，接东西的，送清茶的，送参茶的，送毛巾的……真是训练有素，有条不紊。何先生暂未理会他们，与我们摄制组成员握手，问候之后，才落座大皮椅子上，接过参茶小饮了一口。

“何先生，您的秘书真的很负责，把您回答的问题，都拟出了稿子，请您照着念。”我在何先生面前赞扬了他的秘书，实际的潜台词是在向他挑战。何先生让秘书拿出提示板看，仰头大笑，他是绝顶明白人，似乎知道了我的意思。“不用，不用，我看看这个稿子就行了，你可以随便提问。”我非常高兴，我的目的达到了。“不过最好讲广东话，普通话我讲不好。”我尊重了何先生的选择。

何先生又浏览了一下秘书准备的提示样告诉我们可以开始了，摄像转动起来。

何先生自如的回答令我惊讶，他的回答竟然同秘书准



备好的稿子差不了几个字，这位七十多的人，过目不忘的神奇记忆力实在叫人佩服。事先安排的提问结束了，我试探着问：“还可以再随便谈几个问题吗？”他仍然大笑：“当然可以。”

“请您谈谈对邓小平先生的印象。”

“我对邓小平印象非常地好，因为他是一位很务实的政治家，我可以说，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有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真是很新鲜的办法，他的目光远大。同时，很多香港人和外国人当初是不相信，您看，‘一国两制’，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怎么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内共存呢？但是，经过好几年的实践，当然，我们经过股灾、人才流失等，但最终可以说是十分成功，因为大家现在都充满了信心，认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不单行之有效。而且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因历史遗留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因此我认为邓小平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且眼光远大的政治家。我很佩服他，虽然他生得个子不高，实际上他是世界巨人。我有幸和他有数面之缘，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在春节拜年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的不是新年进步，而是恭喜发财，令我印象深刻，邓大人毕竟对我是有认识的，知道我在澳门是搞娱乐事业的，发财是非常重要的。”

与何先生合影告别之后，秘书将我叫去喝咖啡，“澳门的巴黎艳舞表演你们看过吗？”“没有”“哇，来了半年多了，还没有看过，何先生送你们每人一张票，最好的位置，没关系，很健康的，不用担心啦。”

担心？澳门回归对何鸿燊来说，也真的没有什么可担心



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何先生在澳门的博采专营权的签约已经跨越了 1999 年。何先生还可以继续发财。

澳门人对岛上的每一项大型工程都抱以浓厚的兴趣，因为每一项工程都与澳门的经济前途息息相关。澳门人休闲时，有一个节目就是看热闹，建新澳凼大桥是要看的，南湾填海造地也是要看的，修环岛公路那是要看看的，建国际机场更是要追着看，就像追看一出火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从第一集一直追到大结局，越看越紧张，越看越过瘾。澳门人二十年代就看过飞机环着澳门三岛飞，三十年代就坐过美国泛美公司的航机飞往香港，四十年代拥有过自己的水陆小飞机，可惜刚飞起来便毁于空难事件，六十年代想续航空旧梦，尽管一班机只能坐四个人，好歹也是一点安慰，谁知水翼船的汽笛声刚刚响起，那飞机的翅膀就被震断了。此后，三十多个年头，澳门人想往外飞，只能借助于香港的启德机场。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自由港，一座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澳门从来没有修建过一个自己的国际机场，这绝对是澳门人心头的一个痛点，一痛痛了几代人。

澳门要面向世界，经济要起飞，就必须开辟空中通道。没有一个国际机场，澳门等于没有飞向未来的翅膀，等于没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就不可能全方位向世界开放，就不可能摆脱困境跨入新世纪。八十年代末，澳门人总算听到了澳门要建国际机场的传闻，一传传了三四年，年年干打雷不下雨。一会儿听说有十几个国家的企业要投标承建，一会儿听说要在大海中添出一个人工岛，一会儿

听说难难难，这是一块油水不大的硬骨头，一会儿听说还在纸上谈兵呢，少说还要再谈三五年。

1992年春节一过，从内地开过来一支三千人的施工队伍，没几天，凼仔岛的海边搭起了工棚，大大小小的施工船从海上开过来了。澳门人扶老携幼，纷纷爬上鸡颈山往下看，看那三千内地工人怎样填海建岛，议论着飞机哪一天能从这里飞起来。热心的澳门人风雨无阻，一看看了三百天，海面上始终没见着冒出什么小岛来，澳门人开始怀疑了，开始着急了，开始生气了，跑鸡颈山跑得更勤了，那焦灼的目光简直能熔钢化铁，直把工地上的刘总看得血压升到二百，住进了医院。

澳

门

岁

月

澳门机场工程的总投资额是 73 亿澳门元，总工期是 42 个月。筑填这个 1.15 平方公里的人工岛需要挖泥、抛沙、抛石，总土方量超过 6000 万立方米，如果将这些沙石以 1 米厚，10 米宽排列铺路，其长度相当于北京到深圳一个来回还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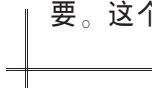
澳门机场工程的总投资额是 73 亿澳门元，其中四分之三约 52 亿元由中港总公司澳门振华海湾工程有限公司总承



包。这是中资企业当时在海外总承包额最大的工程，总工期是 42 个月。筑填这个 1.15 平方公里的人工岛需要挖泥、抛沙、抛石，总土方量超过 6000 万立方米，如果将这些沙石以 1 米厚，10 米宽排列铺路，其长度相当于北京到深圳一个来回还要多。

在澳门采访期间，我多次与振华公司的人一同去看机场，看当年的工地旧址，看那片海区，看那座鸡颈山。机场竣工后，来自国内四个航局的三千员工、三百多艘施工船舶已凯旋归去，振华公司仅余二十多个业务骨干长驻澳门，继续在澳门承揽工程。公司里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有好几个部门的经理才二十多岁，当初来建澳门机场时，他们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在澳门新世纪酒店的舞厅里，我曾应他们的邀请，狠跳了一阵儿迪斯科，然后把他们一位一位轮流请到舞厅外的咖啡座前，请他们一一回忆建机场的经过。虽然他们是那么年轻，年轻得眼角还没有留下皱纹，但是，一回首往事，他们的神情都会变得老沉起来，他们会很严肃地盯着我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段经历。那种压力，那种艰苦，那种复杂，那种置于死地而后生，刻骨铭心。

一位江浙小伙子对我说：以前国内建港，三年的抛石量是 30 万方，而澳门机场工程，一个月的抛石量就是 30 万方。这里每台推土机平均运转的时间，抵得上国内施工十年运行的时间。一条船一个月挖泥 32 万方，相当于内地港口两年半干的活。我们是背水一战啊，工期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工程的深远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工程本身，





你明白吗?头一年最困难,半年多才完成总工作量的5%,最恐怖的是,一个月才打了一根桩!你也听说了,澳门老百姓天天上鸡颈山往海上工地看,看了一年,连块巴掌大的小岛都没见着,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英国监理师口气更大,说:你们的工程早呢,等1999年澳门回归再完工吧。那时候真是四面楚歌,刘总是一夜一夜失眠,血压升高手冰凉。我们有一个负责排工期的工程师,他用计算机怎么算,结果都是不可能完成工期,他急得哭呵,直揪头发,工期没法排下去,人都疯了。我们心里都没底,万一真的干不下去,怎么向澳门人民作交代?怎么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当年,他既是秘书兼翻译,还要负责编写工地简报。小伙子赴澳门之前匆匆结了婚,新娘子独自留在北京。不管工地上的活儿多忙,他都要挤出时间给远方的娇妻写信,他习惯于每天在心里或在信纸上跟她说说话,说说那些着急上火的事,说说他们如何24小时昼夜不停施工,挑战曾奉为经典的传统施工工艺,实行拿来主义,让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为我所用,借鸡下蛋,把部分工程分包给几十家外国公司,学着做洋人的老板。说说大战役开始了,他们如何截断后路,倒排工期,层层分包,奖罚分明,老总下了死命令:拖延一天,罚款三万。说说主帅挥泪斩马谡,能者上庸者下,总部30人中有9人被调离,精兵强将顶上来了,工程进度终于上去了。他不停地干活,不停地写信,他很需要这样一种倾诉方式,在倾诉中,他不断获得勇气和动力,他想让心上人为他和这支队伍感到骄傲和



自豪，他们在踏踏实实为澳门的老百姓圆飞翔的梦。

当工程进入决胜年时，他的娇妻在信中告诉他：我怀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不是我不爱你，你离我太远，你总在澳门，你心里只有那个工程。我太寂寞，我需要的不是一封封写满心事的信，我身边需要一个有血有肉能带给我欢笑的大活人。他请了三天假回到北京，这是他到澳门后第一次请假，他陪娇妻去医院做了人流，照顾了她一天，然后留下一封离婚协议书，他按时回到了澳门。从此他视澳门海上这块工地为家，心中不再被遥远的柔情所牵挂，他不曾为当初选择了来澳门建机场而后悔。

他在讲述这段故事时，咖啡厅里正播放着奥斯卡名曲精选，《爱情故事》、《人鬼情未了》、《美女与野兽》、《这夜多温馨》、《爱你到永远》、《月河》……每一支曲子都代表着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我听不懂那些英文歌词，但他懂，他学的就是英语专业，他曾与恋人多次合唱过这些美妙的歌曲。他不说话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被这些曲子分心分神。

我想了半天，才想到一句词儿，我说：她会后悔的。他回过神来，脸上带着笑，笑得像个麻药过了还在缝针的开刀病人，为了表现勇敢只能用笑容来证明不痛不痛一点也不痛。他用轻松的口气说：是的，她后悔了。机场竣工后，她突然来到珠海，打电话来说一定要见我，她想复婚，她后悔过去太幼稚。我带着几个哥们儿一同去珠海，热热闹闹请她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就说拜拜——，立刻就回了澳门。我问道：为什么不一个人去见她，俩人好好



谈一次？他不笑了，沉默良久，道：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最需要她理解我支持我的时候，她却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我不要再相信这样的女人。不说她了，还是说澳门机场吧，要是晚上开车上鸡颈山看机场夜景，你会觉得它很美，很浪漫。

第二个讲故事的人，是当年工地上的调度长，他说话很快，表情丰富，嗓门沙哑，笑起来却很腼腆。

我们到街上买东西，老板一听是机场工地的人，立马给打折，买西装也打折，买金也打折，买手表电视还有……咳，买啥都给你打折，澳门的老百姓好啊，谁为澳门做一点好事，他们都会久久念你的情。

他告诉我：澳门的台风太——厉害啦，好家伙，头一年，我们遇到过7次强台风，有4次是正面袭击澳门。我们有上百条船在海上，风来之前，船要撤，人也要撤，撤早了不行，要赶活儿，撤晚了更不行，要出人命。我心里那个愁哟——，甭提了。有一次呵，我们一条船正在海上赶活儿，台风呵，提前到了，大半夜的，风呼——呼地刮哟，船来不及撤回锚地，海浪有两米多高啊，船员们一个个穿着救生衣，在甲板上死死拉住缆绳，干什么？跑锚了！船随时可能要撞在大桥上，这下子澳门可要出爆炸性大新闻了，船毁人亡桥断，老天啊，岸上的人没法去增援啊，汽车一开，12级强风把挡风玻璃都击碎了，人站不住，要手拉手蹲在地上，我们就拼命喊啊：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喊也没有用，那缆绳一会儿断一股，一会儿断一根，当时都以为完了，这回惨透了，缆绳就剩下最



后一根了，哈，这时候，风力突然转弱了。后来，人们都说，建这个澳门机场，老天爷都赶来帮忙，老天爷都想着要成全澳门人。你不知道哟，澳门人对建机场的人有多么热情，我们到街上买东西，老板一听是机场工地的人，立马给打折，买西装也折，买金也打折，买手表电视还有……咳，买啥都给你打折，还说一大堆感谢的话，对了，你瞧我穿的这双鞋，我都没还价，老板一猜就猜出我是建机场的，立刻说，优惠，七折。澳门的老百姓可尊重我们这些人了，澳门的老百姓好啊，谁为澳门做一点好事，他们都会久久念你的情。咱……咱这也叫有幸呵，为澳门人做了件好事，等我老了，也可以跟小孙子吹吹牛，当年哈，咱建过澳门机场！

第三位讲故事的小伙子是当年工地四小虎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技术员，他玩的时候挺疯，干活儿的时候更疯。刚到澳门机场工地时，他分配在预制场做试验。

这支大陆的队伍首次接触国际监理制，通行于世界的“菲迪克条款”赋予监理师以绝对权威：凡未经监理师批准和验收，任何施工都得作废，承包商也得不到雇主的付款。那 50 多名外国监理师来自名牌国际监理机构，他们非常怀疑中国施工队伍的水平 and 能力，有人对中国人制定的考核计划目标嗤之以鼻：要是真能实现，我沿澳门半岛给你们跑三圈。有人把英文本的文件发给中方经理时说：发给你你也看不懂。中国人作打桩试验，测试了 24 根桩，验出 3 根桩有点小问题，而这些监理师一验，却说只有一根合格，其余全部不合格。业主又委托第三家作测试，结果



是 24 根桩全部合格。类似这样的测试例子反复出现，偏见使磨合愈加痛苦艰难。这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不得不在澳门大练苦练忍功，老总有令，要忍耐，要用事实来说话，要用一流的工程质量来维护尊严。

事隔几年后，他说起当初仍然语气激动，边说边忍不住用拳头砸自己的手心：那真叫锻炼煎熬，我整天憋着劲干活，他们越是瞧不起咱中国人，咱越是要争口气。那次打混凝土，大热天，地面温度有 50 多摄氏度，混凝土的温度不能超过 34 摄氏度，只好加冰，监理师拿着温度计，一罐一罐量，超过一度就倒掉。混凝土的干稀程度不能超过 6 厘米，超过 1 厘米也要倒掉。本来，根据施工规则，6 至 8 厘米之间都是合格的。那次他们连续倒掉我们 3 车混凝土，7000 多块钱啊，就在我眼前白白扔——啦！就差 1 厘米，而且，还要继续倒。我……我他妈的豁出去了，冲到他们跟前，用英语叽哩哇啦大喊了一通，我叫他们去好好查一查规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6 至 8 厘米都是合格的！谁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就要投诉他！我在大学的时候英语就很好，气急了，表达起来更流畅，几个监理师听了，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居然爽快地跟我们组长说 OK，承认我说得有道理，测试通过啦——。后来，我跟这些监理师都成了好朋友，有几个现在还常见面，一起唱歌，还筹划着要自拍 MTV 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澳门度过的岁月，我的人生是在这里起步的，我经受住了机场工程的考验，有这碗酒垫底，我想，往后……什么样的酒我都喝得下去。在澳门呆久了，还呆出感情来了，好歹也算半个澳门人吧。



那个夜晚，我听了很多故事，虽然夜深了，但是，每个说起工地往事的人都没有丝毫倦意，回忆令他们眼睛发亮，一种发自内心的光彩令人显得充满朝气。想象得出，许多年之后，当他们说起澳门时，心里自会有一种旋律悠然响起，唤出一段如诗如歌的眷恋。他们与澳门人拥有一段共同的追忆，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他们曾与澳门人同心协力，共创繁荣。这机遇，可遇不可求。

澳门几十万居民每天上百吨的鲜活食品供应，必须倚赖内地，它的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物产资源、科技资源也要倚仗内地的支援

内地澳门，本是一体，血脉相连，荣辱与共。澳门任何时候的繁荣，都来自它与内地的关联。澳门曾对新生的共和国有过特殊的贡献，有效地帮助祖国内地突破充满敌意的封锁，成为内地面向世界的通道，而内地则以极为辽阔的土地和市场支撑着澳门的生存和发展。澳门几十万居民每天上百吨的鲜活食品供应，必须倚赖内地，它的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物产资源、科技资源也要倚仗内地的支援。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澳门自身的都市化进程。如果没有祖国内地的支持，澳门人难圆他们的航空梦。通过澳门机场的建成使用，澳门人真切地看到：凡



是对澳门有利的事，祖国内地都是支持的，并尽力成全。三千名来自内地的机场建设者不辱使命，用责任和爱心，圆满完成了这项里程碑式的工程。连葡国总统苏亚雷斯都赞叹这项工程：“非常之好，杰出的工作，巨大的成功！”澳门机场通航剪彩时，这位总统和中国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都亲抵澳门机场主持典礼，由此可见两国政府对这一合作结果的满意和重视。

我请求看看机场的贵宾厅，我想着，《澳门的故事》里应该有机场建设者的一段故事。当年机场工地的曹副总是秀才出身，擅写文章，由他讲工程，能滤去枯燥保留生动，他热心地带我来到机场贵宾厅，描述着当时典礼的过程和他们激动的心情，当他说到两国首脑在贵宾厅接见澳门的各界人士时，我突然问：当时你和刘总在场吗？他愣了一下，说：不在。我又问：首航班机飞北京时，刘总在不在飞机上？他答道：不在啊。我说：这种时候，他应该在呀。曹副总咳嗽一声，道：这……，建机场的人嘛，当掌声响起的时候，早已经离开了舞台，演出成功了，不一定都要出去谢幕嘛。

曹副总举了一堆例子来说明当地舆论对他们的充分肯定，他喜滋滋地说：澳门人说话可向着我们了，1994年春节，我们有5名员工在街上被澳葡警方误捕，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处理这件事，澳门人马上公开发表言论声援我们的人，绝对旗帜鲜明。警方老老实实认错并放人，后来澳督都对刘总说：开始听说你们进来了几千人，当时我很担心，现在看来，你们的队伍管理得很好，我很放心。机场专营公司董事局主席安炳度也说：你们是最优秀、最令



人放心的承包商。连监理公司的总监最后都说：这是一支特别能打硬仗的队伍。能得到这样的认可，行——啦，足以说明人心所向，你说对不对？

我想起查阅澳门报纸时，看过这样一则消息，大标题是：港湾公司为澳门而吃亏。记者在文章中说到机场专营公司不正常付款，使承建商大受困扰，字里行间，很为内地的施工队伍打抱不平。据说，那是因为工期大大加快，葡方应付不及，致使资金一时不能到位，欠款达 12 亿之多。澳门人担心的目光一齐注视着人工岛，按照国际惯例，承建商完全可以停工。连监理师都说，在英国，出现这样的情况，早就停工了。可人工岛上始终没有停工。刘总说：我们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澳门人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冷了他们的心。葡方有困难，关键时候咱们要替他扛一扛，同舟共济。葡方大为感动，中方队伍几个月不发工资，自己向银行借款，以解工程的燃眉之急，这样大度的合作者上哪儿去找？作为回报，葡方加快了筹资步伐。为此，最高兴的是澳门的老百姓，机场提前半年完工，好梦早日得圆。

我也跟澳门老百姓一样，总是站在鸡颈山往下看机场，怎么看都觉得好看，怎么看也看不够

我问过几个建机场的年轻人：听说，你们刘总建完机



场，头发都白了，人黑得像个非洲人？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笑，其中一人道：我们老总头发本来就白，人本来就黑。不如这么说，建完机场后，我们老总百炼成钢。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七嘴八舌道：等于在火上活活烤了三年呗。那么多的风险、压力、矛盾、磨难、委屈、伤害、焦虑全由他扛着，所有的苦涩只能嚼巴嚼巴往肚里咽，当老总的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还得时刻去鼓舞士气，化解危机，没光荣在澳门的人工岛上就算命大了。你知道吗？我们老总在工地上硬是学会了卡拉 OK，要不怎么宣泄呀，夹板气受得多啦，唱一唱血压就降一降，真有用，他应该去申请专利。见到这位老总刘绍尧时，我问他：在建澳门机场的几年里，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出乎我的意料，他实实在在答道：最难是处理人际关系。对过去的事，他不想多说。他领着我，在人工岛上走了一圈。他迎着海风说：机场建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晚上在防波堤上走，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岛。飞机从澳门机场飞起来了，我也跟澳门老百姓一样，总是站在鸡颈山往下看机场，怎么看都觉得好看，怎么看也看不够。直到现在，每天啊，它都在我眼前闪，在我心里头搁着，永远那么新鲜，那么有光彩，我……我找不到词儿来形容这种感觉。

海风似乎特别钟情于这座机场，它总在跑道上欢快地吹，长长的吹，吹得人心里格外舒展，吹得人心里清清爽爽，吹得人看海海蓝蓝，看天天蓝蓝，吹得人也想张开翅膀飞出去。这一方天，这一方地，这一方海，这一方日月神灵，都在替这一方的人们欢喜吧？



澳门人一来到机场，目光会不由自主地扫过停机坪，他们习惯于先看看漆有“澳门航空”的飞机，这是澳门自己的飞机，飞机尾翼上紫底白鸽红莲的徽标醒目清新，自豪感、亲切感、舒畅感油然而生。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徽里就有莲花海水和五颗星。航徽是一位澳门出生、旅居加拿大的设计师设计的，他的灵感来自代表澳门的莲花和代表和平的白鸽，象征和谐宁静的莲花与和平鸽飞翔的形象，组成强有力的标志，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澳门人极其钟爱这独特、吉祥的航徽，他们喜欢坐着澳门自己的飞机飞往世界各地。也许是盼这一天盼得太久，澳门人给澳航的飞机一一命名为“澳门号”、“凵仔号”、“路环号”……还郑重其事地举行命名仪式，请来了澳门教区的主教给飞机洗礼，同时请来了观音堂的大师为飞机念经，在澳门人眼里，这几架飞机就是他们的心肝宝贝，他们把殷殷期望、绵绵祝福，通过神奇的力量，注入到红莲白鸽中，飞吧，飞吧！飞得远些，再远些，海阔天高，前程是光明的。

澳门航空公司是由中、葡、澳三方组建的，股东是：中国航空(集团) 澳门有限公司(持股 51%)、葡萄牙国营航空公司、澳门政府、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和少数当地投资者。澳航从策划到首航只用了三年时间，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靠的是中葡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合作，靠的是新华社澳门分社、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澳门政府行政部门、中国民航总局以及澳门各界人士的支持。这并非套话，每一个环节缺一不可，每一股力量都必须朝着同一个目标向前



推进。

澳航真正的筹建时间只有一年，一年内，必须建立机构，拟定各项工作制度，招聘、培训人员，选定机型，确定航线，还有各种业务谈判、签订合同……这么多的事，我光听听都犯晕。

最初着手筹建澳航的人来自北京，一男二女，都是民航专业人士，都有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历，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有拼命三郎的特点，他们将挑战看作机遇。筹建资金只有几千元美金，筹建处租的是最便宜的旧屋，小得只能摆下两张桌子。我采访过这三位年轻的元老，我很羡慕他们有这样的机遇和舞台施展才华，这么年轻就轰轰烈烈地干出了一番事业，我好奇地问：为什么能干得这么漂亮？他们似乎有点不以为然，答：换了别人来，也能干得漂亮。澳航的成立，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我们不过是有幸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也许是经常面对传媒，他们谨慎而且擅用外交辞令。

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这份谨慎，也怕自己不知深浅无意中给他们带来麻烦，大家心照不宣，避开商业秘密，避开敏感话题。我原想在编剧的时候，多写几笔航空公司的故事，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尽量删减，我怕自己把握不好分寸。其实，我听过几个有趣的故事：他们在融资的过程中，遇到有人主动开口问：有十亿美元你们要不要？可以不用银行担保。他们硬是没吃这块可疑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在竞标的过程中，果断应变，出奇不意，能在当时的四个标中拿下三个标。他们在培训澳航空姐时，遇到



一位土生葡人屡次违规，是不伤和气从宽迁就，还是从严要求澳门空姐适应国际现代航空纪律？他们选择了奖罚分明。他们诚心诚意要为澳门人多做事，做好事，他们已把自己看作是澳门的一分子。澳航的员工由“多国部队”所组成，不但有澳门人、大陆人，还有葡萄牙、美国、新西兰、泰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惟才是用。同时，澳航积极推行对当地员工的培训计划，组织澳门的应届毕业生赴内地航空大学修读航空专业。就在澳门国际机场正式投入使用的那一天，两架分别由北京、上海飞来的澳航飞机，经停澳门办完简便的手续后，又分别飞往台北，实现了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一机到底。过去，台湾飞大陆要在香港转机，手续繁杂，几小时航程要搭上一整天的时间，而澳台航线比港台航线便宜省时，在澳门转机只用一小时。澳门航空还在台湾设立了分公司，台湾游客纷纷选择这条航线。我感觉到，这里面包含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意味深长。我问元老之一的邓先生：这条航线能谈下来，费了不少心思吧？邓先生底气十足地说：只要想得到，就能办得到。我问元老之一的刘小姐：通航典礼时，你在现场有什么感想？刘小姐嫣然一笑：典礼前夕，我有两个通宵没合眼，一直在赶写有关文件，为典礼作前期事务性的工作。典礼时，我在宿舍里睡觉。





澳门的深水码头正在兴建中，澳门通往大陆的铁路也在铺设中，澳门通往珠海、深圳的跨海大桥蓝图已经展开，海陆空，路路通

澳门国际机场的建成和澳航飞机的起飞，为澳门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使澳门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为澳门未来的再度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澳门人的自强不息，有祖国大陆的关注支持，澳门的深水码头正在兴建中，澳门通往大陆的铁路也在铺设中，澳门通往珠海、深圳的跨海大桥蓝图已经展开，海陆空，路路通，通向世界，通向繁荣，澳门人有了底气，有了信心。

尽管有人提醒我，别问澳门的商人第一桶金是怎么挣的，但我还是问了，问的是一位偶然认识的地产商。我坐在京澳酒店的咖啡厅跟澳航的邓先生说着话，一位模样朴素的澳门商人走过来打招呼，邓先生介绍道：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对面那座银行大厦就是他的产业。

我一时冒昧，脱口而出：能不能说来听听，你第一桶金是怎样挣来的？这位澳门人丝毫没有见怪，悠然道来：很简单的啦——。我中学毕业后，去香港打过工，有点积累。70年代末，大批大陆人移民来澳门，我也回到澳门找

机会。我发现，那么多移民，肯定需要租便宜的房住，我就筹钱，建了一批便宜的房子出租罗，风险当——然有，要是看错了，我不就输得精光罗。好在看得准，又动手早，就这么挣来了第一桶金。机遇罗——，也算是沾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光。不瞒你说，关键是第二步，眼光一定要比别人超前。别人都在建便宜房，我发现，下一步该是商品房吃香了，不就又——抢先了一步罗。

我没有再问其他澳门人第一桶金的挣法，因为一百个人很可能会有一百种挣法。澳门有其光怪陆离的一面，也有它淳朴明朗的一面，看澳门，要立体地看，静下心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这样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澳门。





三、文化传宗

澳门有点像一幅馆藏油画，很耐看，是个文物，也是个稀罕之物

澳门有 400 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四个世纪的碰撞、融合，令澳门色彩丰富，耐人寻味。那数以百计的教堂庙宇，本身就是一部部教科书，至于民俗博物馆、海事博物馆、住宅博物馆、葡萄酒博物馆、赛车博物馆、国父纪念馆、欧战纪念馆等，从建筑外形到展出内容，无一不是东西方文明的见证。澳门有点像一幅馆藏油画，出自无名氏之手，很有些年头了，保存得完完整整，很耐看，价值不太容易估算，是个文物，也是个稀罕之物，远看，令人萌发思古之幽情，近看，一不留神就会沉迷其中。



姜 撞 奶

前些年，商家大打饮食文化牌，广东的吃风靡东西南北，我常听人争论到底是吃在广州，还是吃在香港？有一次，很意外地听一位广东阿婆说：其实啊，应该说，吃在澳门。我注意到没人接她的话茬儿，不知道是不以为然，还是默许，那时我没有去过澳门，心里却闪过念头：怎么可能呢？广东阿婆见没人响应，便自言自语道：澳门的小吃很正宗的啊。

我到了澳门之后，虽然见旅游手册上介绍，澳门是一个美食城，集中了中西南北的美味佳肴，但我认为那纯属广告词语，当不得真。一次，去参观建于1784年的市政厅出来，很随意地走进广场旁一家小铺，由于又累又晒，有点中暑，隐隐有些头晕恶心，明明肚子饿了，却不想吃饭，便要了一碗姜撞奶，这是一种广东小吃，大概是用姜汁、鲜奶和鸡蛋清做的，看上去平淡无奇，像一碗奶白色的蒸蛋羹。我在广州、佛山、深圳、香港、洛杉矶唐人街都吃过这种小吃，凡是比较讲究的广东甜品铺里，都少不了它，可真正做得好吃的小铺，似乎只有广州西关一家老字号。澳门这家小铺的姜撞奶是小小一碗，很不起眼，我漫不经心地吃了一口，哎——？有点意思，人儿本来是懒洋洋歪在靠椅上，一下子坐直了，又吃了两口，不禁由衷赞



叹：真地道！那姜汁的味道极其纯正可口，姜汁微微有点辣意，是很新鲜的辣，让人联想到一定是块肥嫩的微微有点黄的姜，鼓鼓的，姜汁饱满，刚从地里挖出来。那鲜奶绝对是优等品，纯浓甘润，乳香丰盈，是不是还有鸡蛋清呢？那鸡蛋是红壳的吧？刚从农家手里买来的？那厨房一定很洁净，因为这碗姜撞奶没有一点儿腥味异味。喝完这碗姜撞奶，我坐在那里发愣：怎么澳门的姜撞奶比广州的还地道？有点不可思议。的确能提神暖胃，止呕消滞，既享了口福又治了病，真有点中了彩的感觉。

后来，我听说，这家小铺为了把好鲜奶的质量关，特意在路环岛养了一群优种奶牛，小铺里每天卖出的奶制品，全是用当天路环送来的鲜奶精制而成。小吃虽小，所花费的心思可一点不能少，这一类的小吃是最考功夫的，要求简单纯正，原汁原味，掺不得一点假，也不能玩什么花花样，不能以贵、杂、新潮取胜，没有投机取巧的余地，好坏就看店家的良心、师传和基本功。

从这家小铺出来，我又进了旁边一家小店，这回是喝鲜榨橙汁。我在酒店或饭馆点鲜榨橙汁时，总要问：是不是鲜榨的？我只要百分之百鲜榨的。就这么强调，还经常上当，端上来的往往不地道，或掺了过多的冰。在这家小店里，我喝到了百分之百的鲜榨橙汁，甜酸度、浓度都让人感觉舒服，看颜色，赏心悦目，品滋味，自然享受，效果不俗：十几分钟后，精气神上来了，真的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消减疲倦。原来累得眼睛懒得睁，话也懒得说，心烦意乱，一会儿功夫，觉得人儿缓过来了，气也顺了，又可



以东奔西跑地干活了。凡是小吃做得地道的店家，都是比较传统的规矩人家，重诚信，讲德行，一盅一碟里，不知包含了多少家传训示、历代故事。创业守业，前因后果，尽在一羹一茶中。

汤是明火例汤，菜是蒸水蛋、盐水菜心、豉汁排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味道就是鲜，就是香。例汤是白菜干煲猪大骨，不知煲足了多少个钟头，菜根的甘和猪骨的香相互作用，分解融合化为十足靓汤，实在是润——啊，一润到底。

曾在新马路一条小巷的粤菜馆里，吃过一次广东家常菜，铺面不大，硬桌硬凳，有点像珠江三角洲常见的路边店，几乎没有花钱装修，头顶上有吊扇在转，食客能看到厨师灶台。汤是明火例汤，菜是蒸水蛋、盐水菜心、豉汁排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味道就是鲜，就是香，就是比大饭店的菜做得好吃。例汤是白菜干煲猪大骨，不知煲足了多少个钟头，菜根的甘和猪骨的香相互作用，分解融合，化为十足靓汤，实在是润——啊，一润到底。于是想起了一句北方老话：包子好吃不在褶上。澳门人开菜



馆，功夫不会多用在形式包装上，也不太会用在巧取豪夺上，实实在在，一如农家饭菜，以新鲜实惠取胜，新鲜就地道，实惠就正宗，其实，做人也一样。

到澳门不可以不尝葡国菜。葡国人，包括土生葡人，一提起葡国菜立刻会神采飞扬，就像法国人说起法国大餐，骄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澳门街头常可以看到葡国餐馆的招牌，中文写得端端正正，葡文写出各种花样，好像一个个字母符号都在神气地跳着华尔兹。我不太习惯吃葡国菜，因为它油重，特色菜多与海鱼、龙虾、贝类有关。

对我来说，最享受的吃法，是与朋友到北京东四的小吃街上七吃八吃，想吃啥就吃啥，手上脸上沾着酱汁油迹，嘴里一边吃，一边傻笑着东张西望，随时准备四处出击。我认为，不在乎吃什么，只在乎是跟什么人一起吃。跟自己朋友吃，一碟两块五的灌肠也能吃出无穷滋味，跟这这那那的人应酬着吃，鲍翅燕窝龙肝凤肉都是没滋没味的木头渣，吃完了肯定胃痛。

我在澳门，不曾特意考察它的饮食文化特点，也没有留意旅游指南上点到的那些特色菜馆，只是偶尔走进了一家古堡酒店，那顿晚餐让我领略了葡萄牙的浪漫风情。这家酒店叫圣地亚哥酒店。此地原名西湾炮台，建于1622年，地处澳门半岛西湾尽头，昔日扼守内港出入口要道，距离海面约三十尺，炮台面积纵约一百五十步，横约五十步，摆了二十五门炮，设有水池、粮仓、弹药库，还有一个圣地亚哥小教堂，供士兵们膜拜。这里供的不是圣母圣子，雕像的眉眼装束像个武士，估计是出自士兵工匠之



手，就地在炮台里挑了一名小头目作模特，于是，这尊神看起来有点怪，穿着盔甲，举着盾剑，留着两撇大胡子，骑士不像骑士，海盗不像海盗，大概在葡国士兵心目中，西方的神跟东方的神有共同之处，莫不应身变化，颇通人性。后来我见过一则小传说，传说中这里供的是圣雅各伯，他是澳门的军事保卫神，常在城里巡逻，长靴上总是沾满泥污，炮台里每天有一名士兵要为圣像的靴子作清洁，谁要是忘了为他擦靴，就会被圣像的佩剑敲脑袋以示惩罚。

圣雅各伯果然不负众望，全副武装，面对大海，一守就守了三百多年

这位圣雅各伯果然不负众望，全副武装，面对大海，一守就守了三百多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兵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都杳无音信，只有这位神还守在炮台的城墙上，城墙下已经填海筑路，海水已经退到了远处，铁炮搬到了城墙下作门面装饰，这里已辟为五星级酒店，这座圣地亚哥小教堂成了浪漫情侣们选择的婚礼举行地，也成了游客们的休闲地。

我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葡国红酒，咽下去之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葡国红酒口感这么好！

这里最美的时候是夜幕降临之后，古堡外围的激光彩

灯烘托出一派深幽和神秘，古堡的门口有点暗，石壁阴冷，石阶隧道旁叮咚的水声带来森森凉意，城墙上露天树荫，摆着古香古色的西洋桌椅，还有一张摆着葡萄酒木桶的低台。周围城垛上绑着黑色的仿古火把，用油点燃的火苗在风中飘动，火光映在那尊圣像上，忽明忽暗，圣像脸上的胡子随火苗在动。在树荫下围长桌而坐，头顶上有朦胧的灯，附近有朦胧的火，空中有隐隐约约的葡国音乐，远处有海风、海月、海潮、海气，桌上有葡式焗龙虾、牛油蒜茸青蚝、香煎马介休、小牛仔扒、海鲜海沙律、葡国鸡、串烧鱼、葡式小面包、葡国青菜汤，还有葡国红葡萄酒，我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葡国红酒，咽下去之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葡国红酒口感这么好！这瓶酒好像叫皇帝登，1985年酿造的。我听说过葡萄牙盛产红酒，也知道澳门有个葡萄酒博物馆，那里面有酿酒历史区、酒类收藏区、酒类陈列区，参观者在里面可以阅读、观赏、品尝，我原认为可看可不看，这回有了体验，从此一直惦记着这个博物馆，总想去一饱眼福和口福，可惜至今还没空去过把瘾。

含着舒服，咽下去也舒服
回味还——是舒服

过去，只知道法国红酒好，但是，没喝过极品，不知道哪个好法，一般的法国红酒中国红酒喝过多次，没喝





出什么感觉来。这次在圣地亚哥喝红酒,略有感觉,却不知如何形容。就是觉得好,不酸,不甜,不涩,但是酒里肯定混合了酸甜涩,只不过它已经中和出一种丰富饱满的单纯,含着舒服,咽下去也舒服,回味还——是舒服,不薄不厚,不浓不淡,恰到好处。不用担心上头,或是有后劲,令人越喝越清醒越精神。它令人联想起年华正好的少男少女,天生丽质,清纯爽朗、顾盼生辉,笑声如铃,不设防,不害人,不造作,永远不知疲倦,脚步轻盈地奔跑着,生命的热能在源源迸放。

在风轻云淡的月夜,坐在古堡的菩提树下,喝着一杯葡国红酒,任火把的火苗摇曳,面对茫茫大海,你会想什么?思人,还是思乡?我想起了童年的海岛,荒岛上的仙人掌绿得像翡翠,它们顶着一个个紫红色椭圆的仙人果,果子甜中带一点可口的酸,果皮上有毛茸茸的小刺,扎人好疼噢。我想起了在江西萍乡的外婆家过年,外婆挥着薄薄的锅铲,在灶台上翻炒着腊肉辣椒,我蹲在灶前添柴火,腊肉辣椒好香,我吸着口水对外婆说:香气好凶猛喔——,可以吃了吧?我想起了在北京胡同的小饭馆里,与朋友喝着小扁瓶的红星牌二锅头,啃着炸小黄花鱼,吃着木须肉、红烧牛尾、杏仁豆腐、素炒饼,这就叫快乐时光。在圣地亚哥喝红酒,用不着担心会醉,也用不着担心会喝闷酒,那是一块浪漫典雅的天地,酒店的每盏灯每块瓷片每道拱门每一幅壁画,无不展现着一派南欧风情,充满趣味。我想:葡国餐的味道并不全在碗碟之中,它包括了气氛、景致、情调,就凭这一点,葡国人绝对可以引以为荣。

澳门还开了多家东南亚风味的餐厅,还有巴西风味餐

厅，我曾在一家泰国餐厅门前犹豫了好一会儿。那条小街上有五六家泰国餐厅，我想去体验一下泰国菜的魅力，可是我闻到的一些香料味太冲，只得放弃。

走在澳门的小街小巷中，不时能见到素菜馆的招牌，我去过几家素菜馆，环境十分洁净安静，客人多是老主顾，男女老少都有。我过去在上海、南京、广州都吃过斋菜，有一次还是在佛教名寺吃斋宴，由该寺住持招待香港佛教界的学者，我曾为香港的佛教杂志写过几篇散文，于是也去见识了一下正规的斋宴是怎么回事。果然品种繁多，原料不过是豆制品和香菇，却能变出二十几种花样，但是里面放的素油太多，我才吃了几样菜，就觉得胃里盛了一汪油，沉甸甸的，虽素，也腻。心中暗想：也许是和尚们平时肠子里太缺油，所以寺里的斋宴才会油重得吓退俗人吧？

澳门的素菜馆是为俗人们做的
常客也是一些在红尘中打滚滚
累了的人，店家投其所好，让客
人们潇洒素一回

澳门的素菜馆不存在这种问题，它就是为俗人们做的，常客也是一些在红尘中打滚滚累了的人，进素菜馆就是为了清爽一下，调整一下心肝脾肾胃肠，店家当然要投其所好，让客人们潇洒素一回。





我去过一家土生葡人开的素菜馆，那里有素西餐吃，我吃的是素匹萨、素牛排、素沙律、素香槟。素匹萨很好吃，是用素油做的，上面撒了胡萝卜、青椒、洋葱、黄瓜、豌豆、芦笋、番茄丁，素菜很新鲜，颜色很漂亮，匹萨饼煎得有点焦黄，香喷喷的。素牛排是豆皮做的，颜色和形状像牛排，味道是黄豆味，油不多，似乎故意略少。素沙律用的不是一般的沙律油，比平常餐厅的素菜沙律要清爽。素香槟据说是用各种水果做的，你可以要葡萄香槟、樱桃香槟、菠萝香槟或其它果型的香槟，那天我喝的是苹果香槟，没有酒精味，不像苹果汁，但又有苹果味，干湿程度和口感与干白葡萄酒有一点点相近，比干白更爽口。小长方形桌面上铺着红白细格子的棉桌布，熨得平平整整，矮脚玻璃杯中点着红蜡烛，加上背景音乐，虽然吃的是素菜，却一样可以感受浪漫气氛。

我还去过一家华人开的素菜馆，门脸不大，里面墙壁上贴着六七十年代香港武侠电影的黑白大剧照。一进门就能听见佛教音乐，还有善男信女的唱颂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音乐始终不停，虔诚的唱颂也不停，但音量不大，绝不会干扰顾客说话、进餐。柜台挂牌写着每日例汤，有时是花生煲眉豆，有时是发菜煲莲藕，一看菜牌：素白切鸡、素排骨、素烧鳝鱼、素糖醋咕嚕肉、素牛腩、素鸭鹅拼盘……素字的后面几乎都连着鸡鸭鱼肉，显得十分滑稽，你若是真想吃素，就干脆远离荤腥嘛，何苦一步三回头，素了半天还是念念不忘荤腥，徘徊在望梅止渴的欲望中，多辛苦呵。我猜想道：这家店的股东里，也许有一个人跟娱乐圈沾边，世俗的生活太累，他



急于在佛教信仰中得到解脱，但是，由于业缘太重，困扰也重，纠缠也多，也就造成了这样的店铺格局和氛围。

这家的例汤，是用花生来煲眉豆
素对素，却甘鲜可口

我喝过这家的例汤，虽是用花生来煲眉豆，素对素，却甘鲜可口，这里的素菜油不重，做工精细，讲究色香味齐全。这里的青菜做得非常棒，我吃过一碟芥蓝，一只长圆形的小白碟，盛着长短整齐的芥蓝，一根根粗细相仿，发出碧绿的光泽，生熟、咸淡、火候度掐算得正好，吃起来甘脆多汁，很过瘾。客人即使只点一份青菜，一碗素面，店家依然微笑相对，送上香茶、纸巾，写单、上菜、结账不会有丝毫怠慢。坐在这样的素菜馆里，面对这样的店家，享用着可口的素菜，默默在佛教音乐中追随着虔诚的唱颂，这是现代都市人的一种休憩方式，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放松。

澳门街头有一种手信店，手信店里卖的仍是传统手信：澳门自产的杏仁饼、鸡仔饼、小桃酥、鸡蛋卷、牛肉脯、猪肉干、咸鱼干、虾米皮、米酒、香烟、腊肉腊肠、芝麻酱



澳门街头有一种手信店，旧时广州人走门串户，一定要带上一包手信送与被拜访的那户人家，否则就是失礼。手信就是老百姓相互走动时送的一点土特产，就是那么一点心意、意思。如今在广州街头看不到这个词儿，只有一些老广州偶尔会说到这个词。澳门是个充满怀旧色彩的城市，手信店里卖的仍是传统手信：澳门自产的杏仁饼、鸡仔饼、小桃酥、鸡蛋卷、牛肉脯、猪肉干、咸鱼干、虾米皮、米酒、香烟、腊肉腊肠、芝麻酱……全是家常吃用物，送这样的手信给人，绝无拍马、贿赂之嫌，送的人受的人都可以放心当君子。

我见大剪刀又在晃，我大叫一声
别剪了！你给我称一斤牛肉的

有一次，我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看见一个澳门人挥舞着一把大剪刀冲我吼，我心想：不会吧，大白天劫匪满街窜？仔细一听，原来是卖手信的，动员我尝尝他店里自制的牛肉脯，我连忙摆手说不要，那人大剪刀一晃、咔嚓一声，剪下一块肉脯，道：你吃呀，很新鲜，今天才做的，买几斤回去送人吧。我说不要不要。那人大剪刀一晃，咔嚓一声，又剪下一条肉脯，一手举着一块，道：这是牛肉的，这是猪肉的，尝尝吧，吃了不喜欢就别买，你尝尝澳



门的特产味道一流，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对了！还有猪牛肉的，我剪块你尝尝？我见大剪刀又在晃，这回是我大叫一声：别剪了！你给我称一斤牛肉的。后来，我把那包牛肉脯送给了我弟弟，弟弟接过来闻了闻，有点不屑地说：这么老土，去澳门带这种东西回来。看来，澳门的手信不受年轻人的青睐。除非是生长在珠江三角洲的老广，童年时对此印象深刻，他们喜欢的并不是牛肉脯、杏仁饼，他们喜欢咀嚼那份旧日情怀。

澳门的欧陆美食餐厅很多，价钱普遍比大陆的西餐厅便宜。同是五六个人在五星级酒店吃西餐，在澳门花一千来块钱能吃得很体面，在北京就得翻倍。我在葡京酒店吃过一次欧陆式自助早餐，就早餐的品种、质量、味道可与北京王府饭店的欧陆式自助早餐相媲美，价钱也便宜一些，不同的是，葡京的欧陆式早餐居然还有白粥、烧卖、咸蛋、叉烧包等中餐品种。澳门人习惯这种中西混杂，一户澳门普通人家，很可能早餐是咖啡、肠粉、煎蛋，中餐是老火靚汤、葡国鸡、咖喱牛肉、盐水菜心，晚餐是明火白粥、蒸榄角、马介休炒饭、串烧大虾，马介休是葡国的一种咸鱼，澳门人很喜欢吃。不管中式西式，爱吃就做，百无禁忌，很随意。澳门人性格中有一种随意、平和的成分。

澳门人较悠闲，说话做事不紧不慢，凡事留有余地，重人情，讲义气，喜欢参加社团活动



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彭小姐向我描述过一家饮食小店，这家的云吞面远近闻名，面精、馅多、汤鲜，拥有许多铁杆食客，一开门就满座，供不应求，但是，老板每天只做半天生意就关门。她问云吞店老板：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做够一天呢？老板道：半天挣的钱已经够吃了。她问：多挣点钱不好吗？老板问：活得随意些不是更好吗？这个故事颇有点禅意。彭小姐是位温婉清秀的文化人，她谈澳门可以谈得很有趣味，她跟我说起过澳门人和香港人的种种不同。比如：香港人生活节奏快，说话走路一阵风，挣钱做事都喜欢搏到尽，喜欢紧追国际潮流，重实际，目的明确，不愿为人情小事浪费精力，说话爱夹带英文词，重社会地位和形象。澳门人较悠闲，说话做事不紧不慢，凡事留有余地，重人情，讲义气，喜欢参加社团活动。彭小姐问我：看过澳门人表演大型团体太极拳吗？我说：没有。澳门人也喜欢中国武术？她眉毛一扬，道：会武术、练功的多——啦，是有传统的。等什么时候举行万人太极拳表演时，你来看，很壮观。我问：你会打太极拳吗？她答：会一点儿。我说：我也会一点儿，可我云手总云不好，你云来给我看看。她一展开动作，吓了我一跳，这怎么叫会一点儿啊？我本来准备出手“云”给她看一看，可她一比划，不同凡响，吓得我实在不好意思露怯，只好搓着手说：学不来，下回我可不敢说我会一点儿，起码不能在澳门说。后来，新华社的人告诉我，她在澳门参加过太极拳的业余选



手比赛，进入过前三名。

澳门有二十多个太极拳社，四十多个太极拳教习班，有些教习点保持着数千人习练的热闹场面，凡是中国有的太极拳套路，澳门基本上都有，北京、上海、郑州、广州的太极拳名师常被请到澳门当教练，所有来过澳门的中国武术界权威人士都说，澳门的太极拳运动目前比国内还普及，大有全民太极运动之势。澳门的太极拳选手曾在世界武术锦标赛和亚洲武术锦标赛中，拿过银牌和铜牌，在国际太极拳比赛中，也得过多项次一等奖。听说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宗副社长也是一名太极拳高手，常在太极拳比赛中当评委，每天清晨都在澳门的香山广场教课授徒。新华社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要是在澳门拜师学太极拳，很可能遇上的人就是宗副社长的徒子徒孙。我也笑着说：那我在辈份上岂不是太吃亏？我曾采访过宗副社长，他有点文官武相，思路敏捷，不打官腔，不摆架子，怪不得在广场练拳的老百姓就叫他宗师傅。他对文艺创作表示了开明的积极的支持，曾鼓励我不要有思想包袱条条框框，编剧时放开来写，要尊重艺术规律。第二天正好又见到宗副社长，我忙说：我直接拜您为师学太极拳吧，哪怕只学一两个动作，这样我的习拳辈份可以趁机往上提一提。一席老实话，旁人听了都笑。这位宗师傅问：你还能在澳门呆几天？我答：三四天吧。他说：行，每天早晨六点钟，我在香山广场教拳，你来学吧。我一听，清晨六——点！忙说：有没有晚上学的班？晚上学比较好。说完，连自己都觉得这徒弟太懒，不能收。人家张良拜黄石公为师的时候，哪里会讨



价还价来定时间?果然,宗副社长送我一本《澳门太极拳运动》,说:你先看看这本书吧。虽然拜师学拳泡了汤,但是,我还真的看完了《澳门的太极拳运动》。

我对书中武术太极心法、气法、劲法、论中国武德文化、传统武术伦理观颇感兴趣。太极拳强调,在“舍己从人”的前提下,求得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中国武术历来注重“以武助德,以德服人”,推崇的不是强大而是高尚,习武者要自省修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谓修身,一要以身作则,二要脚踏实地,三要重义轻利,四要自省。

武林之理想人格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武德之要素为:仁、义、信、敬、勇。武德境界为:扶弱济贫,行侠仗义,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是武德境界的巅峰,一切武行都必须服从于此,忠,必须是忠于祖国,义,必须是民族大义。

这些要点,字字如珠,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我相信,澳门人在习拳的过程中,也在重温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他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重建现代社会的道德文化体系。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正义、忠诚、信廉都是人们所共同推崇的美德,澳门人在修习养身之道的同时,获得了锤炼心灵的精神力量,我想:这就是太极拳为什么会盛行澳门的答案。

澳门文化与祖国文化血脉相连,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两者间的关系如子恋母,它是母亲的亲骨肉,

在母亲的哺育下长大。不管离散了多久，这血缘和依恋是无法割断的。

澳门郑家大屋的主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盛世危言》连毛泽东都多次提起过

澳门文化人也为祖国文化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澳门郑家大屋的主人郑观应，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盛世危言》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他抨击了旧制度的腐朽，提出深刻的社会改革思想，连毛泽东都多次提起过《盛世危言》对他早年时期的影响，并表示推崇。可以说，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郑观应在澳门勇敢地举起了一面文化旗帜，大声疾呼，以唤醒国人破旧立新的觉悟，功不可没。

我在《澳门岁月》专题片中看过记者采访冼星海的女儿的片段，原来，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就是澳门人，他出生于澳门的贫苦渔民家庭，这一带的渔民被人视为“贱民”、“蛋家人”、“水流柴”。冼星海幼年时长期生活在海上，渔家蛋歌伴随着他的成长过程，在他心灵中埋下了音乐的种子，母亲所唱的渔歌《顶硬上》令他念念不忘，当他成为一个革命的音乐家之后，他把这支渔歌改编





为合唱曲，令这支澳门土曲传进了中国音乐的殿堂。在冼星海诞辰 90 周年之际，澳门举办了冼星海生平图片展，表达了对这位澳门之子的怀念与敬意。澳门的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位音乐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是澳门人的骄傲，他的成就载入了中华文化的史册。

今年夏天我去过一次澳门，在澳门文化广场的书架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关介绍澳门的书明显增加了，澳门的文学创作丛书也与读者见面了，这证明澳门的文化人正在积极推动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在向社会、向世界展示群体的实力。其实，几百年中，来过澳门的文人雅士数不胜数，也留下过许多诗歌墨宝。

明末清初隐居澳门的志士、诗人屈大均登上西望洋山时，曾赋诗道：浮天拜水力，一气日射空。舶口三巴外，潮门十字中。鱼飞阴火乱，虹断瘴云通。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我读此诗时，看到“洋货东西至”一句便笑了起来，很写实，让人不禁想象出当年的波光帆影，船来货往，一派繁华景象。

清初来澳门的画家吴历，留下过一本《三巴集》，其中有一首小诗咏的是澳门的议事亭：晚堤收网树头腥，蛮蛋群浊酒满瓶。海上太平无一事，双扉久闭一空厅。

议事亭最初是我国明朝官吏所设，用来宣示主权并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商讨贸易、办理居留事宜的地方，亭内石碑上刻有对驻澳葡人的管理条例，要求葡人严格遵守。亚马勒上岛后，带领葡兵毁掉了这里的石碑和原建筑。后



来，这里被葡萄牙人改建成市政厅。读罢吴历的诗，再看看如今的市政厅前，也就是俗称议事亭前的这一块挤满游客的广场，心中很是感慨，多亏前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否则，我们只能无奈地面对历史文化的断裂，何来继承、发扬、光大？

马老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长期以来，他非常支持中国作家的活动，频频与大陆诗人有着诗词唱和

每次到澳门都是来去匆匆，没能拜访这里的中国诗词学会、澳门笔会、澳门写作学会，但我知道祖国内地很早就出过《马万祺诗词选》，马老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长期以来，他非常支持中国作家的活动，频频与大陆诗人有着诗词唱和。澳门的文学社团与大陆文学界交流密切，他们正在积极推出澳门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作品。我很佩服这些文学同仁的执着精神，他们在教学、经商、打工、办报之余，自发结社，勤奋创作，密切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自觉参与这块华夏文化园地的耕耘、播种，拳拳赤子之心，绵绵爱国之意，实在令人感动。



有些事儿巧得很，为纪录澳门故事而来的这些人，也纪录了自己在澳门的故事

我应邀参加了澳门历史学会组织的郑观应研讨会，会上一位先生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写了张纸条，连同我的名片递上了讲台，“在方便的时候，我想采访您，您的发言很精彩，这是我的联系电话。”当我要离开会场时，他追了出来，搂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李凯呀？咱们是老同学，你不认识我了？”我猛然想起，他是我们学院美术系 61 班的徐新。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

徐新移居澳门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在澳门政府文化司出版署工作，同时，他还在澳门美术学会、澳门历史学会中任职。面对这位在大庭广众前侃侃而谈，评述澳门历史的学者，我无论如何也难将这个形象与三十多年前抱着画板的白面书生联系在一起。

为配合澳门回归而拍摄的电视剧《澳门雨》摄制组也来到澳门短暂工作，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要见见他们，也通知我去参加。

《澳门雨》摄制组一行人，走进大厅时，为首的那位女士特别眼熟，我用最快的速度回闪所有的记忆，时间还是停留在了 30 多年前，她也是我的同学，导演系 61 班的



王君正，她也认出了我，只是会见当中不好打招呼。会后我们不顾别人礼貌的告别，只顾相见的喜悦，王君正招手又叫过来一位，哇！也是同学，表演系 61 班的李锦雄。

在即将回归祖国的这块土地上，四位老同学暴饮暴食了一顿，相互碰杯，感谢澳门，让我们相聚，让我们回首，让我们在这里相互帮助。

在澳门工作时，遇到困难我就打电话给徐新，他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上午 10 点让他帮我找一位在路环岛参加过考古的学者，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回复我：“中午 12 点半在万豪轩见面，人我给你带去。”我需要一些澳门历史的老照片，晚上他就夹着一摞画册叩门而入；我需要钱纳利的资料，“好，星期天我带你去看他的墓地。”我需要了解当年澳门贩卖劳工“猪仔”的情况：“好，你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很多书。”徐新有一间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在离关闸门很近的高层楼房里，两室一厅的房间，四壁围满了书架，除桌、椅以外（那椅是他收藏的清朝时期的硬木家具），还有两幅他曾参展过的油画。他一一介绍自己得意的珍品，最喜欢的是郑观应《盛世危言》的线装本，在《盛世危言》的写作之地澳门，如今这个版本已成了孤本，徐新骄傲地说：“当年毛泽东读过的就是这种版本。有人想出高价买，澳门政府也想收购，我不会撒手的，等我真的有一天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一些书留给我的女儿，一些书我要献给回归祖国的澳门特区政府。”

我们摄制组称澳门历史学会有三杰，那就是陈树荣、徐新、陈炜恒。陈树荣是位典型的澳门文化人，整天忙忙



碌碌，东奔西走，他给我的印象是除去收藏；就是为别人充电，而很少自己坐下来长篇著书。凡是与澳门历史相关的东西他都收集，那怕是块破磁片，旧纸条，一麻袋一麻袋的装，据说同办公室的人都烦了，不但添乱，还占去了空间，但是，当你真的急需什么历史资料时，就得求助于他。陈树荣把我们摄制组的徽标，纪念盘，名片完整地要了一份，也列为收藏项目，当时我觉得可笑，时隔一年的今天，我发现，想收全我自己的东西已经很难了。

陈炜恒送给我一本他编撰的画册，《澳门民间传统木版画》，一共出版了八百册，在他仅余的三册中，慷慨解囊，潇潇洒洒地给了我，这决非一般朋友的馈赠，他是把鲜活的，浓缩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澳门悠久的传承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爱不释手，备觉珍贵，从中你可以体会到澳门的美术史、宗教史、民俗史。画册中的取材，都来自于陈炜恒自己的收藏，他是用自己的工资收入购买那些散落于民间的、几乎被现代社会完全遗弃的、当时并不被人注意的珍品，我想，澳门如果没有这样几位热心人，后果将会如何？葡萄牙人当政的澳门政府才不会去为这点事而着急吧。正是这样几位澳门普通的居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挽留住了澳门历史光辉的一页又一页，这正是他们为澳门回归奉献给祖国的厚礼。

陈炜恒的家，比徐新还要“惨”，生活空间受到了严重威胁，书山书海影响了室内交通，古书、现代书、精装书、简装书蔓延到各个角落，甚至开始侵犯了那张惟一的床。即使如此，陈炜恒仍可以准确的，用最快速度找到你

需要的每一本书。他藏书，也出书，最近他正在潜心研究澳门的神祇文化，以此佐证澳门与祖国悠久的、出自同一血脉的文化渊源。

澳门人对粤剧的热情向来称得上是痴迷。早在清朝同治十四年，澳门就建起了一家清平戏院，专为上演粤剧而设。一百多年来，多少粤剧名班、天王佬倌都在这里登台亮相，要么是在这里红起来的，要么是在澳门码头演的首本戏。澳门粤剧迷的戏瘾在整个东南亚是出了名的。当年澳门名人何贤就是一个大戏迷，他与粤剧界的名角儿交情深厚，所有的粤剧红班都应他邀请到过澳门演出。抗战期间，广州、香港的粤剧红艺人因反日罢演，或生活困窘，或遭日本特务通缉，何贤便将他们保护起来，并赠给生活费用。新中国成立后，何贤还带领过澳门粤剧社到广州演出。何贤去世时，香港最红的粤剧名角儿扶棺大哭，长跪不起，口口声声诉着何贤对粤剧界的恩德。

澳门人啊，好——中意看大戏噢
很多人都会唱几句，在那里登台
很——威的



我认识一位广州粤剧界的老前辈，她一说起早年在澳门搭班跑码头的往事时，眼睛里立刻放出年轻的神采，脸上溢出笑意，两只手开始在舞动，她说：澳门人啊，



好——中意看大戏噢，很多人都会唱几句，在那里登台很——威的，台下的掌声叫好声像打雷，比雷还响！我认为，这也是澳门人对祖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反映出一种血浓于水的民族之情，发自内心的呼应来自世代承传，这种民族文化的向心力是不可逆转的，任何外力都不可以改变它，削弱它，同根同源，地久天长。

我在澳门拜会过一位土生葡人作家飞历奇，据说，他是澳门首屈一指的小说家，出身名门，他的家族四代都是澳门的望族，他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澳门很出名。中国国际电台驻澳门首席记者归先生带我们去拜访飞历奇，事先说好会面时间约一小时。归先生一口流利的葡语令他在澳门结交甚广，他与飞历奇是朋友，他告诉飞历奇，中央电视台要拍一部反映澳门回归的电视剧，编剧要向他请教有关澳门过去的一些问题。

七十多岁的飞历奇嘴里含着一个大烟斗，穿着白色短袖衬衣，吊带西装裤，打着整齐的领带，吊带上印着大花图案，领带是银灰底色衬着古铜色斜纹，很醒目，一张方脸，肉肉的大鼻子，个头不高，壮得一看就知道来自食肉型人种，灰白色的眉毛一根一根很神气地立着，脸上的表情随心所欲地变化着。他的律师室颇宽敞，桌椅书柜色调深沉，式样现代，台面上有部电脑，窗沿上摆了一溜儿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照片，门边角落有张电影《大辫子的诱惑》的海报。我只知道它的剧情梗概，说的是澳门的一位葡人富家公子，爱上了一位穷苦的华人挑水少女，几经磨难，战胜了种种障碍和偏见，有情人终成眷属。



飞历奇见我们一行人都都在看那张海报，直言道：如果是我来当编剧，电影会比现在的好看。他从归先生那里得知我懂粤语，便握着烟斗指着我说：你，打算怎么写？写多少集？你把故事梗概说来听听。不愧是大律师，反应敏捷，立刻调换了角色，本来该由我向他提问，谁知他倒抢先提了一串问题。我说：写……想写澳门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二十集左右。故事梗概……还说么？太长了。他把右手拄在桌面上，托着双下巴，眼睛在镜片后微微眯起，热切地说：二十集？有这么多东西可写？你说，一集一集说。我只好开始讲故事：那……那要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说起。飞历奇突然大声说：等等，剧里面有爱情故事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显然他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愣了一下，说：……爱情？有啊。他满意地重重地“唔”了一声，道：不管你写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有爱——情。他微仰起脸，眼睛半眯，摆好了郑重倾听的架式。我继续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21年，澳门凼仔岛岸边停着几架水上飞机，澳门人买下了其中两架，捐给了孙中山的飞行大队，凼仔建起了飞机维修站……我又听到了一声“等等”，飞历奇皱眉道：20年代澳门没有飞机，那时候的凼仔非常荒凉，没听说过有飞机维修站，澳门30年代才开始有飞机飞，我建议你去看书店查查书。我说：书上写了，飞机从凼仔起飞，飞到广州去炸粤系军阀。30年代是泛美公司飞港澳航线，40年代有一个“澳门小姐号”空难事件，除了一个劫机者生还，机上其他人统统……飞历奇站起来打断我的话：“澳门小姐号”事件我清楚，我



有一个同学就在那架飞机上当空姐，我们现在要说的是 20 年代，我没有听说过那时候澳门有飞机，你必须去了解历史真相，我们的创作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

我们争论起来，一个非说有，一个非说没有。飞历奇开始进入律师角色，他有力地挥动着烟斗，来回在屋里走动，侃侃而谈，像在法庭上展开辩论，不出个大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我试图解释，道：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笔，我在书店里看过……飞历奇伸出一个手指头，比划道：不！你要去葡文书店查，葡——文——书——店！去那里，懂吗？我一听，心里想：为什么非要去葡文书店？中文书店的书怎么啦？我们遇上了一个敏感话题，屋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归先生及时打岔道：有空时你们分头都去查查。时间不多了，不是还要问抗战时澳门闹粮荒的事吗？我们都明白他的用意，停顿片刻，调整了一下情绪，转入另一个话题。

过去的 100 多年里，澳门处在葡国人的统治下，惟一的官方语言只能是葡语，政府公文、法律文件必须用葡文起草、发表

但我开始走神，不禁在想：过去的 100 多年里，澳门处在葡国人的统治下，惟一的官方语言只能是葡语，政府



公文、法律文件必须用葡文起草、发表，虽然澳门居民中，有 96% 的华人，但是华人文化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在一些葡国人、土生葡人心中，有些偏见根深蒂固，似乎西方人种就是比东方人种优秀，西方文化就是比东方文化高贵。虽然私下里有的人也会欣赏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在公开场合，等级差别是不可逾越的。华人只能是第三等人，只能做做生意，干干苦力，若论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华人是没地位的，根本没有发言权。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一听飞历奇叫我去葡文书店查书就有点生气，也许他并非歧视中文，只是急于证明他所看到的书中没有这番记载，但也不排除他们更相信用葡文所作的澳门历史记录。

我听好几个澳门人说过，澳门分三个圈子，葡国人一个圈，土生葡人一个圈，华人一个圈，这个圈瞧不起那个圈的人，连孩子们都各上各的学校，绝不会混杂在一起，一般来说，三个圈子的人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各上各的书店、餐厅、图书馆、俱乐部、运动场等等，少有沟通。随着回归日近，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开始在转化，澳葡政府在岛上还建了一座象征中葡友好相处的融合门，但是，由于成长环境、文化观念不同，加上长期的隔膜，三个圈子的人要达到沟通、理解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付出诚意和努力。

离开飞历奇律师室之前，屋里气氛相当融洽，我们并肩站在书柜前合影，背后是一本本葡文书，大家都咧开嘴在笑，尽管沟通时遇到过障碍，但是，我们都相信对方有

诚意。后来，我特意借阅了一本飞历奇的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在他的作品中，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充满对爱情的赞颂。

宁静演的华人挑水丫头挺可爱，粗溜溜的大辫子在腰间甩呀甩的，赤着一双大脚，与那位英俊的葡国青年爱得死去活来，世俗的歧视越是强烈，那份爱情越是忠贞

不久前一个晚上，打开电视时，突然发现有个频道在播放电影《大辫子的诱惑》，已经播了一半，我连忙从半截看起。宁静演的华人挑水丫头挺可爱，粗溜溜的大辫子在腰间甩呀甩的，赤着一双大脚，率真无邪，与那位英俊的葡国青年爱得死去活来，世俗的歧视越是强烈，那份爱情越是忠贞。里面有个小细节挺有趣。挑水丫头习惯打赤脚，跟葡国青年同居后，学着天天穿鞋，却又觉得别扭，总是穿了一阵就把鞋脱下来，夹在腋下。她的情人看她光着脚到处跑，丢人现眼，有点恨铁不成钢，加上俩人相爱后，他被逐出了上流社会，贫困潦倒，以赤脚为导火索，俩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当然，最后的结局是爱神战胜了一切，皆大欢喜。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一定出现过多起这样的爱情故事，既然男女之间能够因相爱而互相理





解，那么，人与人之间就能够因真诚相待而拆除隔膜。我们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年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澳门人的未来会是光明的。

澳门在历史上有过它的黄金时期，它是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块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住着黄、白、黑三种肤色的人，不但有众多的中国人、葡萄牙人，还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士、英国、日本、朝鲜、印度、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的人，还有来自前葡国殖民地的非洲人。这些居民基本按照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传播着本民族的文化，令这块弹丸之地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欧亚风情，并出现了天主教与佛教、道教等各种教派和平共处的奇观，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可思议的。

历史上耶稣会的传教士通过澳门给中国内地带去大批西方书籍、地图、图画、药品，以及钟表、望远镜、三棱镜等新奇玩器。他们认为：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他们在澳门积极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入内地后，除了用中文直接向中国的老百姓传输天主教义之外，还向中国的知识界传授西方的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医学、药学、音乐、美术等等，还向明朝的士兵传授铸造西洋大炮的技术。同时，他们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绘制中国地图，编写介绍中国的书籍，通过澳门寄回欧洲。《利玛窦札记》一书一经问世就轰动了整个欧洲，里面生动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

制度、科技文化、风俗习惯，令西方人士赞叹不已。



根据史书记载，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曾经到过澳门。那是在 1591 年

让我惊讶的是，根据史书记载，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曾经到过澳门。那是在 1591 年，汤显祖因抨击朝廷，被贬官到了广东徐闻，他听友人介绍过澳门葡萄牙人的音乐、美术、雕塑、食物，心中很是痒痒，一定要瞧瞧这些新奇，他特意绕道澳门采风，去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大才子到此一游，当然要留下歌咏之作，他大笔一挥，写下了《听香山译者》、《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香澳逢贾胡》等诗篇，单看诗歌标题，就能想象出，大才子没有胡编乱造，无病呻吟，人家还是很注重深入生活，到处体验生活的，接触面很广。

并安排《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作了澳门之旅，从而在舞台上直接展现了香山澳的旖旎风光



珂衣锦下云襦。看来，当时百业兴旺，最繁忙最风光的是那些葡国商人，整天穿戴得十分抢眼，比当今那些重包装的殷商们还讲究，船来船往，招摇过市。而葡萄牙少女在大才子笔下是娇娆的：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知道汤显祖那时候有没有一亲芳泽？估计他肯定动过心，恋过或暗恋过哪个花面蛮姬，回到内地后还不时犯一犯相思。不久后，在他的得意之作《牡丹亭》中，他又介绍了香山澳和海外的一些情况，并安排《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作了澳门之旅，从而在舞台上直接展现了香山澳的旖旎风光。

我看过一幅明代《牡丹亭》刻本的插图，图下方一行小字说明：柳梦梅游香山澳多宝寺。画面有点中西合璧：一树古榕，一座殿堂，门窗像西式建筑，高阔敞亮，殿中摆设是中式的神台、香炉，一个戏台上常见的穿袍戴帽的玉面小生，后面跟了三个华不华番不番的下人。澳门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始于16世纪的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汤显祖游澳门，选的正是澳门最繁荣的年代，这样一趟澳门游当然是超值享受，收获空前。

最适合作为澳门象征的建筑是妈阁庙和大三巴，一中一西，都是精品

正因为澳门有过这样的黄金时期，所以，今天的游客



们仍然可以在澳门大饱眼福，光是中西并存的建筑，就能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小惊喜。最适合作为澳门象征的建筑是妈阁庙和大三巴，一中一西，都是精品。

妈阁庙，又叫天妃、天后，最早
是中国沿海渔民的保护神

妈阁庙，又叫天妃、天后，最早是中国沿海渔民的保护神。

妈阁庙，也就是供奉妈祖的庙宇。妈祖又叫天妃、天后，最早是中国沿海渔民的保护神。澳门的妈阁庙是一座中国味儿很浓的古建筑，灵气浮动，声名远扬。我在广东其他地方也见过几个妈祖庙，有建筑面积很大，气派很大的，有小巧玲珑的，还有出自渔村工匠之手简朴拙陋的，特点都不如澳门妈阁庙鲜明，气氛远不如澳门妈阁庙热烈。

澳门妈祖庙是游客们必游之处，澳门一年的游客量曾达到过 800 万，就算一年有 600 万人在那里烧香吧，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那就不是青烟袅袅了，是烟雾弥漫，或是浓烟滚滚，香钱滚滚。连坐在山门口的乞丐们都受益匪浅，他们三三两两，很悠闲地坐在地上，跟前放一个大口盅，绝不会蓬头垢面，也没有少胳膊缺腿，更不会摆出一副可怜样无赖样死缠烂打。也许是托妈祖的福，天上总是会掉几个馅饼芝麻钱下来，所以，他们坐在路边逍遥地看



游客进香，还互相议论道：听出来没有——？刚才那几个是北京口音，现在这一伙是四川佬，什么？是湖南的？有没有搞——错呀？

我写的上一个电视剧《傍海人家》，说的就是渔民的故事。在深圳南澳一个村民自己建的妈祖庙里，我问一个皮肤黝黑、大手掌大脚板的老渔民：你在海上遇险时，见过妈祖吗？老渔民说：见是没见过——，神仙是不露真相的。我们的船要是在海上遇到风暴，有时候船要翻，根——本没得救呀，只有求妈祖快显灵，只要看到桅杆上红光一闪，有时候是一声响雷就炸在船头，那就是妈祖到了，紧接着风浪就小了，哎——，就是这么灵！

传说中，妈祖本姓林，家住福建莆田，从小就有预测能力和神通，父兄出海时，一遇到风波之险，林家小妹在家中自能感应到，还能灵魂出窍，飞到海上助父兄一臂之力，或为迷航的船只引路，长大后，神通更广，有求必应，不时为海上迷失方向的渔船、商船、战船指路，救人于危难之中。平时，她还为四乡百姓看病，为病人上山采药，送药上门，为无数贫苦乡亲解除了痛苦，被人敬为救星。大概长年累月要费心费力，忙不过来，她到了二十多岁都没有出嫁，也不打算出嫁。二十七岁那年，积劳成疾，她一病不起，香消玉殒。照渔民们的说法是，她死后被上天册封为神，正式担当起海上守护神的职责，她忠于职守，恩泽四海，渔民们莫不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先恭恭敬敬称她为娘妈，后升格为妈祖，就连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时，离岸前都要焚香沐浴，跪拜妈祖，请她保佑船队一帆风顺。郑和凯旋归来之



后，千恩万谢，叩礼再三，并恳求明成祖在南京下关建了一座天妃宫，并在宫内立了一座几米高的石碑，由明成祖朱棣亲撰碑文。如今，南京的天妃宫已经坍塌，但是，那座几十吨重的石碑仍在默默念叨着这段往事。

我每次到不同的妈祖庙，都要伸长脖子看看神位上的妈祖像塑得怎样？妈祖的模样大致相同，长圆脸，面颊饱满，眉眼端庄，看起来像一个特别善良的年轻姑娘。她来自民间，有名有姓，是由凡人修炼成仙的，所以，她的神态、气质与观音、文殊、普贤等菩萨大不一样，没有那么神秘、神圣得令人敬畏，她更接近凡人，更平民化一些。

至于天妃、天后之名，那是皇帝封的，皇帝也喜欢体察民情，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论功行赏。先是元朝的皇帝封妈祖为天妃，明朝皇帝也不甘落后，想出一个更理想的封号：天后，并在京师为她立庙，大概这算得上是最高荣誉了。

清朝印光任、张汝霖合写的《澳门记略》中，记载了澳门妈阁庙的传说和来历：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帮福建商人乘大船运货到澳门，船到如今的娘妈角海面时，突然遇到台风袭击，刹那间天昏地暗，船只眼看要葬在狂暴的海浪之下，商人们急忙祷告，求妈祖显灵，有人见到对面山上果然有一位女神出现在云端，锦袖一挥，风浪立止，一船人有幸捡回了性命。商人们上岸后，越想越觉得救命之恩应该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当然也为了今后行船方便，于是就在妈祖显灵的山上建庙，并在殿前巨石上刻了一艘帆船，上面还刻了四个字：利涉大川。

经过这些死里逃生的人绘声绘色的宣传，又有了这么



一座庙，此后，凡是出海的、上岸的人，都要来烧一炷香，磕几个响头，念念有词地许一番愿。香火越来越旺，神话越传越多。先是一座就石窟凿成的石殿，后来又一前一后增加了两个殿，估计是朝拜的人太多，拜的人要跟妈祖说的话也太多，总跪在那里占地地方，令后面排长队的人着急上火，没准儿还为此干过仗，打得头破血流，酿成过什么事件。善长仁翁们为了安定团结，慷慨解囊，于是，这一座庙里就有了三个都是拜祭天后的殿。

至于为什么又在石殿旁加修了一个观音阁呢？我猜想，那是为了方便群众。妈阁庙地势险要，依崖面海，人们在港湾码头或是海上举目可见。有些出海的人信妈祖也信观音，自认为是双保险，远航时，要给妈祖磕头，也要给观音烧香，为了免除东奔西跑耽误开船时间，很有必要也请观音菩萨上山，澳门人自古纯朴惯了，相信菩萨大慈大悲，绝不会挑俗人小民的礼，如此一来，这里香火翻倍地旺，烟雾如祥云缭绕山头，终日不散。文人骚客们雅兴发作时，搜肠刮肚，美其名曰：妈阁紫烟，隆而重之列入澳门八景之中。

大三巴教堂原名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光是造这前壁，就花了三万多两白银

既然妈阁庙入了澳门八景，那么大三巴不可不入。大



三巴教堂原名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屡次遭火神袭击，建了35年才建成，它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神父设计的，由日本工匠完成，糅和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东方建筑的风格，气势恢宏。然而，1835年的一个黄昏，一场大火烧毁了整座教堂，只余下一堵类似中国牌坊形状的前壁，后人称之为大三巴牌坊。我每次去大三巴，总要一手扶住后颈，仰头试图看清那石壁上的精美浮雕，听说上面有太阳、月亮、星星、圣母、圣婴，还有代表中国和日本的牡丹、菊花，代表生命之树和圣母征服魔鬼的图像。可是我每次都坚持不了多久，只看清楚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和一个童贞圣母像，脖子就自动恢复了原状，其他啥也没看清没记住。记得书上说，三百多年前，光是造这前壁，就花了三万多两白银。我便搭拉脑袋想：要是用这些银子来建前壁，也刻上这些浮雕，没准儿还能剩下几十两。为什么火神总跟这座教堂过不去呢？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这座教堂建筑犯忌。它的前壁上有这么一幅图案：圣母双手合十，站在一条尾巴很短的龙上，旁边刻了一行中文：圣母踏龙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龙是民族图腾，至圣至尊，怪不得祝融将军怒发冲冠，急忙率风火大军呼啸而过，大显神威，以示警告，只留下一面前壁，供后人在这里反省、沉思。

澳门是天主教在远东的第一个据点，第一所教堂是一所草屋，建于1555年。据说，最早进澳门的那个传教士第二年就劝化了几名中国人，其他接踵而来的传教士深受鼓舞，一边起劲地向中国居民传教，一边陆续建造教堂、修



道院、修女院、慈善医院，还在复活节前夕举行大游行，打着几百个灯笼、火把，簇拥着圣体，载歌载舞，吸引中国人受洗入教。

在中国名气很大的利玛窦则是 1582 年到达澳门的，他在澳门学会了中文和中国人的礼俗后，先后深入到南京、南昌、北京等内地城市传教，同时，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大获成功。到了明代末年，内地的一些繁华都市都建起了天主教堂，一批名公重臣也入了教，连崇祯皇帝和他的妃子们都在信奉天主。聚集在澳门的传教士们也越来越多，将澳门当做向远东各国传教的基地。当年的耶稣会神父和圣保禄修道院的毕业生，还能受到明清皇帝的册封。

你们见过皇帝草吗？哎呀，葡萄牙特产啦——吃了可以补身啦
养颜啦，明目啦

大三巴牌坊前有六十八级台阶，台阶下连着几条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小街，店铺里卖的多是仿古红木家具、古董古玩。我们一行人曾在大三巴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特别饶舌，问一答十。本来他要载着我们一行人去看另一个教堂，车已经离开了大三巴地段，他突然用夹生的广东普通话说：你们见过皇帝草吗？哎呀，连皇帝草都没有听说过？葡萄牙特产啦——，吃了可以补身啦，养颜啦，明目



啦——，葡萄牙人这么壮，就是吃了皇帝草啊，以前是专门给皇——帝吃的，很宝贵的，经常脱销，是的啦——，海船要很久才来一次嘛，想不想买？我带你们去，做点好事没问题的啦——。没等我们想清楚，他的车一调头，又开回到大三巴阶下，指指一家店，有点神秘地叮嘱道：上楼，楼上有。这家店楼下卖古董，楼上卖滋补药材，柜台上摆着一只只装药材的玻璃罐，一问皇帝草，还真有，再问价钱，一千八百块钱一斤，我赶紧掉头跑，飞奔下楼，生怕跑慢了被皇帝草宰一刀。

弹丸之地的澳门随处可见教堂，每座教堂的建筑样式都不同，大小各异，各具特色，形成一道绚丽的文化景观。始建于1558年的圣安多尼堂，里面供奉的是“婚姻主保”之神。始建于1587年的玫瑰圣母堂，供奉的是花地玛圣母，这是葡国人很崇拜的神，每年五月十三日，澳门教徒们还要抬着圣像出游。圣母雪地殿教堂里塑的是卫护航海的神，圣老楞佐堂塑的是庇佑平安的神。这些神分工还挺细的，管的事又多又具体。

游客常去的是主教山小教堂，它位于西望洋山的山顶，视野开阔，便于俯瞰大海。圣母堂前的高台上，有一尊大理石雕成的望海圣母，圣母貌美亲切，神态安详，双手合十，面朝大海，站在那里日夜为出海的人们祝福。当一个水手，或船长，或商人正在茫茫大海之中，眼望澳门方向，想着这尊望海圣母，向上主祈求平安时，很可能他的妻子、母亲、女儿也正站在这尊望海圣母像前，喃喃祈祷着：吁，圣神！求你赐我明光，照亮我灵，足以扶持我和求



我帮助的人。请以爱德和勇毅的圣宠支援我软弱的意志。请领导我，使我锲而不舍地、忍耐地顺从你的指引，而达到圣德的高峰。

在诸多教堂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游客稀少的小教堂，它位于较为偏僻的路环岛。那天，纯属偶然，在附近看渔村旧址，走累了，便选中这里歇脚。进门一看，眼睛立刻发直：小小殿堂上，一左一右，挂了一西一中两副圣母圣婴像。

左边是西方版本的圣母，温柔优雅地抱着圣子。右边是天后模样的圣母，怀里抱着一个中国婴儿，旁边一行中国字：天后圣母。天后的身材、五官、服饰与那些天后庙里的神像一致，脚下还踩着浪花。若是没有那行中文字作说明，远远一看，人们准以为是送子观音。天后在世时，持斋把素，不曾婚配，所以，在种种神通中，没有送子这一项。我见过不少天后像，没有一张是抱孩子的。怎么两个不同的神都在这里站着？圣母、天后分别属于不同的信仰，能够这么和平共处，我是第一次见。再往旁边墙上看，还有一幅较小的中国圣母图。图中圣母乃清朝满族少妇模样，容貌秀丽，楚楚动人，怀中抱了一个满族婴儿，母子俩都可爱至极。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路环一直是渔民最多的地方，造船厂也集中在这一带，若是想发展渔民受洗入教，最能打动他们的办法就是将圣母天后合二为一，渔民文化低，听不懂太多的宗教理论，也记不住多少《圣经》语录，要是告诉他们，天后就是圣母，圣母就是天后，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至于这位清朝美人圣母，估

计是为满族人所作，这叫作因势利导，投其所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我至今没弄清楚，澳门到底是教堂多，还是庙宇多？是西方的神多，还是中国的神多

我至今没弄清楚，澳门到底是教堂多，还是庙宇多？到底是西方的神多，还是中国的神多？除了天后和佛教道教的佛菩萨、神仙外，澳门人还供奉包公、关帝、财神、龙王、钟馗、姜太公、土地公、康公、女娲、哪吒、谭公、鲁班、华陀、三婆神等等。据说，三婆是天后的第三个姐姐，康公是南宋康王，谭公是唐朝修炼成仙的谭公道。别看澳门人口少，供奉的神可是比其他地方多，可见澳门人细心，虔诚，每每根据不同的心事，去求不同的神，方便快捷，不易出错。女娲在澳门管什么呢？她得用五色石为这里的痴男怨女补情天。

为什么澳门的教堂庙宇会如此密集？这里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原因，各色人种多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呢？欲望多，诱惑多，罪孽多，困境多，动荡多，内心挣扎多，天灾人祸多，要求告的事情太多。在这样一个资源短缺、对外依赖性强、英军荷军轮番进犯、内部各种势力争斗不息、一切总处在不确定中、变化莫测的小岛上，老百姓度日异常



艰难，种种无助、飘零、焦虑、煎熬、折腾，令人心力交瘁，忍无可忍，常常陷于绝望之中，时时期待着被拯救，于是情切切，意惶惶，请来各路中外神仙，以百倍的热诚，见缝插针地建庙，争先恐后地烧香，这边教堂的钟声在响，那边寺庙的木鱼在敲，唱诗班的圣歌，梵乐社的佛号，此起彼落，终日在空中回旋。信徒们闻之振奋，一颗没着没落的心，总算装回了肚子里。

澳门最有名的禅院是普济禅院 它的开山祖师是大汕和尚

澳
门
岁
月

澳门最有名的禅院是普济禅院，它的开山祖师是大汕和尚。大汕和尚是江西南昌人，他是明末清初时的反清志士，自称石头陀，他在越南讲经时，曾为国王祈求降雨，果然求得天降大雨，令越王尊为圣僧。石头陀不拘佛规，居然长发披肩，爱说笑话，还喜欢谈论兵器，制作兵器。他写得一手好字，擅赋诗作画。我看过他一首诗：依梦寻欢路万重，欢在江南亦梦浓，欢梦来时依依去，欢依依旧不相逢。忍看花田双燕飞，引入春日换替衣，最怜昨夜花田月，如见夫君春正归。可惜我手头资料不全，没查到和尚写这首诗的背景。面对这首诗，我想起了一个禅话小故事；两个和尚过河，在河边遇到一位佳人求助，高和尚就把佳人背过了河，道别后，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快走到寺





庙时，矮和尚终于忍不住责备同伴：你身为出家人，怎么能背一个绝色女子过河呢？高和尚答：我早就把她放下来了，你还没有把她放下来啊。这个故事与依梦寻欢诗都让我极其敬佩高僧们的襟怀和境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正大彻大悟的人，都是最自然、最有情的人，出得欲海，方能登上净土。由于大汕和尚在普济禅院交结志士，密谋反清复明，晚年被官府拘捕，死于押解途中。他的傲骨遗风，影响久远，以至普济几百年来名僧代出。普济禅院作为一座名刹，在东南亚名气很大，凡是海外游客来澳门，这里是必游之地。

我在澳门采访时，曾在普济禅院里匆匆转了一圈。禅院后花园里，有一张圆石桌，四周围着长石凳，石桌后面有碑石刻文说明：“相传道光二十四年，西历一八四四年，中美订五口通商贸易章程三十四款，即于此石案签订，谓之《望厦条约》……”

鸦片战争后，美国政府见清朝政府元气大伤，乘机派出全权公使，在美国东印度分遣舰队司令的护送下，让舰队直闯广州黄埔，开炮示威，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同意派出钦差大臣与之谈判，就是在这里，签订了第一个使我国丧失领事裁判权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一条约比《中英条约》胃口更大，更具帝国主义色彩。我望着那张石桌，心里想：当初来签约的清朝命官不感到愤怒么？坐在这里不觉得坐如针毡么？听说他们签完约，照样有心情去游览当地名胜，一路上还谈笑风生，吟诗作赋，这算什么东西！正想着，忽听旁边游客有些得意地说：哦——，看出来

了，石桌一头大一点，一头小一点，咱们中国的使者占的是大一点的这边，快来看，这边就是大一点。一群游客兴奋地挤上前去摸石桌。我心里觉得悲哀：主权在条约上丧失了那么多，国家所受的屈辱那么深，就算让中国使者盘腿坐在整张石桌上，中国人心里就能好受了？我们不是阿Q，不需要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我们需要的是，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积极进取，牢牢记住：落后是要挨打的，落后是要亡国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眼前的这张石桌，真切地提醒着我们：要记住历史这一页，决不能让它重演。

我在澳门看过一份史地刊物，刊名叫《红蓝史地》

我在澳门看过一份史地刊物，是澳门培正中学编写出版的，刊名叫《红蓝史地》，里面不仅刊登着澳门史地学者、教师的论文，也收集了学生们学习澳门史地过程中所作的社会调查。让学生们从小就培养对史地知识的强烈兴趣，日后定会喜见硕果。澳门中小学由于学生来源不同，有不同的办学要求，所以，授课语言也不同，主要是华语、葡语和英语。澳门有四所高校，最早的大学是澳门东亚大学，建于1981年，原是政府支持的私立大学，它的创建，结束了澳门长期以来没有正规高等教育的历史。后





来，为了适应澳门过渡时期发展的需要，澳门政府收购了这所大学，1991年改名为澳门大学。

记得8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没有去南京大学读作家班，有同事曾煽动我去读澳门的东亚大学，说是进那里比进香港中文大学容易，师资来自世界各地，风景幽雅。我去南京读书后，碰巧认识了两名澳门大学的教师，他们都是广州人，在香港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后，接受了澳大的聘请。我问他们在那边感觉如何？两位都说：待遇不错，风景够靓的，可惜呆久了有点闷，澳门人太少。

我是习惯于东奔西跑的人，每到一地，喜欢看当地最有名的大学，中国不少名校都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建筑都会比较有特点，在校园里随意逛逛，看看教学楼，看看花样百般的海报，再看看走在路上的学生，大概就能嗅出这所大学的味道、校风如何。逛大学校园是一种清闲的享受，看一所大学，往往能看出当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能看到这个地区未来发展的趋向。采访澳门期间，好几次，我都在凼仔一个三岔路口见到过澳门大学的路标指示牌，每次心里都想：回来的途中，要绕道去一趟，起码也该了解一下澳门的教育水平呀。可惜每次都未能如愿。

澳门的中央图书馆，建于1895年，一长溜儿平顶大屋，天花板很高，宽敞而幽静，进出的人很少。

我每次路过澳门的中央图书馆，也总是在想：一定要抽空进去好好看半天书。这座图书馆建于1895年，虽是一长溜儿平顶大屋，又在大街上，但里面天花板很高，宽敞而幽静，进出的人很少。我终于逮了一个空，走进了这幢

暗黄色墙壁镶着暗红边的建筑，探头看看阅览室，很客气地问门口的女馆员：能进去借本书看看吗？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那是一个中年土生妇女，身材已经像面包一样鼓起来了，可能正犯着减肥的烦恼，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翻了一个白眼，用粤语反问道：你懂葡文吗？我摇头。她有点傲慢地说：那就别进去了，我们的书全是葡文书。但愿不是我过于敏感，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有些葡人和土生葡人很不喜欢华人走进原来完全属于他们的场所。他们表示出一种排斥，这也许是心理脆弱，也许是缺乏沟通所造成的隔膜，个别人也许是不甘心，不愿丧失曾经拥有的特权。

澳

门

岁

月

到了主教山小堂门前，摄影无意中往山下一望，面露喜色，道：哎，我看那幢大屋不错，不知道屋主肯不肯借来拍戏？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愣一乐，道：你去问屋主肯不肯吧，那里呀，是澳督的官——邸

澳门是个奇特的小岛，在城市的建筑风格上，中西特色鲜明，却又不显得犯冲。它有着原汁原味的中式建筑，令你想起广州西关、中山石岐的街道。它又有着从里到外洋溢着南欧风情的葡式建筑，有些去过南欧的人，走在澳





门某些街区时，常会赞叹：感觉真像走在一座南欧的小城中。这个小岛上，又有一些亦中亦西的建筑，如：西式教堂的门窗、屋顶融进了中国风味，中式豪宅的阳台、色彩选择了葡国特色。两者相融效果别致，正是有这些别致创新的建筑作为衔接，有了协调的过渡色，这座城市的建筑才会显得多彩而和谐。我曾客串过一回导游，为一个剧组寻找一幢富有澳门特色的大屋。连看了两幢，摄影都觉得不满意，他做事主张精益求精。到了主教山小堂门前，摄影无意中往山下一望，面露喜色，道：哎，我看那幢大屋不错，不知道屋主肯不肯借来拍戏？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愣，一乐，道：你去问屋主肯不肯吧，那里呀，是澳督的官——邸。那幢官邸再往下走，就是澳督府。两幢建筑都是以粉红色为基调，楼层以白边为界，白色的法式百页窗，平台式屋顶，雅致而明快。它们建于 1840 年，据说是由著名建筑师糅合欧洲和亚洲建筑精华设计而成。澳督府门前就是南湾大马路，门口没有卫兵站岗，四周也没有见到什么武装人员，除了这两层楼的屋顶上飘着两面葡国旗帜之外，再没有什么标志能让人看到这是澳督府。澳督官邸的门前院子内，见不到什么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那官邸别有风味，与众不同，却又不显豪华，难怪摄影会看中它，以为可以借来拍戏。

我在议事厅前地的广场一带，最喜欢看它的葡式碎石子马路。那路面由蓝白两色的小石子铺成波浪形图案，石子是从葡萄牙运来的，由葡国的工匠一粒一粒精心铺成。走在这样的石路上，有一种轻盈开阔的感觉，像是赤足走

在海波上，飘飘扬扬，惬意浪漫。这时候，我会想起一位葡国女诗人写的诗歌，会想起那些蓝白两色的葡国艺术彩绘，会想象葡萄牙海岸边云彩的颜色，会闻到葡国红酒的味道。我真想去看看这个遥远的国家，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有着海一样的浪漫情怀，有着多情善感的少女，有着热衷冒险浪迹天涯的少年。当年它是怎样在海上称霸的？后来它是怎样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如今它是怎样一副模样？有人曾告诉我，葡萄牙人是海的儿女，他们的喜悦来自大海，他们的忧郁也来自大海，深深的海洋孕育了他们的诗人和诗篇，给予他们光荣和梦想。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会坐在那块土地上看天看海，听那里的人们唱着海的故事。

新华社澳门分社宣教文体部正在
内地一些中心城市举办“澳门宣
传周”活动，反响很大

前些日子，听新华社澳门分社宣教文体部张部长说，澳门分社正在内地一些中心城市举办“澳门宣传周”活动，反响很大。“澳门宣传周”是个系列活动，内容大致有：今日澳门摄影展、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图片展、澳门与澳门基本法报告会、本世纪澳门工业、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图片展、澳门图书展、澳门油画展、澳门邮票展等等。有些观众特意找到他们说：没想到澳门是这么美





丽的一个地方。过去以为那里要么只有赌博，要么整天打打杀杀，不知道它还有如此光明、精彩的一面。张部长感慨地说，要让内地人关注、了解澳门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张部长是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生，专业学的是文艺理论。他在澳门工作多年，既是主管文艺的官员，又是内行人士，了解澳门，很懂得怎样去欣赏澳门。他对关于澳门题材的文艺创作很有研究，去过澳门的作家，都喜欢跟他一起大侃特侃如何写澳门，侃的时候大家心态能够很放松，还能逮他帮着出招儿。我在采访、创作中也多次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指点。我很赞成他的一个观点，我们有责任加强对澳门形象的正面宣传，让内地人更多地看到澳门的精彩所在，希望所在，这对澳门的前景有着重要的影响。

去年在澳门采访时，我看见街上外地游客很多，酒店业、餐饮业、百货业、运输业、珠宝业也跟着生意兴隆，连我所住的南光公司招待所也常客满，上下楼进电梯间，人总是满满的。走在街上，到处觉得人气旺，财气也旺，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个个脑门发亮，信心十足。今年夏天去了一次澳门，在这之前，澳门治安连续出现不少问题，港澳报纸、电视里总有这方面的报道，除此而外，人们难以见到有关澳门的好消息。澳门街上人影少得可怕，就像刚刚刮完12级强台风。我在一家酒楼里吃完一餐饭，只见到过几个客人。路过一些商场探头往里看，没有一个顾客。那家南光公司的招待所只住了三四拨客人，电梯里倒是再也不挤了。我到一家袖珍型五星级酒店喝咖啡，也只有两三



桌客人，酒店业务主管正给客人们派名片，打听有没有人愿意买下这家酒店，开价低得连我听了都不敢相信。原来，由于客源少，住房率不到百分之十，老板亏得焦头烂额，急于卖掉酒店离开澳门。

这次国庆期间去，感觉又不同。大概是澳门各界都加强了正面宣传，中国政府又公开表示了对澳门治安问题的关注，有了祖国内地的有力支持，这就是信心的保证。我惊讶地发现，复苏也真快，好像一眨眼工夫，澳门街上游客又多起来了，人气又旺了起来。最明显的例子是那家袖珍型五星级酒店，我出于好奇，想打听一下住房价格，那主管忙得只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们这几天都客满。不再提起要卖酒店之事，仿佛不曾有过那样的念头。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要用心去发现澳门美好的一面，一定要用心去看，耐心地看，并不是去粉饰它，而是正视它，不带成见，不要猎奇，走近它，观察它，关心它，为它的繁荣实实在在地做事。

深圳曾有人开玩笑说：你在澳门既不喜欢赌博，又不去看巴黎艳舞，那不是白去了吗？许多人以为，澳门的大众文化只有这些内容。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在澳门采访时，背上起了几个小疙瘩，痒痒的，我以为是痱子，没在意。回到深圳后，四肢和脖子上起了一些小疙瘩，红红的，很难受。我去看病，医生按惯例问：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啊，我刚从澳门回来，是在那里开始起小疙瘩的。医生眼睛睁大了一点，道：那是你住的酒店不干净吧？我说：不会呀，我住的是葡京，五星级酒店还不干净？医生眼



睛大睁：咳，葡京！那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住那里呢。她连连摇头，说：澳门这种地方要少去。假如我是从北京、上海等地出差回来看病，医生绝不会这么一副闻之色变的怪表情。搽了两天皮康王，小疙瘩还没消，我又去另一家医院看病，医生说：不要紧，这是被什么昆虫叮的，你去过什么地方？我说：澳门，葡京。医生说：怪不得，那里宠物多，不干净。医生突然笑了一下，说：要是个男同志从澳门回来，身上起小红疙瘩，他得狠狠吓一跳，别人要误会他的。我说：不至于吧。医生认真地说：你想啊，他去的是澳——门呐，怎么说得清楚？听说啊，那些男的去澳门，没有心不花的，十个有十个会去看艳舞。从这类小事上可以看出，要为澳门正名，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澳门的邮票设计非常有特色

我不是一个集邮爱好者，也从不注意什么邮市，但是，我发现澳门的邮票设计非常有特色。我看过澳门虎年牛年鼠年的生肖邮票，与大陆、台湾、香港的相比，我更喜欢澳门的设计。它们具有浓郁的中华文化特色，却又突破了传统的造型，夸张得恰到好处，富有新鲜感。它们让我想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末代皇帝》、《花木兰》的电影，内涵是中国的，表达的意思富有中国特色，但是表达的方式、技巧融进了西方特点，



画面的语言张力增强了。我们会觉得这些传统中的生肖既熟悉，又有一点说不清楚的陌生，正是在这陌生的一点距离中，我们欣喜地发现了美与可爱。

早在 1884 年，澳门就发行了首套葡萄牙皇冠图案的邮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澳门的邮票都是在里斯本印制的，在传统上深受葡国的影响，殖民地色彩非常浓。直到 1948 年，澳门才发行了一套“澳门风景”，邮票设计开始出现澳门的地方特色。1981 年之后，澳门邮电司有了发行邮票的自主权，邮票的图案开始注意选用澳门华人生活传统的题材，设计师往往是澳门人，澳门的邮票也越来越受集邮人士的欢迎。澳门发行首套“鼠年”生肖票时，当天邮电司司长、局长亲自到场监督发售，排队的长龙整日不见减缩，先是每人限购 500 枚，后来发现势头不妙，扛不住邮迷们一家大小都来排队买，只好宣布每人限购 20 枚。香港的邮商也来凑热闹，就在邮局门口以高价来收购。我刚去澳门时，不知道澳门邮票这么火，见版样中澳门古迹、鼠年生肖、端午节、帆船、醒狮头与舞龙头等票很有趣，便想在邮电大楼里买几套，可是，墙上贴了一张邮电司的通告，意思大概是几月到几月间，暂停出售澳门纪念邮票。一打听，原来，抢购澳门纪念邮票的人太多，引起了混乱，所以要暂停出售。我手中收藏了一套澳门宣传周·北京邮品纪念折。里面有两张小型张，一张是 1998 虎年的一只大虎头，一张是澳门街头小贩的摊档，上面都印了“中葡友好——澳门节”的字样。纪念封的封面上，左边是天安门，右边是澳凼大桥和澳门半岛，大背景是天

蓝蓝，海蓝蓝，那明媚的蓝色，由浅蓝过渡到蔚蓝，将两组画面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令人联想到“玉宇澄清”、“太平盛世”，也许邮品设计师的用意就在于此。

澳门有一家姓毕的土生葡人，四个女儿先后都当选过澳门小姐，这大概在世界选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澳门岁月》摄制组拍过许多澳门传统文化的精彩片段，可惜后期制作时，篇幅有限，只用了很少一部分。记得在澳门时，有一天，李凯他们说要请客，地点选在凼仔澳姐葡国餐厅，时间定在下午六点。他们摄制组上午去拍醒狮队，估计下午四点左右就能回招待所。澳门有一家姓毕的土生葡人，四个女儿先后都当选过澳门小姐，这大概在世界选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李凯说，已经跟澳姐的叔叔毕世华约好在餐厅见面，很可能可以见到他的一两个侄女。我很想见见澳门的大美人，一到下午四点就盼摄制组快出现，谁知，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摄制组才回招待所。那天我们的确吃了澳姐餐厅的葡国菜，见了澳姐的叔叔，却没见着一个澳姐，据说都出门忙去了。我对《澳门岁月》摄制组的人说：不就是拍几个舞狮的镜头吗？怎么拍了一天？他们一个个面带倦容，不知是累的还是饿的，俏皮话少多了，实言相告：我们忙得连中午饭都没吃。我问：





是拍得不顺利吗?他们又找回了一点精气神,笑模样也跟着出来了:是醒狮队太——棒啦,我们都不想停下来。后来,我在北京看了他们粗剪出来的样片,看到介绍醒狮这一段时,这才明白摄制组当时的沉醉。

《澳门岁月》组拍的澳门醒狮,像活的一样,那么帅气,那么淘气,那么憨气,那么有灵气

我曾看过北方的醒狮,也看过南方的醒狮,大致知道北方的风格粗犷些,南方的风格细腻些,在广东逢年过节,总会看到一两支醒狮队挨街逐户给人们拜年,耍着各套动作助兴,看得多了,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但是,看《澳门岁月》组拍的澳门醒狮,我始终兴趣盎然。那狮子像活的一样,那么帅气,那么淘气,那么憨气,那么有灵气,那么通人性,那么幽默机智,真好玩,每一个高难度动作都完成得潇洒漂亮。狮子一扑一剪,一摇头一抖毛,都能表达出种种情绪变化,或得意,或沮丧,或娇嗔,或狡黠,或震怒,或恐惧。艺高人胆大,舞狮人就像有狮子的灵魂附体似的,进入到忘我境界中,勇猛矫健,霸气横溢。舞狮的绝活儿一般都是家传的,父子代代相传,它源自大陆,与中国传统的习俗文化一脉相承。正因为有着如此坚实厚重的基础,它才有可能发扬光大,推陈出新。在



机房里看这段醒狮片段时，摄制组的人都在场，他们一边欣赏着画面效果，一边心疼地说：还得剪去不少，最后不知道能剩几个镜头。我在一旁想：为了拍好《澳门岁月》，他们在澳门苦干了近一年，就像拍这段醒狮一样，每天扛着机器早出晚归，连年三十大年初一都盯在澳门拍片。后期制作时，他们又连续几个月泡在机房里，无数次地精雕细琢，无数次地忍痛割爱，惟有这样才能出好活儿。

澳门人要过的节日真多，有时候一个月之内要过几个节。光是“情人节”就有三个

我没见识过澳门人过春节的热闹场面，但我感受过那里的圣诞节气氛。澳门人要过的节日真多，中式的传统节日是一定要过的，西式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定要过的。我掰着手指头替他们算过，好像每个月都有节日要过，有时候，一个月之内要过几个节。我是一个很怕过节的人，很难理解澳门人过节为什么过不腻？

春节，我们留在了澳门，就是想看看澳门人怎么过春节。

湾仔码头没有了往日的宁静，无论漂泊在何处的渔船，近几日都返回了澳门，船船相连，排排列队，十分壮观，船头贴对联，挂彩旗，时而听到鞭炮声，白天渔民上岸采购年货，兴隆了海上的士、海上的士像陆上的出租汽



车，可乘四五个人，往返于码头和渔船之间。

市政厅前地搭起了临时舞台，全天好戏连台，澳督韦奇立携夫人也借此机会，做些亲民活动，他拱手抱拳，用不熟练的广东话向市民拜年，“恭喜发财”，向小孩子们派发利市，红纸包内装一毫钱，相当于人民币一分钱的價值。仅此点滴可能也不是总督自己出的血，发完一批，又从身后的吴福手中接过一摞。

除夕夜，是节日的高潮，澳门主要建筑物的灯饰都亮了起来，“虎年，虎虎生威”几个大字在夜幕上闪烁，观灯者，扶老携幼堵塞了街巷。

晚10点多，妈阁庙逐渐进入盛况，为妈祖进香的人排起了长队，而且这个队列很“胖”，蜿蜒一百多米。庙前摊位出售吉祥物，虎年纪念品，神香。最粗的香有碗口粗细，买一枝需扛着走。

庙门口早有警察和保安维持秩序，每次放进百人左右，待出口处离开些人时，再放入百人。庙内烟雾缭绕，烛光高照，拈香者摩肩接踵，口中念念有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几个洋人混在里面，同样恭谨虔诚。

据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巡视澳门，也不忘拜谒妈祖，日记中写道：“至天后前行香，小坐。”1997年2月，葡萄牙总统沈拜奥访问澳门，也到妈阁庙亲手敬上一炷清香。

每当妈祖诞辰，与春节同样热闹，庙门口搭上牌楼，上书“风调雨顺，水陆平安”。庙前广场搭起戏台，请来内地戏班，演唱神功大戏，连续四五天，天天满座，“剧



场”外的缝隙处也挤满了人，那怕是听一听，也算过了一把瘾。我以为听戏的人都是些老人，没有想到，很多中年人，年轻人也很踊跃。

大年初一，阖家团聚，走亲访友，与内地稍有不同之处，亲朋之间很少去对方家中，大都相约在某个酒楼见面，这下可火了澳门的饮食业，每当这个日子口，订餐都是很难的。

春节期间，据拱北边防检查站统计，高峰时，每天有十万人进入内地。对于只有四十多万人口的澳门来说，是个很惊人的数字。

澳门仅官方公布的节日就有 25 个，官方没公布的还有多少？澳门光是“情人节”就有三个，一个是元宵，情侣们要去赏灯，吃汤圆，手拉手在海边“拍拖”散步。一个是每年的 2 月 14 日，这个“情人节”声势更大，据说它起源于古罗马，人们在这一天，要敬拜婚姻幸福的保护神朱诺。澳门的情人们在这一天特别忙，要买玫瑰花，要写情人卡，要送巧克力，要吃情人套餐，要赴情人节舞会演唱会，有些人就干脆在这一天结婚。还有一个情人节是七夕，澳门人都听过牛郎织女的传说，这个故事如此凄美感人，怎么能不过这个节呢？既然这天晚上连天上的牛郎织女都要见面，有什么理由地上的情人们不“拍拖”？连神仙都在这天恩恩爱爱，那凡人们更要缠缠绵绵漂在一起，海誓山盟一番，否则，怎么对得起上天厚爱？可惜，这三个情人节我都不在澳门，不曾见识商人们如何利用大好商机，营造情天情地的浪漫气氛，倒是澳门的圣诞节让我开了眼



界。

我正巧是在圣诞节出生的，所以我对圣诞节很感兴趣。近年来，大陆也过圣诞节，说得准确点，大陆只过圣诞平安夜，而且只限于几个大城市比较有气氛，在四五星级的酒店里安排一点庆祝活动，那多半是为来自西方的客人准备的，街上一些礼品店也有所行动，橱窗前贴着圣诞老人和雪橇，吸引着浪漫的少男少女来买圣诞树和树上的小挂件，仅此而已。

澳门则是在整个圣诞期间，洋溢着浓郁的圣诞节日气氛。我不知道它的圣诞期间始于哪天止于哪天。我年底去澳门时，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星期。这时候，整个澳门像一个大型圣诞游乐场，满城都是圣诞灯饰和图案，几乎家家商场门市里都有圣诞树，你往哪个方向望，远远近近都能看见穿着大长靴、背着大包礼品的圣诞老人，他的雪橇上当然堆着更多花哨的礼品盒。你进哪个商店，都能听见“铃儿响叮当”的圣诞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百唱不厌。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做什么事，周围的环境都在提醒你：要过圣诞节啦！要过圣诞节啦！

开始两三天，我觉得很高兴，第一次遇到这种盛况，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尝到的、触到的全是圣诞气味，时时踩着圣诞的节拍，真过瘾。明知道大伙儿都是在给上主耶稣庆贺生日，但是，咱不是也能跟着沾一丁点儿光么？不是也能找到一点生日的感觉么？到了第五第六天，有点顶不住了。天天就听这么一首圣诞歌，时时浸泡在过节的刺激中，真——累！到底是凡人一个，消受不起这么大



的福分。居然还想沾光找感觉，想得美。头晕了吧？眼晕了吧？耳晕了吧？赶紧走人吧。我没在澳门过圣诞节，提前两天离开了澳门。

临走前的一个夜晚，我随着一群内地、澳门的记者，参加了一个“澳门公职人员协会圣诞联欢”酒会。在酒会大厅里，数不清摆了多少张铺着粉红色台布的大桌，由于人多，要分别划定东西南北中几个西式自助餐取餐点。出席酒会的人除了嘉宾、记者和参加演出的儿童外，全是澳门的公务员。一眼扫过去，大多数是葡国人和土生葡人。一群群穿着演出服装的孩子们最引人注目，有的穿着传统的葡萄牙民族服饰，有的穿得像小王子小灰姑娘，有的穿戴着圣诞老人那种红白圣诞套装，扮成圣诞美少女美少年。他们总在舞台边跳来跳去，比划着舞蹈动作，有些忐忑不安，有些迫不及待。有个葡国小男孩穿着燕尾服，打着黑领结，金色卷发，雪白皮肤，俊得像一个电影中的欧洲小王子，他好像知道自己的相貌不凡，于是在这样的场合中举止矜持，稚气的小脸上总保持着贵族般的严肃，安静地坐在一旁与老师说话，不屑与他那些同学满场乱跳。有五六个圣诞美少女高矮胖瘦相似，圣诞帽下披着金色的长发，我走过去，指指相机，她们迅速交换了眼色之后，抿着嘴羞涩地笑，像准备进行小合唱那样摆好姿势，靠紧我站成一排。照完相，由于语言不同，我们双方只能相视微笑。一位澳门记者告诉我，她们都是澳门高级公务员的孩子，纯粹的葡萄牙人。参加联欢演出的孩子们，都来自



这位最后一任澳门总督心里在想什么?心里有多少种滋味?而我,正在想着一句古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酒会八点多钟才开始,葡国人的晚餐时间总是安排得比较晚,澳督韦奇立和几个头面人物到得也比较晚。《澳门岁月》组的人见澳督来了,连忙扛起机器工作,将镜头对准了主桌上的人物。而我却坐在记者席埋头进餐,我早就饿了,吃饱了再说。台上的节目开始了,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在用葡语、粤语主持节目,女主持人是土生葡人,美艳洒脱,很会营造热烈气氛。不到15分钟,我已经品完了圣诞大餐,悠然饮着咖啡,听一位女歌手唱着葡萄牙民歌。那是一位女中音,音色中有一种天然的忧郁的美,曲调很抒情,像是一位葡国女人在思念远在异乡的情人,又像是一位天涯浪子在心里呼唤着故国恋人,歌声中有几分惆怅,有几分伤感,像是在自省,又像是祈求上天给予希望。李凯他们已经把镜头对准了舞台,这时候,我也拎起傻瓜相机开始出动,我只会用简单的傻瓜相机。我绕过一张张大桌,来到澳督所在的主桌前,端起相机,飞快地摁动快门,拍了几张澳督和他的同僚们的照片。



澳督韦奇立正在倾听台上的演唱，他穿着深色的欧式西装，白色的衬领下打着一条红色带菱形格子的领带，头上有点谢顶，高鼻深眼，形象斯文。我立刻想起了那座澳督亚马勒的雕像，他从头武装到脚，策马挥刀，狂热地推行着殖民主义的征服和统治。他在中国的土地上，绝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不光彩的殖民主义分子。我想起了被人移嵌在市政厅墙上那块古老的关闸石，想起了当初中国是怎样丧失了澳门的管辖权。我想起了1988年1月15日正式生效的《中葡联合声明》，想起了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1999年12月20日。两年后的此时此刻，澳门圣诞联欢的主桌上已经换了主人，舞台上演着完全不同的节目。我不知道今天的此时此刻，这位最后一任澳门总督心里在想什么？心里有多少种滋味？而我，正在想着一句古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在澳门结交了一位好朋友，我觉得他豪爽，讲义气，他也觉我够哥们。他叫潘敬文，出身武术世家。他的父亲潘树森是极受澳门人尊敬的武林前辈，澳门罗梁体育会的掌门人，醒狮国术总监。潘敬文任体育会总教练。一年来，潘家的大事，体育会的大事，潘敬文都会通知我去参加。

他的家很好找，芙蓉里的一座老宅，门上挂着潘树森的名牌，每逢假日，儿女们都会带着孩子看望老人，阖家团聚，其乐融融。潘树森九岁开始习武，十六岁就当上了师爷，他会正骨，治疗跌打损伤有独到之处，墙上还挂着“妙手回春”的锦旗，只是破旧了些。老人特别喜欢六岁



的小孙子，随着父亲敲击桌子模拟的鼓点声，戴上一个小小的狮子头，翩翩起舞了，一招一式，真像那么回事儿，接着又打醉拳，南拳，猴拳……其中几个动作打得极为准确。潘敬文说，爸爸传给我，我这个爸爸再传给他，要一代代传下去。

潘树森的家很简单，见不到什么高档的东西，这是澳门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他的前邻后舍们恐怕也是此等水平，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么富裕，大概也就相当于内地大城市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

我很喜欢潘敬文，在这个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他生活得很潇洒，他没有第二职业，没有打两份工，挣两份钱，每天下了班，就泡在体育会，带着一帮年轻人拳打脚踢，严肃认真地行使他那没有工资的总教练职务。

潘敬文的妈妈要过生日了，子女们在国际饭店的二楼餐厅订了个包间，孙子、孙女们早早准备了给奶奶的生日礼物。这一天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全部出席，老人最小的女儿还带来一位未来的洋女婿。这天晚上唱得最多的歌是“生日快乐”，最让人品头品足的是盘大寿桃，最抢眼的人物还是那位六岁的小孙子，最高兴是两位始终笑眯眯的老人，在老人的眼里在座的都是孩子，不论已经多大年纪，老寿星照例每人送一个红包，因为我在座，所以也送给我一个，不收是不行的，打开来看，是一张崭新的十元澳门币。这个普通的家庭与内地的普通家庭一样，遵循着敬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愉快而和睦地生活。

我也参加过土生葡人姗桃丝的生日晚会，那天她包了



整个餐厅，大约有 300 人参加，这个晚上无论如何也要吃掉一部汽车。姗桃丝是澳门市政厅的高级公务员，收入当然很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生日活动会有这么大的差距。除去经济状况不同外，是否也反映出两民族之间传统观念的差异？

罗梁体育会加盟了一头新狮，正式编入“战斗”序列，传统的开光仪式隆重举行，会长李华杰率众燃香焚纸，顶礼膜拜，向供奉的关公像行大礼。点睛开光之人当属资格最老，最年长，备受尊敬的掌门人潘树森老先生。徒弟徒孙在案桌上铺就红布，摆上一只全猪（烤乳猪），一只白鸡供奉神祇，此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潘老先生点燃几张纸符，在静卧的狮子前挥舞晃动，弓步，踢腿，转体，其姿态有如体操运动员一般，刚健，优美，神秘集于一身。他们认为新来的狮，只是一具陌生的道具，经过开光，才会赋予它生命、灵性，才能与人融为一体，成为一头活灵活现的生灵，才算正式进入罗梁体育会的大门，成其为家庭中的一员。潘老先生以师爷般的尊严，舞蹈般的动作相继在狮头上洒了几滴清水，朱红的笔点在狮子的眼睛上，此时狮子开始蠕动，慢慢抬起头，突然之间跃了过来，随着鼓乐抖擞着身躯，随着潘老先生的引导，摇头摆尾，蹒跚趑趄，像是长眠之后的猛醒。此时，我才理解了，为什么不称其为舞狮，而谓之“醒狮”。

开光完毕，偃锣息鼓，接着是切剁全猪的啪啪声，在场的老老少少都要分食一块，这也是仪式尾声中的必修内容，据说吃了以后可以强身壮体，久战沙场，百战百胜。



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表演，首先要在附近的庙宇焚香拜神，祈求平安。澳门的高档次舞狮并非在平地上走走算了。艺高胆大者要演练飞桩，那桩最低的 80 公分以上，最高的两米以上，高高低低十几个桩，序列排开，在那上面跳跃腾挪，而且并非徒手，两个人披着狮衣，不能直视，不能远视，可见难度之高深。潘敬文总教练说，训练一头成熟的“狮子”，一般从十一二岁开始，经过两年就可以上桩了。狮子是由狮头，狮尾两个人组合而成，狮头个子小些，体重轻些，狮尾个头大些，但需具备同样的轻灵素质，选材很重要。

整个表演过程是一个完整的有情节的故事，描写一头狮子，走入山岗寻找食物，行话叫采青，上山、下山、迟疑、观察，遇到溪水欣赏自己映照出的影子，小心翼翼地走过独木桥（走钢丝），果断地飞腾，跃上制高点——两米多高的桩顶，狮尾托起狮头，整头狮子直立，左顾右盼，扑向食物，以及找到食物后的喜悦心情，都要通过形体动作表现出来。

这种形式的舞狮，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称为竞技舞狮最好，它已流行东南亚各国，逐步向体育项目靠拢，每年都举办舞狮国际大赛，规则有些像竞技体操，裁判根据规定动作，难度动作，完成情况，表演情况给予打分，当然还有整体形象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几个裁判的平均分就是选手的成绩。1998 年 6 月潘敬文拿来张照片给我看，这是罗梁体育会代表澳门队在马来西亚云顶举行的国际舞狮大赛中拍摄的，成绩不错，获得



亚军。

有狮就有龙，澳门人称“金龙舞狮”，我在澳门看舞龙更觉壮观，也许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长的一条龙，龙身长约60米，需要300人轮流擎举，当这条巨龙在现代化都市高楼林立的大街上，蜿蜒起伏，奔跑过来时，那图腾之感，像一团火焰滚滚扑来，像钱塘江的潮水汹涌卷来，那不可抗拒，不可阻挡之势，体现了龙族在濠江大地上的无限生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在离散的国土上顽强地生存发展。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澳门鲜鱼行的舞醉龙更是别具一格，虽没有前者那般奔放浩大的团队气势，却意在一个“醉”字上，其龙只有龙头、龙尾，而少了中间那截龙身。参拜天神之后，舞者头上簪花挂红，双臂扎上红布条，头、尾一对，踉跄起舞，边舞边有观者不断地给他们猛灌啤酒、白酒，舞者喝得酩酊大醉，醉眼迷离中前仰后合，东倒西歪，直至醉卧不起。

醉龙的习俗据说源于内地广东省的中山地区，也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山县，相传四百多年前，一位小和尚在水边洗澡时，挥刀斩死一条游来的巨蟒，断成几截，扔到河里。一位刚喝过酒的老渔翁路过，拾起头、尾，醉酒之中，舞之起来，一阵清风掠过，巨蟒化为一条神龙腾空而去。由于神龙的出现，当年避过了一场瘟疫，为报答神龙的恩典，逐步形成舞醉龙的民俗活动。

这种源于中山地区的民俗，在中山已经失传，惟有澳门沿袭至今，是澳门居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财源



广进的重要活动。

时隔半年多，潘敬文告诉我，他的父亲潘树森，这位罗梁体育会德高望重的掌门人突然去世。当时我正忙于拍摄基本法颁布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没顾及，但还是参加了一周之后的法事活动。

潘老先生的灵位设在古刹观音堂内，潘敬文一家白衣、白裤、白鞋，整齐地列在灵位右侧，灵位前是徒子徒孙们送的用纸扎成的武术器械，刀、枪、箭、戟、斧、钺、钩、叉。这是师傅生前最喜欢的东西，师傅走了，要让他带在身边。

十几位大德高僧伴着木鱼的敲击声念念有词，我听不懂是广东话还是佛门术语，抑扬顿挫，婉转悠长，甚为入耳，我知道这是对老人的超度、悼念。灵堂外堆放很多纸糊的箱子，里边是纸糊的衣服、鞋、帽，还有手表之类的东西，纸糊的整套房间，上、下两层，各式家具，电冰箱，电视机，一应俱全。小的时候我在北京也见过类似的东西，大人们叫它“烧货”还是“烧活儿”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法事之后这些东西便付之一炬。随潘老先生而去的，还有一面红色的罗梁体育会的牙旗，上面绣着潘树森三个字，潘敬文告诉我，父亲去世了，这面旗也要更换了，所以要一起烧掉。

在人们的哭泣声中，火熄烟尽，体育会的罗教练大呼一声：“师傅，您慢走！”



四、回归祖国

澳门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拜祭场面

第一次去澳门那天，正是邓小平同志逝世的第三天，新华社澳门分社在大楼正门大厅设置了灵堂，澳门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吊唁。分社办公室张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灵堂刚布置完，分社大楼门前就排起了长龙，数不清一天到底来过多少澳门同胞，长龙从没有间断过，几个分社领导在灵堂里忙得站了整整一天，早饭没来得及吃，午饭没时间吃，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吃饭。我问他：分社大楼在哪里？我也想去灵堂行个礼。说话时，天色已晚，张先生说：你明早过来吧，我请分社的司机去接你。

翌日上午，我是在分社大楼的侧门下的车。大楼的正门两侧早已摆满了花圈，一排满了，又一排，又一排，一



直摆到大楼两头的侧门。正门口的人龙很长，人们戴着黑纱，慢慢跟着队伍往里走。来吊唁小平同志的澳门人，很多是自发结伴来的。有的可能是工友，十几二十人穿着工作服，早早排成一路纵队，走到分社大楼前，等着接在长龙后面。有的大概是街坊邻居，一群白发老头老太太从公共小巴里走下来，你等我，我等你，还整整衣衫，互相理一理臂上的黑纱，郑重其事地推举出一个领头的站在最前面，其他人紧紧相跟。还有的是一家老小七八口一起来，老阿公领着小孙孙，跟在儿子媳妇后面去排队，小孙孙见大人们神情肃穆，也受到感染，一点儿也不敢淘气，小胖手高擎着一支白色康乃馨。分社前面的马路边，远远停着校车、公司班车，学生们、职员们排着队走向长龙。

我独自一人，不知道该跟在哪个小队后面才合适，见人人表情肃穆，我不便凑过去打听什么，或随便插入队伍往里走。我只好在门外找了一个能看到小平同志遗像的角度，默哀了几分钟，鞠了三个躬。灵堂里传出的哀乐声弥漫开来，催人泪下。许多人抹着眼泪从灵堂里走出来，走到大楼外还不断回头看。

我心里觉得难受，便在一排排花圈前走着，看着，数着，想数清楚到底有多少个一人高的大花圈，数着数着就数乱了，然后重数，又重数。分社办公室张先生出来办事，见了我便说：澳门大大小小花店的花，全集中到这里来了。澳门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拜祭场面。你没进灵堂看看，有些老人家跪在灵堂前哭得不肯起来呀，我们要上前去搀去扶，还有人跪在那里念自己写的祭文，



听得我们直掉泪。我说：我一直在看，在想，澳门人对小平同志的这份感情很朴实，很真。如果是在大陆看到这样的场面，谁都能理解，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咱们大陆人深受他的恩泽，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可是，澳门人……张先生道：澳门人是很——感激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对明天有信心，你不知道这对澳门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还有，澳门人很爱国，这是有传统的，他们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感情跟大陆人很接近，所以，他们心里很佩服邓小平，感激之情很真实。

那天上午，我独自在新华社澳门分社门口呆了很长时间，我在澳门拍摄的第一筒胶卷里，几乎全是澳门人拜祭邓小平的镜头。这些画面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只要回忆的念头稍稍一闪，它们就会非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到澳门后，澳门人也举行过追悼大会，会场设在镜湖医院里，有两万多人冒雨前去参加，人们在会上宣读孙中山的遗言，纷纷表示要继承他的革命遗志。

澳门在这个世纪初，就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设有同盟会的澳门分会，朱执信曾奉孙中山之命，在澳门坐镇中华革命军的指挥机关，策划讨袁行动，他的部下中有不少是澳门人。邓荫南干脆就在澳门买下一个小农场，住在那里研制革命军所需要的炸弹。据史书记载，革命党人曾利用福荣里一家妓寨作秘密碰头地点，一位叫金仔的妓女同情讨袁革命，不但帮革命党人保守秘密，还



典押自己的金饰，给他们筹措活动经费。澳门人一贯踊跃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出钱出力，孙中山的飞行大队地勤人员里，就有好几名澳门人。飞行大队曾在澳门的海面上训练水上飞机，飞行大队长曾在一个月夜从澳门起飞，赶到广州轰炸叛军指挥部，一举成功。澳门有一位姓梁的渔民，为了给孙中山筹饷，先后变卖了自己和家人的3艘渔船，将卖船的钱全部捐了出去。据我所知，这一类史料很多，我曾在历史系的资料室查阅过两天，仅来得及翻看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陆、台湾及海外学者也都出版过“孙中山与澳门”的专著，史书上明明白白记载着澳门人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支援和贡献。

抗战期间，澳门人与内地同胞一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澳门是中立区，澳葡当局严禁澳门居民公开进行抗日活动，而且根本不许公开提“抗日”二字，若是报纸上提，就查封报纸，若是会场上提，就封闭会场。澳门进步人士迅速找到对策，以“救灾”二字来替代“抗日”二字，工商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联合成立了“澳门四界救灾会”，后来各行业都成立了救灾会，就连舞女、歌姬、风月佳人都组织了一个“花界救灾会”。街头商店，市民们在抵制日货。清平戏院里，大众歌咏团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众报》、《朝阳日报》等进步报纸版面上，天天刊登抗战消息和形势分析。救灾会以多种方式为抗日队伍筹款，组织游艺会、球赛，劝销“国旗”、“国花”、“七七纪念章”，



发起全澳范围的“义卖”、“献金”。有一次“义卖”持续了40天，酒楼茶楼老板伙计义卖，黄包车夫义拉，鞋童义擦，戏班义演，舞女义舞，歌姬义唱，各行各业无一例外，人人出钱出力。

据说，当时澳门最大的救灾会领导成员们商议过一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参加捐款活动，要不要划定一条界线？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舞女歌姬、江湖人物身份特殊，有人担心接受他们的公开捐款会有负面影响，所以才会有此一议。商议后，结果记录在案：除了汉奸之外，任何人都有资格为内地抗日队伍捐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形成最广泛的爱国救亡联盟。

澳门的抗日救亡团体还派出了剧团、宣传队，深入到广东的一些县镇乡村，演出《血染卢沟桥》的话剧，演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等抗日歌曲，慰问抗日队伍，发动农民投入抗战。“澳门四界救灾会”曾经组织过一百六十多人的回国服务团，分期分批回到内地，参加战地服务。其中一部分人为内地民众开设游击战术训练班，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另一部分人穿上军装，加入军队的政工队，平时为士兵们上政治课，教士兵认字，战时为部队运送弹药和伤员，并且端枪直接参战，抱起炸药包冲锋陷阵，有不少人血洒抗日战场。

我看过一本《天明斋集》，作者是澳门新闻界老前辈陈大白先生，他在书中详细回顾了那段澳门人积极投入救亡运动的历史。当年他是“澳门四界救灾会”的活跃分



子，他与同伴们既要发起筹款活动，又要与澳葡当局的新
闻检查官周旋，还要提防日特汉奸下毒手。日本的特务机
关在澳门活动猖獗，日本特务用暗杀的手段，不断杀害澳
门的抗日爱国志士，特务头子成了“澳门杀人王”。澳葡
当局对他们采取一再忍让的态度，岛上一派恐怖气氛。但
是，澳门人从来没有屈服，他们坚持开展抗日活动，积极
掩护抗日游击队在澳门附近展开武装斗争的最后胜利。在
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尤其是他们一
个个那么年轻，朝气蓬勃，勇敢坚定，眼睛里有一种同仇
敌忾、视死如归的神采，仿佛一个个心里正在唱着：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愤怒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
进，前进——进！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司机参加过抗
美援朝，他说：我在朝鲜一直是
开车的，给罗荣桓开过车，罗荣桓
你知道吗？大首长噢

我在澳门采访时，遇到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司机跟车
上的人谈抗美援朝。澳门司机的开车技术本来就令外地人
赞叹不已，而这位老司机更是强中高手，难得的是，服务



态度跟开车技术成正比，不曾自恃能耐拿人一把，或倚老卖老给人出难题。老司机剃了个平头，圆胖的脸上总带着笑意。我问他：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抗美援朝的事？他笑嘻嘻，道：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到过朝鲜战场。我是在澳门参的军，参军后去了北京，很快就过了鸭绿江。我和车上其他人互相看看，的确有些怀疑。我说：不——可能吧，你怎么能在澳门参军呢？他答：哎，就是在澳门参的军，是我们的老师介绍我们去的，跟我一起参军上前线的同学有一个现在还留在东北。当年啊，我家老头还有点钱的呢，我照样非走不可。那时的澳门人穷呐，但爱国这一点是说得说的，拿大陆的话说，叫做很革命嘞。我又问：你上了前线吗？他说：我在朝鲜一直是开车的，给罗荣桓开过车，罗荣桓你知道吧？大首长噢——他回国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回来了，我在北京住过很久噢。后来，他去世了，我就转业到广州，1981年才回澳门。你算一算，我16岁离开澳门，16岁，中学刚毕业。你说说，我到底算澳门人还是大陆人？我一时没答上来。我还沉浸在惊讶之中，居然会有这么巧的事？这个当年的澳门中学生，不但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还给罗荣桓元帅开过车？

下车后，有人问我：你信这老头说的话么？他是瞎吹牛吧？说不定啊，他原是大陆人，在朝鲜战场被美国人俘虏了，释放以后到了澳门谋生。你说呢？我答道：不——，我相信他原来就是澳门人。而且，我相信他肯定在志愿军队



伍里开过车。

这时候，我想起了抗战时的澳门回国服务团团员们，他们当中的幸存者，有一部分抗战胜利后回到了澳门，有一部分是在 80 年代之后陆续回到了澳门，有一部分至今留在大陆，他们自从回国参战后，再也没有回过澳门。每当祖国母亲需要时召唤时，澳门的儿女们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为祖国而战，爱国之心，日月可鉴。

我在查阅澳门史料时，还看过这么一个故事：两航起义时，起义人员将所有的航空通讯器材秘密存放在澳门。台湾方面在派人紧急追查这一大批器材的下落，美国方面正在通过国际法庭向澳门法庭提出要冻结这批财产，而新中国急需这批航空通讯器材发挥作用。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得知此事后，立刻答应帮忙。他与大陆有关人员周密计划，抢在台湾、美国下手之前，将这批器材秘密转移到他的货仓里，选准时机，悄悄把一箱箱器材装上他的船，满满装四条船，他派出得力助手，连夜押船冒险开往广州黄埔，将这批急需器材及时送到大陆。当新中国的飞机展翅高飞时，飞机上用的正是这些航空通讯器材。由于何贤公开支持新中国，多次给大陆帮忙，国民党特务曾几次出手要暗杀他，幸亏何贤的警卫得力，也幸好他的命大福大，每次都平安躲过。有一次，何贤正往他的汽车走去，还差几步就要上车了，他看见脚下有一张纸片，便弯腰去捡，就在这时，汽车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他又一次幸免于难。



50年代初期，新中国要突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许多急需物资必须从香港、澳门运送到内地，澳门与香港同时成为新中国连接世界的两条重要通道，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五六十年代间，国民党台湾势力在澳门布下了大批人马，特务们渗透到澳门的多个角落中，在这种严峻的环境背景下，为祖国大陆做事的澳门人是要担当生命风险的。然而，澳门的爱国商人、报人、工人和市民顶住了种种威胁恐吓，始终心向祖国内地，情系祖国内地，以热爱祖国内地为荣。

有一次，我坐着出租车在澳门街头转，开车的中年司机突然指着前方一段街角道：这里以前有个食品发放点，是国民党的人办的，谁都可以去领吃的，不要钱。我说：有这种事？什么年代呀？司机道：60年代罗——，我就是那时从大陆跑过来的，才11岁。听说这里有人做善事，吃饭不要钱，不就飞快扑来罗——。实际上，哪里是做善事？要喊几句反共口号，才能拿到吃的。我说：你喊了没有？他答道：喊了。人家给吃的嘛，我心里想，我又不会真的去反共，先吃了他的再说。我说：那你以后就天天去喊去吃？他立刻提高声音说：没有——！只去过几次，澳门的亲戚不让我再去，都教训我。我沉吟片刻，问：澳门很快要回归了，你怎么看回归？司机道：回归当然好，现在大陆比以前富强多了，很多大陆人比澳门人还吃得好，住得好。澳门要回归大陆才有希望，是真——的，我是这么看的。



阿婆说：回归了好——最好现在立刻就回归。我问：为什么呢？阿婆双手一摊，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人人都知道中国强大啦

我曾问街上一位卖报阿婆怎么看回归？阿婆说：回归了好——最好现在立刻就回归。我问：为什么呢？阿婆双手一摊，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人人都知道中国强大啦——

我相信，这些市民说的都是真心话。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港问题为什么能谈成呢？主要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拥有着发展实力，才能拥有收回国土的发言权，有了中华民族的腾飞，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让我们携起手来前进，
前进，
向前进，
为了友谊的长城，
世世代代的友谊。

在东方地平线上，
葡萄牙中国兄弟，
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进，
向前进，
中国葡萄牙兄弟，

为了友谊，
千秋万代，
朋友们，
携手前进，
让我们携手前进，
前进，
向前进，
前进，
向前进。

今日的葡萄牙人已经告别了过去，武力扩张、强行推



回
归
祖
国



行殖民地的行为遭到唾弃，和平解决澳门问题，积极发展中葡友好关系，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

为了更多地了解葡萄牙这个国家，我走进一家又一家书店，想买一两本关于介绍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书，可是家家书店都回答我：没有。

在国内，的确有一小部分人对澳门的回归感觉漠然，原因不外乎有几种：一是不了解澳门的历史，二是不甚明白澳门回归的深远意义，三是不清楚澳门的精彩，四是对澳门有偏见和误解，五是多年来形成的陌生。十年前，内地人就能通过香港的电影电视、音乐摄影、小说漫画、报刊杂志、时装美食、金融股票、商业贸易等多种渠道了解香港，国内各种媒体对香港社会的报道也比较全面、深入、频繁，内地人对香港不会觉得陌生，关注程度自然会比澳门高许多。

澳门被外国人侵占的历史长达 400 多年，它的回归，意味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已经全部结束，它不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尊严和骄傲，也标志着亚洲的强大和崛起，标志着世界的潮流和趋向

澳门被外国人侵占的历史长达 400 多年，它的回归，

意味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已经全部结束，意味着欧洲人统治亚洲的历史已经全部结束，这在亚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庄严宣布了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它不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尊严和骄傲，也标志着亚洲的强大和崛起，标志着世界的潮流和趋向。澳门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点，澳门的回归，为这种文化的交汇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她奠定了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基础。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与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它的回归，能使这条通道更加宽阔畅通。它的回归，更进一步证明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和统一中国的最好形式。

我看过《澳门岁月》摄制组在香港回归之夜拍的一组澳门的镜头：在林则徐展示过国威的莲峰古庙，来自澳门八大寺院的四十位大和尚齐集一堂，顶礼焚香，颂经祈福，他们是为香港的百姓祈福，为澳门的百姓祈福。天意民心，无不皆大欢喜。在澳门一户普通市民家中，小客厅里居然聚集了 70 多个兴高采烈的澳门青年，他们在开庆祝派对，标语上写着：香港的今天，澳门的明天。在澳门街坊总会的活动中心，一群大叔大婶一边唱着粤剧，一边等着看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一边争相告诉记者：高兴——，太高兴了，下一回就该看我们澳门的啦——





澳门前任市政厅主席马思华是土生葡人，他像欧洲人那样，喜欢频频用较大幅度的手势加重说话的语气：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前景……非常了不起，我们以后要关注的是“大中华经济圈”

在澳门，回归是最热门的话题，有时候，跟人谈着别的话题，谈着谈着，不知不觉，话题又会转到这上面来。有一次，我采访澳门前任市政厅主席马思华，他是土生葡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粤语流利。我跟他谈的是机场的话题。我问他：澳门机场的周边有珠海机场、深圳机场、启德机场，很快会有香港新机场，竞争激烈，你认为澳门机场前景如何？马思华答道：我认为澳门机场与这几个机场的关系，首先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他话头一转，谈起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形成了粤港澳经济大三角，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这三地将展开全面的经贸合作，形成整体合成效益，三地进行结构性合作的互补性越来越高。他又谈到不久前的一次内地之行，他像欧洲人那样，喜欢频频用较大幅度的手势加重说话的语气：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前景……非



常了不起，我们以后要关注的是“大中华经济圈”，澳门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澳门就要回归中国了。所以，机场也不例外，合作、互补性高于竞争性，从长远看，前景会越来越好。我问他：澳门回归后，你会留在澳门吗？他作了一个决心很大的手势，笑着说：我会留在澳门。我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根在澳门”。他加重语气，用粤语重复道：根——在——澳——门！

澳门已经有二十多个街坊会，一个总会。不管我在澳门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听到“街坊会”三个字

我早就听说过，澳门的民间社团特别多，澳门人对成立社团的兴趣特别大，只要有三个人，就能申请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团体。澳门的社团活动五花八门，似乎每个市民都跟两三个社团有联系。澳门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成立社团、参加社团活动呢？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因素：澳门长期处在葡萄牙人的统治下，华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安全感，有理无处讲，有怨无处伸，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去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澳门是多种文化汇集之地，这一特征形成了复杂的局面，需要运用多种形式的协调手段，来解决居民面对的各种难题。我曾对澳

门街坊会的社会能量和覆盖面表示惊讶，它跟大陆的街道居委会功能有些相似，但是比大陆现在的居委会风头更劲，管事更多，名声响得多。凡是与居民有关的事，大事小事它都管。最早的澳门街坊会成立于 50 年代，到如今，澳门已经有二十多个街坊会，一个总会。不管你在澳门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听到“街坊会”三个字。有一次，我采访一个房地产商，他特意提到自己是哪个街坊会的副秘书长，听口气，他很为此感到骄傲，话题总往街坊会扯，还说服我去看他们街坊会的办公地点，热情送我一本又厚又重的街坊会纪念画册。据说每一年的十月一日，街坊会都要组织庆祝活动，举办国庆座谈会、联欢餐会、曲艺会、游艺会，参加的人很多。

今年国庆期间，我正好在澳门，市政厅广场摆满了卖手工艺品的小摊，每个小摊支着一把太阳伞，上面写着一些社团的名称，这是一种慈善性质的义卖活动。有趣的是，我坐车在凼仔和路环的环岛公路上转，突然前方出现一面很大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鲜艳夺目。我心里想：是不是车开到珠海去了？仔细一看旗下那幢建筑，看见一条横幅，上面大字写着：欢度国庆。小一点的字写着：凼仔某某村民委员会。





什么是澳门人的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爱国爱澳,忠义双全

我在写《澳门的故事》的剧本提纲时,曾见过一次港澳办澳门司谢司长,他曾在中葡土地谈判小组担任过首席谈判代表,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了解澳门,熟悉政策,还很善于谈论文学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化问题。他给我出了一道题:这部作品应该反映出澳门人的一种精神,你说说,什么是澳门人的精神?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我们必须弄清、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我想了很久,飞快地回忆着澳门采访的所见所闻所思,回忆着曾翻阅过的所有澳门史料,“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当我想到澳门莲峰庙里林则徐的这幅对联时,心里的纷乱总算理出了头绪。最后,我坐在桌子对面,望着谢司长,回答道:是不是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爱国爱澳,忠义双全。谢司长缓缓点头,笑着说:我认为……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

我参加过一个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两周年的座谈会,来自澳门各界的精英争相在会上发言,对如何加快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官方语言本地化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澳人治澳、平稳过渡、政权的顺利交接等一系



列问题进行了论证，人人满怀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都有一肚子话要说。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默默地看着听着，忽然有一种感觉：我似乎正在看一部历史文献片，眼前的一切正在载入史册，经过四百年的等待和祈盼，经过无数次血的洗礼，经过历尽磨难永不言败的抗争，经过百年的呼唤：“母亲——我要回来！”终于，梦想即将成为现实，回归指日可待，此时此刻，澳门人已经拥有发言权，他们将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将成为澳门的主人，他们是最幸运的一代澳门人。在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转折关头，面对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每一个当代澳门人都是天之骄子。

土生葡人协会的主席毕世华也是“根在澳门”这个团体的一员，他跟《澳门岁月》摄制组的人交上了朋友。是朋友就愿意说心里话，他总想跟李凯他们说说自己目前的真实状态。那天我们在澳姐餐厅吃饭，他一直在一旁相陪。他不懂普通话，李凯不懂粤语，两人还总想对话，看他们说话真费劲，说几个字要运用手势、表情练上好一阵，我只好自告奋勇当翻译。

毕世华的家族在澳门生活了好几代，估计到了他这一代，在澳门的社会影响最大。在澳门公职人员协会举办的圣诞联欢酒会上，他与澳督同坐一张桌，他的嫂子，也就是那四位澳姐的母亲则坐在紧旁边的一桌，够名流了吧？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困扰。他问李凯，同时也是在问自己：你说，我们这些土生葡人，将来到底应该怎么归类呢？我们不是葡国人，葡萄牙人不把我们当作是葡国人，我们跟那



里的人已经几代没有来往了。我们现在也不能算是中国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没有土生葡人这一说。我想来想去，好像我只能对人说，我是澳门人，根在澳门。李凯很理解似地点头，想了想，道：是呵……，将来……你们能不能算中国少数民族的一支呢？毕世华又道：我们有很多土生葡人都在互相鼓励，澳门回归后，我们要坚决留下来，我们的根在澳门，我们对这里感情太深了，不论移到世界什么地方，都不会习惯的，都留不住我们的心，只有澳门适合我们。我插嘴问：你对澳门回归怎么看？他坐在椅子上，身子晃了晃，手里的汤匙在碗里搅动着，眼睛盯着一份咖喱牛肉，道：回归的前景当然是光明的，香港都能顺利交接，澳门也一样会顺利。我对澳门的未来有信心。他沉默下来，汤匙还在碗里搅，我猜想：他脑子里大概也还在搅，他的困扰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又问：你的儿子会不会留在澳门？以后你的孙子会不会认为他的根在澳门？毕世华想了想，放下汤匙，淡淡一笑，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考虑，去选择。毕世华又在用手势、表情跟李凯比划，这么困难的对话方式他仍在坚持，他反复说，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表达不出来。也许，他内心有着许多矛盾和困惑，他想跟一个信得过而又有一定安全距离的明白人交流交流看法。人活在世上，习惯给自己定位，一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心里就踏实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旧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正在寻找中，只要坚定信心，顺其自然，就能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根在澳门”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在澳门我请李兰妮吃饭，特意选订了凼仔岛的澳姐葡国餐厅。一是让她品品葡国风味菜，二是让她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土生葡人协会主席毕世华。我觉得李兰妮似乎对土生葡人的题材很感兴趣，她说的那位姍桃丝的家，我也去过，正赶上他们兄弟姐妹聚会，挺有意思的，吃饭时餐桌上既有刀叉，也摆着一双双筷子，饭后，大家又围坐在一起打麻将，交谈的却是葡萄牙语。这家餐厅是毕世华的四个姪女开的，我见到过其中一位，名字叫毕嘉丽，顾名思义，她真是一位亭亭玉立的俏佳丽，匀称的身材，细白的皮肤，一双水晶般的大眼睛黑中透蓝。这是典型的欧洲血缘在她身上的反映，她举步投足、谈吐待人极其有风度。只是与我们陌生男人交谈还略显羞涩。毕嘉丽姐妹四人，竟连续四年被选为澳门小姐，这可能也是世界之最，餐厅正面并列悬挂着四姐妹的大幅照片，两侧的玻璃罩中，陈列着获奖华冠，毕嘉丽小心地打开罩子，取出华冠，让我们摄制组胖胖的李拥军试戴，怪怪的样子真好玩。

我发现李兰妮对菜的味道并不感兴趣，摄制组其他的各位也如此，我忙解释。“重要的不在吃，而在体会。”真是，这四位丽人联手开的澳姐餐厅，并没有靠着她们的名气招揽来更多的客人，究其原因，我想其味道太葡萄牙了，众多华人接受不了，相比之下，小飞象葡国餐、小木偶葡国餐，却极为火爆，小飞象的经理是位三十多岁的澳门人，叫黄文象，他告诉我：“这儿的葡国菜都东方化了，是被改造了，必须适合东方人的口味才能吸引更多的



食客，所以我这儿生意很好。”我曾到厨房里看了一下，其烹饪法与中餐差不了多少。

澳门的饮食文化，让我联想很多，很奇怪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四百多年了，澳门是中、西文化最早交汇、碰撞之地，西方文化始终没有动摇当地华民族文化的根基，西方文化未经改造，就是不能在此生存，相反，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葡人、土生葡人，却被顽强的东方文化所左右了。毕世华让我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字画、条幅，有“八仙过海”、“八俊图”、“八仙姑”，客厅的一侧是个大鱼缸，里面养了八条大金鱼。毕世华说：“我写字楼里到处都是八，八就是发，我的生意肯定会发啦！”

毕世华的妻子是位东帝汶漂亮的女人，是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相识相爱的，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家客厅的陈设几乎都是中式古典硬木家具，柜顶上摆设着“福、禄、寿”三尊磁像。我想给他们全家拍张照片，毕世华自己选择了角度，背景是大幅的双喜字刺绣。

毕世华告诉我，他也在学习普通话，一些朋友每星期五晚上在他写字楼旁，自己开设的啤酒屋里聚会学习，约我去看看。随便找了个星期五，我推开了这家啤酒屋的门，里面有七八个人，都是土生葡人，让我觉得可笑的是，他们的普通话教师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大家一起拖着洋腔，一字一句很认真，水平无非是初级阶段的“你好”、“慢慢来”、“明天见”之类。几分钟之后，教师的地位自然就被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客人取代了。

澳门市政厅右侧有一座古老的白色建筑，——“仁慈



堂”，它已有 430 多年历史，是在澳葡人的慈善机构，宗旨是帮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等，它并不依赖澳门政府的资助，而来自社会的捐款，著名华人领袖何贤也为其做出过贡献，另外还有很多物业，资产颇丰。在离澳门回归祖国还有两年的时候，“仁慈堂”的部分物业被变卖了，大量资金转移出境，引起了澳门社会各界，尤其是土生葡人的强烈关注。

白马行医院就是“仁慈堂”的重要物业之一，那座建筑，那块市中心的占地，值很多钱，30 年前，香港有位建筑商出价一亿二千九百万买这块地方，但是 6 年前，仅以一千一百万出售了，不言而喻，这两个数字里隐藏着多少秘密和不可告人的故事。无疑，这已严重地影响到了 1999 年以后继续留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利益。“仁慈堂”的基金转移到了葡国，引起了他们强烈不满。

土生葡人殷飞乐是“仁慈堂”的会员，他的爷爷在 1897 年也曾是这间机构的理事，他与毕世华一起，曾找到澳督去理论，因为在历史上澳督曾处理过“仁慈堂”的事务，那是 1848 年至 1897 年的事。但是 1997 年总督的态度是：他不想管理私人机构的问题。

1997 年的第一次台风，8 月 2 日登陆澳门，东望洋山上挂起 8 号风球，大雨倾盆，大树摇曳，大桥封闭，这天正是殷飞乐带着上千人的签名，为“仁慈堂”之事启程赴里斯本告御状的一天，我们与他通了电话，他已收拾好行装，心情非常焦急。8 月 3 日终于没有阻止他的行程，在台风袭击后，还没有停息的大雨中，殷飞乐出发了。我在机



场看到很多很多土生葡人为他送行，毕世华是最早到的一个，他们相互拥抱，泪眼模糊，挥手告别之间，我注意到了这位八旬老人，拖着蹒跚的步子，三步一回头，真有壮士远行，奔赴沙场的感觉，他的表情沉重中带着坚决，此刻的拐杖像是装饰，挂在了臂弯，他张开苍劲的双手，向他的同胞挥动。此情此景，我感到了一种凄凉，一种悲壮，二万多澳门土生葡人的重托、希望、憧憬……寄于老人一身，走向了他们几百年前离开的家乡。

在“仁慈堂”侧面的一条小巷内，不足二十米处，一座二层的小楼内，我拜访了一位土生葡人眼科医生白德雅博士，他的妻子 Graciete Batalna，一位著名的葡萄牙诗人，曾获得葡国殷王子司令级勋衔，1949年来澳门，做过教师、研究者及澳门立法局成员，1992年10月15日因患血癌在里斯本去世。他打开了她的诗集，我看到了有这样一首：

澳门，你将走向何方？
明日你将变成什么样？
你已不再属于葡萄牙，
但也不太像中国……
可澳门属于中国，
Macau 来自葡萄牙语，
但是此刻，我的故乡，
我将把双脚置于何方？
慷慨的澳门之子，
活着的母亲的孤儿，于这样……

我无声哭泣的人民，
于不知路在何方……
慷慨的澳门之子……
明天我们将会是什么样？

澳门特殊的历史环境，留下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澳门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息之地。毕世华说：“我自己在澳门出生，我爸爸在澳门出生、我爷爷在澳门出生、我爷爷的爸爸从葡国来到澳门，他们都没有回过葡国，都在澳门死……”

澳门回归，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大大拐弯，他们有过彷徨，有过顾虑，有过苦恼，今天他们又都看到了希望，中华民族以博大的胸怀温暖着他们，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有对待土生葡人的明确条文。1998年5月5日上午9时，澳门土生葡人的代表，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从李鹏委员长的手中接过了聘书，他已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中的一位。

姍桃丝曾给我朗诵过她的一篇中文作业：“我是一个澳门土生葡人，我爱澳门，也许我真真正正地把澳门当做我的家了。”

在澳门文化广场附近，有一个西洋坟场，设于1854年，澳门的土生葡人魂归天国后，多数葬在此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正好同行的一伙人都要去看西洋坟场，我赶快跟在最后，这个西洋坟场远不如基督教坟场名气大，基督教坟场建于1821年，里面多是欧美名人之墓，只有一百多个墓碑，现在已辟为澳门名胜古迹。也许是阳





光的作用，西洋坟场里一派明朗宁静。一座座墓碑排列整齐，不少古墓上塑着天使、女神、十字架、天堂之花。绝大多数墓碑上写的是洋文，我只能看懂年月日。这里葬的大多数是土生葡人、葡萄牙人，也有少数华人。一些碑上嵌有清晰的黑白相片，我注意到有不少是夫妻合葬墓，从相片上可以看出，男女长相都不错，丈夫往往是葡人模样，留着大胡子，一脸的威风，似乎个个都那么粗犷壮实，没有一个是文弱清瘦的。妻子往往是华人模样，温柔俊秀，典型的屋里人小媳妇形象。我起初有点惊讶，怎么相片上的华人妇女都很有几分姿色？再往下一想，不奇怪，能够嫁入葡人和土生家庭的华人姑娘，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相貌肯定要特别出众，性格肯定要特别随和。在澳门这样一个小岛上，很能印证进化论的一些论点，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有几个墓碑上，排列着一男两女或三女的相片，估计男的是土生葡人，女的是土生葡人和华人，看起来像是妻妾成群。

有一座墓里可能葬的是有钱有势之人，占地面积比别的墓大得多，而且密密地围了两道带刺网的绿色铁栏，令人难以看清墓碑。大概死者生前脾气非常大，派头也非常大，他的子孙们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特意为他安排了保安严密的头等铺位。

有一座墓中葬着一位几个月大的婴儿，他的墓前塑了一个特别小巧可爱的小天使，小天使笑着趴在墓碑上，像是在叫里面的孩子快出来玩。小天使的笑容越是活泼有趣，墓碑上那行生卒日期越是刺目扎心。

有一座墓的墓碑上没有相片，碑旁倚着一位美丽的爱



神，爱神戴着花冠的头半垂半扬，像是正被悲痛压得快要倒下，又像是正要从凄苦中挣扎起来。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安徒生写的《海的女儿》，想起了那位最小的海公主，她为她所挚爱的王子，化作了海上的泡沫，化作了海风和海的气息。我又想起了李商隐的一首诗：相逢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在土生葡人中，80%以上的人含有不同比例的华人血统，有的含华人血统已达四五代之久，他们在衣食住行里许多时候遵从着华人的习俗，起的是中国的名字思华、世华、安华、美华、多华卓华

我走到坟场小教堂的门前向阳而立，教堂里供奉着避邪扬善的天神圣味基，我的目光一扫过眼前的墓碑，望着遥远的天际，我在想：这座坟场里埋葬着多少故事呵，爱情故事、悲情故事、善的故事、恶的故事、家族的故事、浪子的故事、血腥的故事、诡诈的故事，荣辱兴衰的故事、沧海桑田的故事、风萧水寒的故事。这些故事连接着古人和今人，令澳门人回味不已，构成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开始体会出马思华、毕世华他们在



说“根在澳门”四个字时的心情。在土生葡人中，80%以上的人含有不同比例的华人血统，有的含华人血统已达四五代之久，他们在衣食住行里许多时候遵从着华人的习俗，起的是中国的名字，思华、世华、安华、美华、多华、卓华……从他们的名字中可以看出“华”字的份量。既然“根在澳门”，就一定会热爱这块土地，就会与全体澳门人为澳门的回归尽一份心力，他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他们真正认定“根在澳门”。

江泽民主席指出：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澳门同胞一定能够继续维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创造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

有一天看电视，正好看到江泽民主席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澳门同胞一定能够继续维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创造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澳门回归祖国，将为‘一国两制’再次创造一个光辉的范例，还将有力地推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我写这本散文集时，写到最后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该如何结尾，我忽然有些茫然，我扪心自问：你了解澳门



么?你了解澳门人么?回答是:不……我……我只是正在试图了解澳门,试图了解澳门人。

我本来正远远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听到江主席在谈澳门问题,连忙一溜烟儿地下地,跑到电视屏幕前细听细看。经过多次采访澳门,我已经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一听到看到电视报纸上提起澳门,我立刻特别注意。我总想多了解澳门,想知道从宏观的角度应该怎么看,从微观的角度又该怎么看?澳门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我刚翻开第一页。

曾经设想过,如果澳门回归那天,我正好在澳门,我会选择在澳门的哪个地点来纪念这个日子呢?想来想去,选来选去,我倾向于选择澳门机场人工岛的飞行区,站在那里会有一种飞扬的感觉。那里是视野最开阔的地方,辽阔长天,壮阔大海,海天边蕴含着无限生机无穷希望。小时候,外婆告诉我,自古以来,人要是想积德做好事,就要想办法去修路,去架桥。我问:为什么呢?外婆说:这还不明白?世上多一条路,就多一份希望,世上多一座桥,就多一份生机。那么,修建一座机场呢?是不是功德无量?这里是澳门几代人圆梦的地方,站在海天之间,迎八面来风,听四方潮声,看一架又一架漆着白鸽红莲的飞机从这里飞向蓝天,飞向世界,飞向光明的未来,心中一定会升腾起神圣的渴望:开花吧,美丽的莲花之岛,展开你百年不曾展开过的花瓣,迎着阳光、雨露、东风,开花吧开花吧,让世界惊睹你的芳彩,让祖国母亲为你祝福,你回来了!我的澳门。

1998年11月1日于深圳园岭